

摘 要

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视角下观察，晚明时代的社会经济商品化动向与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稳固或强化呈现为一种不和谐的现象。那么，这种“不和谐”的境况为什么是可能的？是否意味着明清社会经济不能发展？或者，明清社会是否为停滞的社会？如果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考察和评估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潜力，这项考察具有讨论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意义。

以往针对晚明时代的具有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前景意义的讨论多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进行，这个角度的考察注重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关系，对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商业资本运作的体系、方式并不注重。

本文的研究围绕着商业资本而展开，具体考察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经营和信用关系方面的运行实态，以此解释晚明商业资本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认识商业资本和商业的发展潜力。通过考察本文认为：家庭筹资的畅通为晚明商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社会化的资本筹集使晚明商业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商人利用和发展了既存的社会因素服务于资本经营，超出资本主个人能力的经营活动成为可能。服务于商业交往的具有商业信用特征的交易形式得到了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因此超过原本的能力所及，使晚明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商业资本的运营活动受“家族主义”的影响，得到了“家文化”的支持。自由自愿的协议契约关系在资本运营中得到发展，形成为“稳定态”的商业惯例和商业规则，它们与司法体系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这一点上，国家法律也不构成对商业发展的阻碍。国家的法律制度总体上为粗放式状态，因而商业活动保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在较多地涉及国家法律制度的个别领域中，也有合法经营的空间和非法经营的发展。国家的政治体制具有一定的弹性，虽然这个体制是专制的和集权的，普通百姓仍实际保有相对的自由。国家的经济政策以“重农抑商”为基调，但其实质不是要禁止商业发展，因而抑商的程度十分有限；随着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出现国家强权对商业资本和商人的抑制的日趋严重，相反一些主要的经济性政策却更多地表现出对商业发展的适应与顺应。总体看晚明商业资本的发展，是有机的、具有自己特点和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因为这样的发展，晚明社会的商业生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商业发展，使晚明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这一时段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

经历着商品化发展的晚明社会，呈现出一种变动性，这种变动以社会生活和社会诸多要素的商业化倾向为特征，探讨这种变动是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变异或解体还是一种具有“近代性”的发展并不重要。明清社会不是停滞的社会，但它的发展也不会按照“近代化”的某种标准和模式进行。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认为中国社会会内生地发展为资本主义，因而旨在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通过考察小农经济而形成的

“过密化”认识试图对“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进行反驳，然而在采用“近代化”的劳动生产率标准的衡量下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了明清社会没有发展的结论。本文的研究从商业的发展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认识角度出发，关注于在商业资本运作中形成的体系、方式和制度对促进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变动和发展的意义，指向探讨传统中国社会以非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纹理。在此意义上，本文的研究超出“资本主义萌芽”与不发展、停滞论的两难困境。

关键词：晚明；商业资本；筹集；经营；商业信用

Abstract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uperstructure, the socio-economical mechanizing pulse and the stability or consolidation of the emperor despotism unfold an imbalanced phenomenon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How does the ‘imbalanced situation’ become possible? And whether it implies that the socio-economy cannot be developed or stagnant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 For answering the above questions, it is a great urgency to investigate and evaluate the degree and potentials of the commodity commerce development during that time. This research bears significance for discuss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prospect.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which center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s traditional social development mainly follow the framework of “capitalism sprout”. This means of investigation focuses o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of industry while not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ommerc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system and the mode of capital operation.

This dissertation starts from the discussion of commercial capital, especially the management situation of the raising, management and the credit relationship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so as to explain why and how it develope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we understood that the smooth communication of family capital collection provides the premi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zation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socialized capital collection is the key factor for its potential further development. Merchant made full use of the present social factors and developed them to meet the demands of capital management, which made the independent managements of capitalists become possible. The commercial credit-like trading ways were developed. The scope of commerce activities exceeded its original power thus made a flourishing commodity econom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capital was supported by the so-called “family cultur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kinship. Freewill agreements and bonds were developed and become a stabilized commerce tradition and rule. Because they have no fundamental conflict with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 the commercial capital constitutes no blocks to its development. Generally,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 settles for the extensive commerce situation, thus makes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enjoy more freedom of management. But in certain exceptional fields, which mostly involved the national legal system, legal and illegal managements still stood side by side. The center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was “encouraging the farming while repressing the commerce”, so the result was not being destroyed but controlled instea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we didn’t see any sign of serious depressing farming due to the

centralization of national power, but some important economic policies made certain arrangements to the adaptation to the commerce development.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e is energetic, full of features and potentials. Because of such kind of amazing development, the commerce activity unfolds a prosperous phenomenon and realizes noticeable commerce development in result of promoting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ringing a brand new stable and peaceful golden tim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ich experienced the commerce development, shows a mechanizing-oriented mobility based on the social life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It is not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obility presumes a different change or disorganiz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or another kind of “contemporary-like development”. The Ming and Tsing dynasties are not stagnant, and they definitely needn’t follow certain standards or modes of “contemporary-like developm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es, the discussion of “capital sprout” advocates that China should become a capitalistic nation by itself, so they focused on the direction of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nsit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etty farmers” economy attempts to refute the mode of “capitalistic sprout”, while it goes into the other extreme by adopting the mode of “contemporary’ labor productivity, thus resulted in no development of Ming and Tsing dynasties. The pres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e to the commerce development, and emphasizes the framing system and mode in commercial capital management which promote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al development, thus explores the texture of non-western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In this sense, the present research goes beyond the dilemma between “capitalistic sprout” and the theories of zero development and stagnancy.

Key Words: the late Ming period; commercial capital; raising; management; commercial credit

独 创 性 声 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东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孙强 日期：2005.5.20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东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东北师范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东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孙强 指导教师签名：李铁峰
日 期：2005.5.20 日 期：2005.5.20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_____

电话：_____

通讯地址：_____

邮编：_____

绪 论

一、研究视角与研究意义

晚明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可以将之视为传统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段。在这个时段，一方面，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依旧强有力地存在着，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出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社会经济领域的商品经济元素却空前活跃，呈现出非传统性的转变迹象。^①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视角下观察，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动向与专制政治体制的稳固或强化呈现为一种不和谐的现象。那么，这种“不和谐”的境况为什么是可能的？是否意味着晚明商品经济元素没有发展的出路？或者，这是否意味着明清社会经济没有发展？显然，如果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考察和评估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潜在能力。可以说，这项考察事实上具有讨论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意义。

我们过去针对晚明时代的具有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前景意义的讨论多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进行，这种讨论在其特定的理论范式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个角度的考察注重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关系，对于商业及商业资本的发展并不注重。

对于商业的发展在 16 至 18 世纪西欧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曾作《交往和生产力》的专文进行考察和论述。在这篇专文里，马克思强调“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是西欧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起点，认为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在这一转变中起动因作用。^②

美国学者诺斯在从“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的角度对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增长的考察中认为：“产业革命始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大迫使人们用较好地确定的习惯法来约束企业家”，同时扩大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专业化导致考核投入和产出的交易费用的增加”，助长了对工人的监督以改善质量，引起工厂体制的变化，从而降低设计新技术的费用，最终加速了经济的增长。诺斯将产业革命看作“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积累的结果”，而其起点和基础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③

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观点对于认识商业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十分有益。该观点认为：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是分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它“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因此，分工的程度，取

^① 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总体叙述。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6—6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88—191、183 页，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决于交换能力的大小，“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①斯密提出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常被称为“斯密动力”。^②显然，“斯密动力”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要受商业发展的限制，或言之，商业发展的程度制约“斯密动力”的大小，最终制约经济增长状况。^③

根据马克思、诺斯和斯密的考察与论述我们可以认为：贸易、市场、职业商人等商品经济因素的发展为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因；商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

实际上，16—17 世纪的中西社会都经历着商品经济的新发展，都具有职业商人阶层、贸易发展和市场扩大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这一时期，西欧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处于这样的状态，即：由“天赋要素”差异引发的贸易得到发展，导致市场的扩大，通过在商业交换中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和交换等领域内的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产生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李伯重先生关于明清时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问题的一项研究也认为：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推动江南“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市场的变化，主要通过贸易表现出来。^④如果贸易和市场的扩大是明清社会经济增长的一种推动力，那么这种力量显然应归结为那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内驱力，并在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得到直接体现。

晚明时代的“十大商帮”实质上接近于自由的职业的商人阶层。商人的本性是在执行交换职能中谋利，这与商业资本的价值增殖功能是一致的。商业资本的职能使之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并可以直接地开拓市场，促进贸易范围的扩大。况且，无论是现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在市场和贸易活动中都有一个由资本价值增殖本性决定的成本与效益问题，商业资本的运营是市场和贸易的核心所在。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商业资本的发展水平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步的，并且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商业资本的运营在资本本身的范围内能够反映商业行为人与人之间及商业行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对它的考察于历史研究而言也能够体现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主旨。因此，本文以晚明商业资本为中心，通过对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经营机制及信用关系的具体考察，勾勒晚明商业发展的一个侧面，期待于这一侧面上对更深地了解晚明商品经济因素的发展程度、潜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助益。

本文的研究与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均指向论证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资本主义萌芽”的模式一般暗含着传统中国社会也会发展为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的判断倾向，因而旨在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本文的研究是在商业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一视野下，关注于商业资本运作中形成的方式、制度对促进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变动与发展的意义，进而指向探讨传统中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5—16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10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③ 事实上，在马克思和诺斯对西方社会的生产发展的考察和讨论中，也包含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促进分工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观点。

^④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 年）》，533—538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国社会以非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纹理。其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以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为主题,注重考察传统中国社会的工场手工业、经营性农业及雇佣劳动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本文的研究从晚明商业的繁荣这一现象出发,围绕着商业资本展开考察,具体考察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经营和信用关系方面的运行实态,解释晚明商业资本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认识商业资本和商业的发展潜力。

二、概念界定

(一) 晚明

以“晚明”来表述本文研究的历史时段不免给人以预设明代历史分期的印象,因为,所谓“晚明”,事实上可理解为明代晚期或明代后(末)期,那么理应有一个早期(前期、初期)和中期与之相对照。然而,即便是从本论题的视角,本文也无意按照早期(前期、初期)、中期、晚期(后期、末期)的顺序划分明代历史。之所以以晚明表述研究的时段,是因为本文试图展现和勾勒的历史图景的主体大致出现于被学界习惯地称为明代晚期(后期、末期)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解释似乎不能尽如人意,因而具体界定这一研究时段的范围及说明历史赋予这一时段的特殊的研究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本文的研究以社会经济的商品化趋势为背景而展开,商品经济的新发展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是研究时段的起点。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从资料出发进行判断,最可能的是在嘉靖、万历年间。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其实不胜枚举,尤以顾炎武关于徽州地区社会风土变化的描述为典型:

于时(弘治年间—作者注)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诈伪未萌,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此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也。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猾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迄今三十余年,则复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①

顾炎武的描述向我们提供了徽州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商品化的动态信息:弘治时,居者有其室,耕者有其田,民风纯朴,一片其乐融融的自然经济景象;嘉靖初,生产、生活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一册,“歙志风土论”,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开始加速商品化,出现贫富分化;至隆庆年间,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分化严重;到万历时期,经过商品化的洗礼,俨然变成一个金钱社会。可见,嘉靖时开始出现商品化的快速发展,到万历年间,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已十分显著。因此,本文的研究大体以嘉靖朝为起点,研究时段的主体则为嘉靖、万历之际到明朝结束期间的近百年。

事实上,明代商品化开始快速发展的时期,也就是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所认为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期。按照大多数研究者的意见,大体从16世纪开始,社会经济出现转变,其具体时间,应在嘉靖、万历年间。^①而在此期间的社会经济转变中,商业的发展当最为显著。^②由于这一时段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同时期的西欧具有可比性,为行文之便,在涉及全球关联意义时,则称之为16—17世纪。

(二) 晚明时代的商业资本和商人

本文所讨论的商业资本,意指商品经营资本,即以营利为目的活动于商品流通领域的资本;^③本文所讨论的商人,即主要从事商品买卖的人。鉴于晚明时代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可能兼营货币兑换和放贷,同时就资本的筹集和经营的形式与水平而言,商品经营资本与其它形态的资本可能是相当的,因而为说明问题,不排除以其它形态的资本运作为例证的情况。

晚明时代的商业资本,按所有权形态,可分为国有商业资本和私有商业资本两大类。国有商业资本,表现为政府的商业资本,其经常性的活动形式,是在各地投资和经营官店。另外,地方官僚也利用国家财产为政府经商谋利,^④但这种活动并不是经常性的。私有商业资本,即所有权为私人并以私人的名义投入商业经营的资本。本文所讨论的商业资本,限于私有商业资本。

私有商业资本的经营者,即私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民间商人,按其在市场上的经营形态,大致可归为这样几类:一是行商,即贩运商人,主要经营食盐、茶叶、木材、

^① 如:谢国桢先生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在社会经济和风俗习惯上,可以说是划分时代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在封建社会母体内呈现着或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邓拓认为这一时间始于16世纪80年代;侯外庐认为从16世纪中叶开始,“也就是从明嘉靖到万历年间”;傅衣凌认为“以嘉靖朝为一转折点”,“也就是从16世纪”开始;许大龄认为这一时间“约当16世纪前后”。(参见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23—25页,成都,巴蜀书社,1987)吴承明先生在80年代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史,只能从明代后期,或者说从16世纪写起”;(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载《文史哲》,1981(5))吴先生在20世纪末认为,“中国市场和商业的重大变革也是始于16世纪,即明嘉万年间,与资本主义萌芽同时。”(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8页)

^② 比如,李洵先生认为,明代经济到“16世纪中叶以后”“趋向繁荣,尤以商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更为显著。这种发展已经标志着当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李洵:《明清史》,105—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③ 目前关于商业资本的理论认识,学界尤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中的论述为科学。马克思认为:“资本表现为资本,是由于它的价值增殖”。(443页)商业资本,“是在流通领域内发生机能的资本”;(339页)“在现实的流通过程内,资本总只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它的运动,是分解为一系列的买和卖”,(428—429页)因此“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成两个形态或亚种:商品经营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323页)货币经营业以兑换和生金银商业为原始形态;货币经营业的其他机能与借贷和信用交易的机能结合在一起,使生息资本发展起来。(392—394页)因为货币经营业的发展,“是只需要有大商业存在,进一步,就是只需要有商品经营资本存在”,所以,马克思关于前近代商人资本的历史与作用的研究,集中地以商品经营资本为考察对象。(401页)

^④ 如,朱国祯的记载:“王大司马荐菴象乾为宣府参政,知塞上粟将踊贵,先借帑金二万,乘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万两,羨粟万六千石,此所谓治国如家者。推之九边,皆可行”。“黔中贩盐于蜀,贩鱼于楚,每各银万五千金,共得息万五千金,以资军饷,取息商贾事也,可资军实,此起于抚臣郭青螺。”(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乘贩”,《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王士性也有记载:“广右盐利归之官,藩司每年出银五万两,命一府佐领至广买而易之,计利出入几二万,故迩来兵饷稍足。”(王士性:《广志绎》卷之五,“西南诸省”,北京,中华书局,1997)

布匹、粮食等商品的长途贩运和批发业务。二是铺商，即在城市集镇里开设店铺直接面对当地消费者的商人。三是小商贩，即往来于农村集市，或担售于城镇街巷的小商小贩。其中，行商和铺商的经营可能是稳定的和经常的，与小商贩相比，他们对市场和贸易的影响较大，更具有职业商人的色彩。因而本文的商人，理应侧重于行商和铺商，本文所讨论的商业资本，也以行商和铺商资本为主。

如果我们对晚明市场上那些来来往往的经商者进行调查，定然会发现其中不乏农民、手工业者、士人、官吏、贵族等商业兼营者。这些商业兼营者虽然不是全职商人，但是作为经商群体可能以此去彼来的方式长期存在，他们掌握着一定数额的资金，这些资金在市场上发挥着商业资本的机能，对贸易的发展和商业的兴旺也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他们的活动形态终归属于上述三种类型商人中的某一类，因而本文的讨论事实上涵盖着这一情况。

三、研究基础与研究思路

本文是一项经济史范畴的研究课题，而这一课题背后所关注的实则是晚明社会。大体说来，这项课题是按照商业资本——商品经济——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思路形成的，作为问题意识的渊源，则大体遵循一条相反的路径。这样一种研究思路不是无端而生，而是建立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展开本题性内容的介绍之前，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一番回顾和总结，无论是出于学术规范的角度，还是从促使作者在论述中明确主题和创新点的目的出发，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明清社会的发展问题

长时间以来，中国“封建”王朝的循环延续、明清时代的停滞腐朽，一直是人们的一种普遍认识。国内学界也曾有过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一种“超稳定系统”，中国社会是停滞的社会。^①尤其是1840年之后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中所遭受的屈辱历史，促使国人在悲愤的情绪中对明清社会的腐朽和落后深信不疑，由此更顺理成章地认为明清社会是停滞的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停滞论曾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主流认识。一个半世纪之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理性支配世界”的命题下这样论述中国：“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况；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②20世纪中叶，以费正清和邓嗣禹等人为代表的“冲击—回应”模式在西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

^① 比如，陈平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封闭系统是超稳定的经济结构”，“只可能在平衡态附近振荡，不可能产生新的结构”。（陈平：《社会演化的发展观和经济结构的方法论》，载《学习与探索》，1981（3））金观涛等人认为，中国的超稳定系统一方面表现为王朝变迁和大动乱等周期性振荡，另一方面这种振荡总是使整个系统回到原有的状态，表现为停滞。（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载《贵阳师院导报》，1980（1、2））

^②（德）黑格尔：《历史哲学》，123页，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内部动力。在与西欧和美国社会的接触中，“中国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而“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中国的这些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①不难看出，无论是绝对理性的命题，还是冲击—回应模式，事实上都是以西方的某一标准（观念）或以西方社会为中心预设的理论框架，以这些框架为尺度站在外部看中国的发展，论述者的视野已经局限于中国历史的某一部分而忽视了其它部分，从而导致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结论。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先生在一部描述中国文化的著作中就曾指出，“所谓中国文化停滞的观点是由于人们单纯从外部观察中国，对中国内部生活一无所知而造成的误解。”^②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停滞论招致越来越多的挑战。其中，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中国中心观”颇有影响，这种取向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世历史中发生的事变。在这样的取向下，柯文指出，“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状态的局面”。^③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以类似的取向为理念，通过对明清时代的法律与社会秩序、思想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与解构，从不同角度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变化轨迹、发展脉络和动力因子，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④这些成果总体上表明：明清社会发生和经历着重要的变动与发展，明清社会并非一个停滞的社会。

（二）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

关于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必须要重新提及一项重要的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事实上，这项研究在80年代之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⑤这些成就首先表现在以历史发展的内因论为指导从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探讨中国的变化和走向，这对于打破“中国停滞论”及其变种——外铄论、移植论、传统平衡理论、冲击——回应模式、高度平衡机括理论及超稳定论等一些相互关联的、从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待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的局限和束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历史有着十分

^① 见（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2页，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② 林语堂：《中国人》，53页，郝志东、沈益洪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③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210—211页。

^④ 对在法律、思想观念和社会方面具有此种意义的研究成果约略举例，如：（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冯天瑜：《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载《历史研究》1985（5）。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赵铁峰：《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载《东北师大学报》，2003（1）。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赵毅、刘晓东：《传统向现代的萌动》，载《东北师大学报》，1999（1）。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王翔：《论明清江南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载《江海学刊》，1994（3）。

^⑤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比较集中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下册，成都，巴蜀书社，1987。

积极的意义；^①又表现在以比较的观念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进行中国史研究；还表现在运用充分的资料和细致的分析形成了丰富的认识和讨论，为后来的即便是不再以这一框架为理论指导的对传统中国社会经济与社会变动的研究，同样提供了实在的基础和较好的借鉴。

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大体而言：其一，以傅衣凌先生为代表，以新旧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为线索讨论明清社会经济的特质，把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交换、阶级构成、社会生活和习俗、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提出了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②其二，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显著。^③比如，李伯重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的重工业、轻工业、能源与材料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考察，探讨了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及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而指出，19世纪初的江南工业相当发达，已与农业不相上下，这一发展使江南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并为20世纪江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④其三，以吴承明先生为代表，从传统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吴先生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总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在经济体制上则表现为市场经济，因而遵循“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通过对市场和商业（商路、商镇、商品、人口、物价、财政、商税、货币）的分析指出明清时代的经济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⑤其四，随着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史理论的引介和传播，以这一学派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框架思考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成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⑥其五，以杨国桢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学术群体，在陆地海洋互动史观和世界视野下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和经验，重新审视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的价值。^⑦

总之，上述研究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发展的面貌与轨迹，在这些研究面前，明清社会停滞论无疑是难以成立的。

实际上，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一直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问题，而数年前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点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

^①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8—35页。

^②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③ 这方面的研究如：傅衣凌、杨国桢：《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洪焕椿、罗伦：《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许檀：《明清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④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

^⑤ 参见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

^⑥ 比如，马涛从国家制度、产权安排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就中西方历史发展道路进行了讨论。（参见马涛：《走出中世纪的曙光——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第七章，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⑦ 参见杨国桢：《吸收与互动：西方经济社会史学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这方面的研究如：杨国桢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杨国桢：《17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Hambuan文书试探》，载《中国史研究》，2003（2）；汪日根、李娜：《试论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进》，载《社会科学辑刊》，2001（6）。

和追问，我投入业师赵轶峰先生的门下学习明清史。在追随先生的日子里，我逐渐认识到作为历史研究的观念和视角，“有什么”远比“为什么没有”更重要和更有意义。在此后的学习中，我对明清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集中于探究和思考社会经济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新发展作为这一时代的一个突出现象便进入了视野。

（三）晚明商品经济因素的新发展

传统中国以“早熟”型原生文明著称于世，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商品经济属性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市场和市场调配资源等因素古已有之，而且这些因素在王朝更替中缓慢地进行单元增值。至晚明时代，商品经济因素有新异性的发展，对此前人从不同的角度多有论及。这里将前人的论述进行梳理与归纳，结合个人的理解与判断，进而形成以下认识：

农业生产中，玉米和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普遍种植对于总体上维持和解决大量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有重大意义，同时为农产品大幅度进入市场流通创造了条件。经济作物的种植固然缘于租、赋的强制约束力，但棉花种植的普及和众多因地制宜性作物的栽培在一定程度上是市场交换促动的结果；尤其在16世纪末赋役改革加大货币地租成分的刺激下，其生产的商品性显著增强，有的地区甚至是专为市场需要而生产。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手工业开始从家庭农副业中分离；某些部门中出现了超越家庭单位的分工协作的生产形式，且生产并不满足于自给自足和简单的互补性交换，而具有了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盈利目的，手工工场是这种生产的高级形式。煤、铁的生产发展起来并广泛进入流通领域。^①这时期，物资流通的主体已具有了从奢侈品向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转移的趋向，^②这一趋向对于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影响远大于以奢侈品为主的商品流通，因为它使得社会民众更广泛地卷入更深程度的市场交换中。

市场活动的发展程度还要看市场本身的规模和范围。晚明的市场，既有地方小市场和城市消费市场，又有跨及一省或数省的区域性市场和以长距离贩运为基础的全国市场。地方小市场，在中国社会中非新鲜事物，只是在具有为长途贩运而集散商品时才成为真正的初级市场，“这种变化，是在明代在江南某些丝的集中产区开始出现的”。^③城市市场以城市的繁荣为依托，而明代以前的城市——尤其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多兴起于政治、军事等原因，这些城市中的商业活动主要是服务于城市人口或军队的消费需要，其经济功能要小于因商业而兴起的城市。宋代因商业贸易而兴起的城市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到明代，大量的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镇遍及全国直至边远地区，新兴商业城市显著发展。区域市场以中途贩运贸易为基础，多在邻省和邻区之间。中途贩运的延伸即为长途贩运，这在明代得以初步实现，因而形成了跨越区域市场的以民族国家为范围的

^① 以上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19—124页。

^② 关于明代的物流情况，傅衣凌和日本学者藤井宏多有叙述。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傅衣凌、黄焕宗译，《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③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18页。

全国市场，而全国市场的流通物则以大宗的关系民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主体。^①明代以全国市场为主体的流通体系成为商品流通领域的重要部分和发展方向，这一流通体系对于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增强。随着以民生用品为主要流通物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许多经济活动从家庭和有限的区域中转移出来，生产、交换和消费普遍地具有社会意义。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小农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自身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那么全国大市场的形成则使这种机能和需求的社会性得以伸张。

市场，尤其是全国市场的形成以交通运输的发展为基础。明代的商路在前代的基础上颇有拓展，网状式的水陆商路和商路沿线的流通枢纽基本形成。以运河、长江为主干，以两京和徽州为中心，初步形成南北、东西两大商路动脉，全国主要水陆商路干线至少在200条以上；其间河流交错，道路相连，贯穿着众多的区域性和地方性次级支线。^②隆庆、万历年间的张瀚对其宦游所及的商路和商业城镇情况进行过总体性记述，表明商路繁兴已引起士绅的感触；^③商路的复杂多样也促使商人将之记述下来，广泛传阅。^④

在各级市场上活跃着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和不同职能的商人：行商、铺商、居间商、钱商、典当商，等等。他们有的远离家门、追时逐利，或辗转于固定的区域之间，或奔波于全国各地。就个人而言，难免出现转行歇业，但整体上保持着稳定的商人队伍，形成了著名的“十大商帮”，并于稳定的状态中形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观念和商业伦理。^⑤商人资本的组织形式趋于多样化；商人资本的规模，小则几两至三五百两，中有数千至数万两，大达二三十万甚至百万；^⑥富商大贾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控制者之一。商人资本伴随商人的足迹遍及城镇乡村、边疆内陆，通过销售生活和生产资料、收购或包买产品等一系列形式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其增值本性发挥的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

一定规模的商人的活动，以人的自由流动为社会基础，并促动社会对这种自由的认可和接纳。明代由“政治因素引发的流民的比重愈来愈小，而经济作用下的人口流动包括工商业人口流动的比重则愈来愈大”。^⑦除经济的作用外，人口的自由流动与政府户籍控制制度的松动有直接的关系，这不仅表明人身控制的弱化，而且表明更深层次的社会自由度的增强。社会自由度的增强为雇工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黎明立桥以待唤”^⑧的织工、农业生产与商业经营中的大量雇工，表明劳动力卷入生产和流通已具雏形，作为商品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成为可能。

^① 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30—136页；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112—118页。

^② 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25—130页；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118—121页。

^③ 张瀚：《松窗梦语》卷之四，“商贾纪”，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④ 如黄汴著《一统路程图记》（隆庆四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6册）和慎漪子著《天下路程图引》。经杨正泰校注，连同李晋德的《商贾一览醒迷》一起，1992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合订出版发行。

^⑤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⑥ 根据沈榜的记载：万历年间宛平县商铺中的“贫丁小户，资只数金及一二金”，“委系资本不一”，自万历十一年始，商铺中“资本三五百两以上者，方许编行”；（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沈思孝认为：山西的豪商大贾“非数十万不称富”；（沈思孝：《晋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第十三种）

^⑦ 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310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⑧ （隆庆）《长洲县志》卷一〇，“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传统中国社会中,借贷行为历史久远却无成熟的金融市场。至晚明,典当业成为流行的行业之一,并得到政府和舆论的认可。此时期的生息资本不仅呈现出资本总量的增加,而且存款在前代的基础上得到普及和发展。生息资本的运营形式趋于复杂多样化,既有兼营机构又有专营机构,既有抵押式放贷又有信用放贷,既有担保信用又有个人信用。虽然消费性放贷仍占主体,但资本性、生产性、经营性放贷有所增长并在一些行业和地区中稳定发展。^①可见,生息资本已部分地纳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体系,在市场循环中起着资金调剂和资金置换的作用,这对弥补市场中银行业的不足有积极意义。

总之,晚明时期,以生产性生活性资源为主要流通物的商业繁兴、商路广辟、全国大市场基本形成、商人集团和商人资本初具规模、劳动力市场和借贷市场略显雏形,凡此种种,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新发展的大致轮廓。在这一轮廓中,商业资本的面貌并不十分清晰,本文求以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描绘与分析。

(四) 前人成果与本文考察要点

1. 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

筹集资本是商业活动的起点,资本使用的社会化程度则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商业活动的发展水平。那么晚明商人是如何筹措和集中资本的?他们在资本使用上达到了怎样的社会化程度?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以往并不多见。前人在对几个主要的地域商人的研究中,论及了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来源”、“形成方法”及以“商业合伙制”为主的资本组织形式等内容,这些内容与本课题有一定的关系。

40年代末期,傅衣凌先生在对区域性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研究中认为,“沿海的苏浙闽粤”商人资本的形成“以手工业品的输出”为基础;内地的山陕商人资本的发展则是“先由于农业上的蓄积”。该研究也简单提及合伙制度,指出晋商的合伙制度是封建关系在商业经营上的反映,“类似奴隶制的强度劳动”;而“徽商资本多是宗族合伙”,这“与乡族集团有着极紧密的关联”,“限制了徽商的行动”。^②

50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以《太函集》的相关资料为主要依据,将徽州商人的资本分为七种类型: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劳动资本。^③藤井宏的本意在于说明徽商“资本形成的方法”,但他所划分的七种类型在经济性质上是含义不明的,其中的多数类型是侧重于商业资本的形态,即社会资财“转化为商业资本以前形态的关系”,婚姻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和劳动资本即为此类,因而强调前六种类型的资本多“根源于劳动资本”、劳动资本是商业资本的“最原始形态”;有的类型则指向徽州商人个人经营资本的具体构成方式。藤井宏的“七种类型说”有较大的影响,其后的一些研究者在讨论明清商人资本的“形成”、“来源”或“组织形式”等问题时多以此为参照,如日本学者寺田隆信的著作《山西商人研究》,在“山西商人的经营形态”一节中,事实上沿用了藤井宏的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和援助资本等提法来说明山西商人的资本组织形式。^④

^① 参见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162、27—28、74—75页。

^③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

^④ (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第五章第四节,张正明、道丰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80年代,叶显恩先生从“身兼地主的徽商与山场的兴养、劳役地租的关系这个侧面”来讨论明清时期徽商资本的形成。他认为,徽商利用佃仆开发、管养山场,将佃仆交纳的“土特产及手工业产品的输出贩卖,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而剥削“佃仆提供的用在商品运输的劳役租”是徽商“资本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①吴承明先生在论及明代商业资本时认为,“明代出现贷本经商和合伙制度,这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贷本经商主要限于宗族,外姓参与主要是作伙计”;又指出,“宗族制度在明代仍是一个限制资本聚集的重要因素”。^②罗一星先生撰文指出:明清佛山商人资本的形成途径主要有:手工业者出售产品积累的货币财富、地租转化、宗族富户的资助、官宦财产、借贷、外来富户财产。^③杨国桢先生从契约学的角度,分析了明清以来合伙契约形式的演变。^④汪士信先生认为明代商业资本的组织形式大体有独资、合资、合伙和合股四种类型。^⑤姜守鹏先生以小说《金瓶梅》为史料素材指出,明代商业资本的组织形式除独资外,还有合资、合伙、合股和贷本制。^⑥范金民先生认为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的经营形态有独立经营、商伙制和合资经营三种。^⑦

90年代,张海鹏等人认为,徽州商人资本“来自个人劳动积累和封建剥削收入这样两个方面”,“主要还是来自个人劳动的积累。”^⑧钞晓鸿从资本积累和资本具体组成两个角度分析明清陕西商人的资本来源。^⑨张正明认为明代中叶以后晋商的组织形式有行帮、朋合营利和伙计制三种。^⑩刘秋根在明清高利贷资本的专题研究中对合伙制的探讨取得较大的进展,指出资本与资本的合伙和资本与劳动的合伙是其两种主要类型,并对这两种类型的特质进行了分析。¹¹张忠民将明清时期的合伙分为一般合伙和股份合伙两种实现形式进行分别探讨。¹²

此外,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对宋代以后的合资问题作以简单勾画。¹³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和日本学者金堀诚二以西方式股份公司为参照系讨论了传统中国的合资、合伙,从中探讨中国的近代化问题。¹⁴

可以看出,上述涉及明代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来源”、“形成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事实上主要指向哪些社会财产和何种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并未论及晚明商业资本使用的社会化问题。而对商业资本组织形式的相关研究则集中在对独资、合资、合伙、合股等现象的定性分类上,侧重于商业资本组织形式“有什么”和“是什么”,研究的

^① 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0(3)。

^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41—2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③ 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载《广东社会科学》,1985(3)。

^④ 杨国桢:《明清以来商人合本经营的契约形式》,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3)。

^⑤ 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2)。

^⑥ 姜守鹏:《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载《东北师大学报》,1989(3)。

^⑦ 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

^⑧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2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⑨ 钞晓鸿:《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

^⑩ 参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¹¹ 参见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第二章。

¹² 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合伙”经济中的两种不同实现形式》,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4)。

¹³ (日)宫崎市定:《合本组织的发达——关于中国近世生业资本的借贷补遗》,载《东洋史研究》,13卷5号。

¹⁴ (美)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放宽历史的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01;(日)金堀诚二:《十六世纪以后合伙的性格及其推移》,载《法制史研究》,8卷1号。

核心不在于考察晚明商人筹措和集中资本的实态，也很少涉及商业资本使用的社会化程度问题。另外，上述研究中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诸如：认为晋商的合伙制度“类似奴隶制的强度劳动”、认为徽商资本的宗族合伙“限制了徽商的行动”，（傅衣凌：上引书）认为“宗族制度在明代仍是一个限制资本聚集的重要因素”、认为“贷本经商主要限于宗族”，（吴承明：上引书）——也有待进一步考察和推敲。

本文对商业资本筹集方式的考察指向探讨晚明商人资本使用的社会化问题。文章认为，在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晚明社会中，商人所掌握的经营资本，有的是在其家庭单位内筹措而得，有的则筹集于其家庭之外。前者表现为家庭筹资；后者则具有社会融资的性质，主要通过借贷和合伙的方式实现。因而，本文对家庭筹资、借贷融资和合伙集资三个内容进行具体考察，以对后两者的考察为重点。

家庭筹资总体上是商人获得经营资本的直接而简便的途径，主要考察了家庭筹资的行为和障碍问题。

以往的研究提及明代出现了贷本经商的现象，（吴承明：上引书；姜守鹏：上引文）但对商人借贷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本文对商人的借贷融资问题进行了重点考察，涉及这样一些问题：晚明商人借贷有哪些具体途径？商人借贷的利息率如何、在资本市场上处于怎样的境况？商人能否以借贷的方式获得稳定的经营资本，商业性借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与以往从资本组织形式的角度注重对商业合伙制的性质与类型的研究取向不同，本文重在考察这种制度对于晚明商人筹措资本、集中社会资金的意义。主要考察了合伙集资的实现、家族合伙集资、以“附本”制度为重点的有限合伙问题及合伙纠纷的司法审判等内容。这些内容试图对以下问题作出解释，即：合伙集资在晚明怎样的商业活动场合下发生，对商人而言是否困难？合伙通常以一定的人际关系为基础，那么家族合伙是否真正构成限制商人资本聚集的因素？史料中所显现的“附本”制度有怎样的意义？司法机关能否和怎样解决民间的合伙纠纷，对合伙秩序起怎样作用？

2. 晚明商业资本的经营机制

有了资本，商业活动便开始了第一步，接下来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怎样使资本运转起来。那么晚明商人是如何进行资本经营的、资本的经营机制有哪些？不同的经营机制有怎样的特征、意义或影响？本文从亲身经营制、合伙经营制、家族经营制、雇佣经营制和奴仆经营制五个部分进行考察，以后四项为考察重点。其中：

《合伙经营制》一节主要从经营的角度对合伙的类型及其特征进行再认识。

关于商业领域中的家族式经营的行为和特征，目前尚无考察。本文在《家族经营制》一节考察了家族式经营行为，并对其特点和作用进行了探讨。

农业、手工业生产中的雇佣劳动问题是学界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关注的重点之一，而商业领域中的雇佣经营问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仅有的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生产关系性质的判定。比如薛宗正认为，明代商业经营中的“伙计制度是明代合本经商

发展的历史产物”，“是一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商业雇佣劳动的萌芽”。^①余英时先生从“贾道”的角度对伙计制度进行论述，认为伙计制度“是一个全新而普遍的制度”，指出伙计制度的雇佣性质，认为伙计“大体都是亲族子弟”，对伙计制度的意义也给予较高评价。^②余英时对伙计制度的论述是概要性的，他对雇佣关系下的伙计和合伙关系中的伙计未作区分，而把伙计统视为受雇劳动者是不妥当的；同时，他对于伙计大都是由亲族子弟担任的认识也有待商榷。本文对雇佣经营制的考察围绕着雇佣关系下的“伙计”、“主管”、“掌计”具体展开，进而对他们在经营中的地位、实际人身地位和法律地位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指出雇佣经营方式对商业发展的作用。

关于明代奴仆制的研究可以作为本文考察晚明奴仆经营制问题的学术背景。其中，谢国桢先生考察了明代奴仆制存在的原因，对明末奴变的原因和状况进行了探讨。^③傅衣凌先生在探讨明清社会的阶级构成时指出了明清奴仆的身份、地位及其变动情况，认为“等级身分制与经济权有所分裂，而又抱合在一起，以此不断更新地主阶级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缓解了阶级对立，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因素之一。^④南炳文先生以“三言”为史料素材，探讨了明代奴仆的数额、来源、地位、属性及其反映的社会经济等问题。^⑤在这类研究中，有关奴仆经商问题的探讨并不多见。薛宗正先生的前述论文提及徽商使用奴仆经商的现象，认为明代的“掌计”是“代主经商的高级奴仆”。姜守鹏先生阐述了《金瓶梅》中反映的奴婢的种类、来源、买卖价格、生产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对该书反映的“役使奴仆经营商业”的现象也有涉及。^⑥韩大成先生探讨了明代役使奴婢的情况、奴婢的处境及反抗等问题，指出官僚势要之家役使奴仆经商的社会现象。^⑦林仁川论述了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中商业性奴隶的“封建”性质。^⑧总之，商业活动中的奴仆经营问题在关于明代奴仆的研究中尚未深入展开，且已有的相关成果多从“阶级”关系的角度进行性质判定，缺乏对奴仆经营制的实态分析。本文就奴仆经营的状况展开考察，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影响和作用进行认识。

3. 晚明商业信用

在商业交易过程中，如果交易过程延长使交易的发生与交易的结束在时间上不对称，那么这种交易方式便具有商业信用的特征。就商业资本运动过程来说，商业信用实质上以商业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延长和价值增值结果的不确定性为典型特征。从这一角度看，本文认为，晚明时代的牙行居间、赊卖赊买、商业汇兑等活动具有商业信用的特征。从商业信用的角度深入考察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研究晚明商业资本运动的实态，而且对于从交换方式的角度了解和把握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水平及社会环境也有直接意义。

^① 薛宗正：《明代徽商及其商业经营》，见《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

^②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567—569页。

^③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明季奴变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④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68页。

^⑤ 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奴仆》，载《历史研究》，1985（6）。

^⑥ 姜守鹏：《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

^⑦ 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明代的奴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⑧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345—347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在以往涉及牙行的研究中,傅衣凌先生认为,牙行“最能具体的显现”商业资本“以压低售品的价格进行收购,并以垄断的价格来出卖商品”的“掠夺本质”。^①韩大成先生对明代牙行存在的原因、牙行的种类及其活动形式、社会作用、危害性进行过论述。^②《徽商研究》一书从资本积累的角度讨论了徽州牙商的经营活动,指出,“亦商亦牙”,从而把持市场,垄断贸易,成为徽商在经营活动中牟利的重要手段。^③总之,以往的研究主要强调牙行的垄断性和剥削性,对牙行的经济功能评价较低。本文认为,由于牙行在代理客商销售与收购过程中存在着商业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因而在牙行的居间活动中包含有商业信用的功能。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主要考察和分析了居间信用的良性运转及行业竞争机制、居间信用的缺失及其危害、居间活动的法律规定及“私充牙行”禁令的双重效应、居间纠纷的司法审判、居间委托人的经验性自觉保护等问题。通过这些考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委托商人的自觉、行业规范与竞争机制及司法体系总体上保障和约束着牙行居间的正常运转,从而使牙行居间形成了稳定态的信用运作方式,总体上适应了商品流通的发展。

赊卖赊买是以协议延期收款——延期付款为特征的信用交易方式,这种交易方式在晚明经济生活中比较流行,关于这方面的专项研究尚为少见。本文分别考察了消费领域和经营领域的赊卖赊买现象,进而重点讨论赊卖赊买交易本身的风险机制和赊欠纠纷的司法裁判,肯定了两对经营性赊卖赊买交易经常而稳定发生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分析了赊卖赊买在不同领域中的经济功能,认为赊卖赊买总体上利于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

汇票本身即有信用的特征。由于有关明代汇票(会票)的资料十分匮乏,因而以往的研究在提及晚明的商业汇兑时往往不做深入的探讨。^④本文的做法是由清初上溯至晚明,首先从“会票”一词在晚明的出现和使用场境出发进行探讨,确定了“会票”作为汇兑的票据与汇票具有类似的功能,进而初步考察了晚明会票的使用情况,通过对清初商用会票实物的进一步分析,指出会票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在商业经营中的异地汇兑,判断了会票的使用范围和经营水平,对晚明会票的意义和发展形成初步的结论。

4. 结论

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家庭筹资的畅通为晚明商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提,社会化的资本筹集使晚明商业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晚明商人利用和发展了既存的社会因素服务于资本经营,超出资本主个人能力的经营活动成为可能。服务于商业交往的具有商业信用特征的交易形式得到了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借之超过原本的能力所及,使晚明商品经济更加活跃。商业资本的运营活动受“家族主义”的影响,得到了“家文化”的支持。自由自愿的协议契约关系在资本运营中得到发展,形成为“稳定态”的商业惯例和商业规则,它们与司法审判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这一点上,国家法律也不构成对商业发展的阻碍。总体看晚明商业资本的发展,是有机的、具有自己特点和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因为这样的发展,晚明社会的商业生活呈现出繁荣多彩的景象,

^① 傅衣凌:《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40页。

^② 韩大成:《明代牙行浅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2)。

^③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54页。

^④ 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66页;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173页。

实现了引人注目的商业发展,使晚明商品经济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文研究的一个缺陷是在本题性考察中没有强调和突出商业资本发展的地域差异。在本来的意义上说,晚明商人资本在筹集、经营和信用关系上的地域差别应该是存在的,比如家族性的资本运作在徽商中十分突出,学界所谓的“中国十大商帮”^①本身也说明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地域差异。本文研究的商人资本虽不限于某个地域,但总体上仍在十大商帮的地域范围之内;同时,尽管在使用资料时注意了地域性,但对地域商人之间的不同未作总结和区分,这不能不是一个缺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依据可见的史料和本人目前所掌握的手段,还不足以对晚明商人资本发展的地域差别进行全面的总结;即使是对较为突出的徽商与晋商做深刻比较,也是十分困难的。不过,本文的一个宗旨是在总体上考察晚明商人资本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而十大商帮、尤其是徽商和晋商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在本文看来,正是在各个地域商人中表现出来的商业资本发展的较高水平,才能更好地反映晚明商人资本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方向。

四、资料说明

传统中国政府以商业为末业,政府、官僚和士人对商业交往的关注相对不多,对商业交换的记载则尤为稀少,因此尽管明代文献浩如烟海,但对于社会经济史尤其是商业活动方面的资料人们却常感珍稀散见。借助于国家图书馆和吉林、辽宁两省的高校图书馆、资料室及公共图书馆,经过不断的阅读、抄写和核对,大体形成本文的文献累积。

本文使用的主体文献主要有文集、笔记、小说、杂书和判牍。

明人文集为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对本论文来说,虽然文集中的可用资料并不集中,但是偶然检阅到的某些记述也往往令人欣慰。这些记述大多出现在商人、商人家庭成员或与商人相关者的传记或墓志铭中,尽管事先注入了某种感情成分,经过分析筛选则大为可用,尤其是和徽商有密切关系的汪道昆所著的《太函集》,比较集中的提供了关于徽商的资料。除一些经过校注的现代版本外,多数的文集来自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笔记中的相关资料有的是纪实性的,有的属于传闻,有的则参杂着荒诞神怪思想,使用时需要逐一甄别。本文使用的笔记主要是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本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影印出版的“笔记小说大观”本。

本文大量使用了晚明及清初小说中的叙述和描述,在个别场合,小说中的情节甚至成为主要的说明资料。文学源于生活,小说中有关社会生活细节的描写往往依据于生活原型;同时,作为无意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史资料,本身的酌意刻画和渲染的成分较少;尤其是在“醒世”类的小说中,对铺垫故事主题的细枝末节的叙述往往要尽可能地符合实际生活,才会增加可信度。本文对小说文献的运用,主要是选取这些细微的铺垫情节,

^① 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

与其它文献相参酌，以具体重建当时的历史情境。

在小说类史料中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明万历年四十五年（1617）刊刻的浙江夔夷人张应俞所著的《江湖历览杜骗新书》（简称《杜骗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古本小说集成”据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收录）一书。该书分 4 卷记述 24 类 84 例诈骗，其中有 10 例是商业诈骗，大多数事例也以商业经营和商业活动为背景，这些事例总体上是“搜剔见闻，渔猎远近”而来，源于当时关于社会实际生活的传说。同时，该书作者在大部分故事后所作的为世人或商者“鉴之”之类的警语表明了其在当时的实用意义，而且时人熊振骥在初刻本的序文中也揭示了该书作为防杜诈骗的教科书的实用价值^①。因而，该书为我们更加贴近地了解晚明商业活动的情况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另外，该书收录的关于商事纠纷诉讼的司法审判的事例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本文使用的杂书主要有两种，一是算书。据日本学者武田楠雄考证，中国传统数学的基本特征是形成于和应用于现实问题的处理，明代数学不仅保留了这一传统，而且着眼于有实用价值的民众数学得到发展，万历年间问世的商业算书即属此类。^②本文所用的算书主要是程大位的《新编直指算法统宗》（影印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和利玛窦授、李之藻演的《同文算指通编》（丛书集成初编本），这些算书中的某些算题与算法来自商业活动的实际经验并体现商业生活的实际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商业方面的信息。二是商业书。商业书大多是商人所著，记录了商人在商业活动方面的知识、教训、方法和注意事项，对于了解商人与商业的实际状况大有裨益。本文所用的商业书主要是闽商李晋德的《商贾一览醒迷》（合订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本文所用判牍主要来自颜俊彦的《盟水斋存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李渔的《资治新书》（《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和《明清公牍秘本五种》（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在少数文集中也有判牍可以利用，如《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两理略》（李之勤辑：《王徵遗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等。这些判牍是考察商业纠纷的司法裁判的主要依据，对于理解司法体系与商业秩序之间的关系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从这些判牍所提供的相关案件中我们往往也能够了解当时商业活动的真确情形。

本文使用了一些徽商族谱、徽州契约文书和地方碑刻等具有地域性色彩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来自社会经济史文献汇编，虽属经今人整理后的二手文献，但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用族谱大多来于《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所用契约文书主要来自《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王钰欣、周绍泉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和《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所用碑刻主要来自佛山、上海、江苏等地的教育、文化部门收集整理的该地区的碑刻资料集。

^① 熊振骥的原文是：“是集之作，非云小补。揭季世之伪芽，清其萌蘖；发奸人之胆魄，密为关防。使居家长者，执此以启儿孙，不落巨奸之股掌；即壮游年少，守此以防奸宄，岂入老棍之牢笼？任他机变千般巧，不越奚囊一卷书。……曰‘杜骗新书’，示救世之良策也。其裨世也甚大，其流后也必远。”（见牛建强：《晚明短篇世情小说集〈杜骗新书〉版本考》，载《文献》，2000（3））

^② 见（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330 页。

第一章 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

拥有资本是从事商业活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资本，人们的商贸活动便无从谈起，没有掌握资本的人也不能真正成为商人。实际情况是，并非所有意图从商者都能顺利地获得资本，运转中的商业活动也可能随时面临资本缺乏的困扰。从这个意义上说，筹集资本是进行商贸活动的起点。商业资本的筹集至少关系着这样三个方面：一是怀有经商动机者如何获得启动资金，二是商人在经营过程中怎样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三是商人用何种手段集中社会资金扩大经营资本的规模。

在以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晚明社会中，社会的私有财产终归可以分解到各个家庭，社会的私有商业资本归根到底也总是零星分属于不同的家庭，在此意义上，晚明社会的商业资本总体上来自于家庭投资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一般的情况下，每一个商人都从属于自己的家庭，可以说，商人是代表其所属的家庭从事商业经营的。如果我们将晚明社会的商业资本分解到各个商人及其所代表的家庭，就会发现活跃在市场上的个体商人所掌握的经营资本，有的是在其家庭单位内获得，有的则筹措于其所属家庭之外；在我们看来，前者即为家庭筹资，后者则主要通过借贷和合伙两种方式实现。因此，本文从家庭筹资、借贷融资和合伙集资三个方面对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进行具体考察，这一考察以后两个方面为重点，考察的核心指向商人在资本使用上达到了怎样的社会化程度。

一、家庭筹资

家庭是建立在婚姻、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共同生活的社会单位，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晚明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既是基本的消费单位，又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一般而言，家庭利益是商人贸易活动的出发点，商人的经商动机可能直接源自于对家庭经济利益的考虑，商人的经营利润也可以看作是对家庭经济做出的贡献。同时，由于以姻缘、血缘关系相联结，使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天然的认同和情感，加上较长时间的共处与互动，因而“家庭——有时扩大至家族——是个人与他人建立最紧密的社会关系的场所”，^①也是晚明商人个人社会关系的核心单元。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对其成员的帮助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责任，对此林语堂先生曾经这样描述：“家庭制度应该被中国人看作是中国人与失业斗争的传统保险制度。每个家庭都要照管自己家里的失业者，供给他们吃喝，之后的第二步就应该帮他寻觅一份差事。……

^①（美）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89页，方明、折晓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获得这种帮助的家庭成员转而也会帮助家庭中的其他成员。”^①总之，在经济利益的统一和以姻缘、血缘层次的情感、认同与扶助的基础上，家庭筹资是晚明商人获得经营资本的直接而简便的方式，通常也是晚明商人筹集资本活动中的首选途径。

（一）家庭筹资行为

一个方面，从家庭的角度看，当一个家庭进行商业投资而面临对由谁来经营做出决定时，有经营能力的家庭成员往往是首选对象。具体而言，其一，家长常常指令家庭成员外出营商。例如：休宁人汪民望，“属父命，贾于仪杨”。^②《型世言》中的南直隶靖江县人朱正令儿子朱恺外出经商：“明日与你十来个银子，到苏州盛家母舅处，摊贩些尺头来，也可得些利息。”^③《八段锦》描写徽州府休宁县人陈简，“家事甚殷”，儿子陈鲁生十八岁时，陈简拿出“五百余两本钱，交付鲁生”出外经商。^④其二，鼓励家庭成员的生财行为也属平常。江西沿山县饶姓家长鼓励儿子饶儒外出经商：“吾家虽殷富，每思成立之难，吾今唤汝训诲，汝能遵依吾言，当思祖德之勤劳，怀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成其事。汝切勿守株待兔，以恋娇妻。当收资本往外经营，则可以盈其资财，与身不弃，与人无愧，可以常守其富矣。不然，非我所知也。”饶儒依了父言，前往松江收布，贩运杭州。^⑤休宁人“金长公居子舍，而长公父贾方州。母谓长公：‘乡人亦以贾代耕耳，即舅在贾，君奈何以其故家食邪？’乃具资斧赞长公贾于淮。”^⑥《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苏州王生，父母早逝，婶母杨氏将他养为己子，年届十八时，杨氏对他说道：“你如今年纪长大，岂可坐吃箱空？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够营运。待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于是收拾起千金东西，交付与他。^⑦其三，父业子承。如：王治祥，“父为大商，……处士年十八，即承之为商”。^⑧徽商汪某，“既服贾，察三子能修其业，则释业授之。”^⑨《喻世明言》中的应天人李英，“从幼跟随父亲出外经纪，今父亲年老”，便把本钱交给他在庐州行贩。^⑩可见，无论是在家长的指令或鼓励下经商，还是继承父祖之业，家庭成员可以直接在家庭单位内获得启动资金并介入商业活动。

另一个方面，从商人的角度看，怀有经商动机者在筹措启动资金时及商业经营者在解决资本不足的困难时，首先想到的往往也是他的家庭。例如：《喻世明言》中描写西安府周至县人杨复欲外出经商，对妻子说：“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我欲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于是在家中置办本钱，往漳州经商。^⑪《香乘》中记载了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浙

^① 林语堂：《中国人》，186页。

^② 焦竑：《澹园集·续集》卷十，“王君民望传”，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③ 陆人龙：《型世言》第二十三回，“白镵动心交谊绝 双猪入梦死冤明”，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④ 醒世居士：《八段锦》第五段，“微容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⑤ 李春芳：《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卷之三，第四十七回，“判烛台以追客布”，古本小说集成本。

^⑥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一，“金母七十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八卷，“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⑧ 李开先：《李开先集》，“闲居集”之七，“处士王治祥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⑨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二，“明故处士前洲汪季公行状”。

^⑩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⑪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十八卷，“杨八老越国奇遇”。

江商人，“以货物不合时，疾疫遗失，尽倾其本，叹息欲死。海客同行，慰勉再三，乃始登舟。……抵家对妻子饮泣，遂再求物力，以为明年图。”^①徽州人汪惟和，“少孤，育于大父。……乃请于大父，为吴越游”。^②徽州程姓，“伯仲自请于府君，愿挟资入闽，利且倍。……既而伯仲皆不利，损资斧有差，则又抵府君请复合如故”。^③《金瓶梅》中的陈敬济意欲经商却无资本，向母亲张氏要本钱，张氏“兑出二百两银子与他，叫陈定在家门首，打开两间房子开布铺，做买卖”；后陈敬济又与杨大郎搭伙做贩布生意，“问娘又要出三百两银子来添上，共凑了五百两银子”。^④不难想见，晚明社会中相当多的商人是在其家庭单位内筹措经营资本的。

在家族观念浓厚的地区，筹资活动可能从家庭单位向家族范围扩展。家族是家庭繁衍的结果。在家族中，以男性嫡亲为核心，根据父子、兄弟、夫妻等关系，依次繁衍出对祖宗孙儿的本源认同、对叔伯、堂兄弟、族兄弟侄儿孙的同源认同和对舅姑表亲的外源认同，这些认同是家庭认同的扩展。以这些认同为基础和纽带，家族关系中的互相帮助往往也会达到一种较高的程度，因而向家族成员无偿提供资本的情形时有发生，这种情形在素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徽州地区尤为常见。例如，金子长，“其（族中子弟——作者注）可儒者，资之为儒；其可贾者，资之为贾”。^⑤朱模，“择诸子姓可使者，割贐令佐弟贾”。^⑥李元臣，“族有玄护金龙者，贫乏不能治生，则捐金以济之”。^⑦许谷，“贐斧不具，伯予千金，乃贩缁航海，……群盗悉掠之。伯再予千金，就近市贾，……伯三予千金，无德色”。^⑧徽州商人在家族范围内获得资本的事例其实不胜枚举，关于这种情形，在日本学者藤井宏考察徽州商人的“商业资本形成的方法”时所指出的“援助资本”的类型中已有涉及。^⑨

（二）家庭投资商业的障碍问题

商人是代表其所属家庭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在家庭单位内的筹资行为实质上是其所属家庭的商业投资行为，观念上的畅通是实现这种行为的先决条件。其实，追求财富是私有制下的一种自然而普遍的价值取向，晚明民众大举经商牟利则是中国古老的商业传统在社会条件许可情况下的活跃。对于晚明下层民众来说，他们会“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谋求生存、富足”，其观念体系与商业行为之间的联系自然而贴近，“可以很容易地介入商业行为，没有任何观念上的障碍”。^⑩下层士人在生计问题的压力下，多有弃儒从商和以儒营商的举动；“官僚士大夫尤其中下层官僚往往需要依靠家庭经济的支持来满足自身及家庭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因而也常常从事经营活动。^⑪即使皇亲国室甚至皇帝

^① 周嘉胄：《香乘》卷一，“沉香烟结七鸾鸳”，《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二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② 焦竑：《澹园集》卷十八，“贺汪隐君暨配闵儒人五十偕寿序”。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明故封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程公行状”。

^④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九十二回，济南，齐鲁书社，1991。

^⑤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六十九，“金子长家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⑥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六十九，“朱次公家传”。

^⑦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江潭上市守荆公行状”，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本论文中以下简称《徽商资料》），297页，合肥，黄山书社，1985。

^⑧ 《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九，“许全善传”，《徽商资料》，253页。

^⑨ 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

^⑩ 赵铁峰：《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载《东北师大学报》，2003（1）。

^⑪ 刘晓东：《晚明士人生存状态研究》，43、161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本人也并非对货殖生财没有兴趣。^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晚明社会条件许可的前提下，观念问题不是商业投资行为的障碍因素，也不会阻碍商人在其家庭内的筹资活动。

对于晚明时代的商人家庭而言，财富状况可能要比观念问题与他们实现商业投资的关联更实际和密切。家庭投资商业意味着家庭财产转化为商业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富足的商人家庭面临的障碍相对较小，不富裕的及没有闲置资财的商人家庭则要面对较大的困难，而后者想方设法地支持其家庭成员的经营活动是可能的。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记载其祖父初始经商时，“曾大父务什一力田，亡资斧。公（其祖父）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筴，客东海诸郡中”。^②小说《石点头》也有商人的母亲以养老的储备支持其经商的描写。^③在家庭无闲置财产可支配的情况下，妇女的嫁妆常常成为家庭的商业资本。如：浙江严州府淳安县徐氏“寡妇尽脱簪珥，得白金十二两，舁寄。寄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④徽州商人洪什，“商吴越，迭出迭困，亡故资。吴（吴氏）脱簪珥佐之，乃复举盐筴入楚。”^⑤商人程神保，“受室李，……李以蚕织簪珥助之，得三十金，贾峡江”。^⑥类似的记载俯拾即是。即便是田地房屋这种重要的家庭“恒产”也可能为筹集商业资本而出卖。例如：万历三十年七月，休宁人金文泮等因“缺本无措”，卖园得银17两5钱；天启元年九月，黟县人汪治“因生意”将山场卖给吴某，得银15两；崇祯四年六月，徽州人谢应选因“乏本生理”向江某卖山，得银200两。^⑦唐甄在《潜书》中记载：“昔者尽鬻其田，使原贾经，少有利焉。”^⑧小说《连城璧》中描写广东南海人秦世芳，将田地“卖了二百金，出来做客。”^⑨徽州商人李魁，“与祖妣商，觅转输之资，彷徨四顾，狼狈无措。回思只遗卧室一间，不得已，出鬻于族人，仅得十金。遂橐往金陵，赁一乡肆，朝夕拮据，不惮烦劳。”^⑩上述材料表明，在没有闲置资财可支配的情形下，家庭中的其它财产在支持商人经营向商业资本转化中没有严重的障碍。

学界关于明清时代佛山和陕西商人资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区域的商人资本的形成或来源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的转化，包括：手工业者出售产品积累的货币财富、地租收入、官宦财产、节衣缩食积聚、学徒收入、小商贩积蓄等¹¹，如果这是晚明上述地域的商人资本形成的部分实情，那么这种情况在当时其它地区的商人家庭中也有可能发生。因为，从逻辑上说，一个商人家庭以何种收入和财产用于经商，一定程度地取决于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收入形式和财产形式，在这一问题上的所谓地域差别，主要是表象或程度的不同，而不是根本上的可能与否的问题。实际上，由于对

^① 参见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374—377页；赵毅：《明代宗室的商业活动及社会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89（1）。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三，“先大父行状”。

^③ 天然痴叟：《石点头》第十一回，“江都市孝妇屠身”，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孝义”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⑤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六，“明故处士洪君配吴氏合葬墓志铭”。

^⑥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七十三，“程神保传”。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明代徽州土地买卖文契，第000750、002594、000281号，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集，402—403、603—604、605—606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⑧ 唐甄：《潜书》上篇上，“恒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

^⑨ 李渔：《连城璧》，已集，“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⑩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休江潭东市魁公夫妇逸绩》，《徽商资料》，60页。

¹¹ 参见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钞晓鸿：《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

个体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经济单位地位的普遍认同及商人的独立法人资格的不确定,商人自身的经营活动习惯上被视为家庭经济的组成部分,家庭是商人经营的受益者,家庭的连带责任也是商人经营资本的后盾,因而,一个商人所拥有的全部资本及经营利润都可视为其所属家庭的财产,同样,一个商人所属家庭的所有经济收入乃至所有财产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商人的经营资本。在实际生活中,出于商业经营目的而集中家庭财产的事例并不乏见,如:嘉靖年间,杨某去世,妻子“易所有及杨氏产,得千金,付伯子为计。”^①歙县人江遂志,“弃产走北地”经商,“随遭诬税珰,尽没其囊,又舟覆,一无所有,赤手来里中”;“更弃产走豫章,至彭蠡,大风坏舟,仅以身免,徒手来归”;“尽弃其产往来金陵淮扬诸盐筴地,用是起家。”^②

(三) 小结

总括上述,家庭筹资是晚明商人筹集资本的一种基本方式。家庭成员在家庭单位的商业投资活动中能够直接地获得商业资本,怀有经商动机者筹措启动资金及商人解决经营资本不足的困难相当多地在家庭单位内完成,家族关系下的互助情结对商人的资本筹集也有相当积极的作用。商人所属家庭的财产在向商业资本转化的过程中没有严重的障碍,家庭财产是商人经营资本的后盾,为商业经营目的可能集中和凝聚起家庭的一切财产。从整体上说,晚明社会的商业化发展与家庭筹资的畅通当有直接关系,正是由于众多家庭单位的财产的资本化,造成了晚明民众大举经商的商品化大潮,使市场的繁荣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

然而,对于晚明社会中的大多数庶民商人来说,仅仅在家庭单位内筹资未必能够确保他们顺利地筹措和获得足够的资本,即使他们集中全部家产,也可能满足不了实际经营中的资本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大范围的市场运营中,家庭与商业职业在空间上存在着分离趋向,家庭作为共同生产单位的功能可能已经淡化,商人必须突破家庭经济单位而面向社会解决随时出现的资金困难,无论是小商人还是资本较多的商人概莫能外。这样,有意识地社会集资及随之而来的权利与义务,便相当程度地取代自然参与的家庭经济行动。

二、借贷融资

借贷作为一种经济上的融资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古老的传统。《周礼》记载“小宰”的职能有“听称责以传别”,^③是说小宰根据契约文书来听断官民的借贷争执。《孟子》中也有“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的话。^④《史记》记录的冯谖焚券则是与借贷相关的生动而典型的事例。^⑤借贷经商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的苏秦在身

^① 焦竑:《澹园集》卷二十六,“杨太母黄孺人墓碑”。

^②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九,“明光禄丞乡饮大宾应全公原传”,《徽商资料》,79页。

^③ 《周礼》卷一,“天官冢宰”第一,“小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④ 《孟子·滕文公上》,长沙,岳麓书社,2002。

^⑤ 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五,“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北京,中华书局,1959。

佩六国相印之前曾经在燕国“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①借贷经商，就借贷行为的主体来说，即是商人借贷；就其融资活动的性质而言，可称为商业性借贷；而从放贷的角度看，从贷出后的用途来讲，则可称为商业性放贷。晚明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商业利润的吸引下，人们较多地通过借贷的方式筹措商业经营的启动资金；同时，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某些商业活动可能大大超出商人原有资本的经营能力，更多的商人也通过借贷扩大经营资本、缓解资金不足的困难。因而，借贷成为晚明商人筹集资本的一种重要方式。

（一）商人借贷的途径

商人借贷实质上是借贷商人与放贷者之间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的实现取决于贷、借双方的合意，因而商人借贷的途径事实上表现为商人可以向哪些社会单位借贷、或者说哪些人向商人放贷的问题。从这一角度上看，晚明商人的借贷途径大致有以下几种：

1. 向大户借贷

所谓大户，是就其经济状况而言的，通常指富裕之家，在史料中则常常称之为“富室”。富商大贾因积累较多的财富自然可称富室。另外，官僚士绅凭借政治特权较容易获取相当的经济利益而跻身于富室之列，这种情况在商品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晚明社会中亦为多见。因而晚明时代的大户，主要包括富商大贾和富裕的官僚、地主及士绅。大户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积聚者，也是晚明社会中的主要放贷者，向大户举债因而成为商人借贷的一种重要途径。比如：常熟人瞿嗣兴，“携家人入苏州，诣富人贷钱为小贾，转息为生，乃稍裕，久之居积为中贾”。^②《警世通言》中的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人吕玉，“向大户家借了几两本钱，往太仓、嘉定一路，收些棉花布匹，各处贩卖，……走了四个年头，……趁些利息”。^③山西夏县裴绅，善于治生，经常贷资与人，有“蒲商某，假资贸易，被盗，惧不敢归，绅曰：‘全躯足矣，资何足云’”。^④福建淳安县南村的何进贵，与本地大户徐高相好，“进贵家贫，惟作中保以度活。思欲买卖，又无钱本，难以措手。若独以作保觅些小微利趁口，怎能够发达？心下思忖：‘必须要寻一生活方可，不若明日往徐兄处借些本钱，寻一买卖做，待后起剩些利息还他，彼又得其所益，岂不是两相美乎？’”于是第二天到徐高家借贷。^⑤嘉靖年间，南亭人韩珂，“故携高资”，“有故客贷金九十，逋累年，自度不能偿”。^⑥福建泉州人诸葛希孟，“与兄贷富人金，浮海为生。”^⑦正德年间歙商某，“以贫故，偕弱息贷富翁白金若干，贩盐来旌德。”^⑧

商人向大户借贷的形式主要有抵押借贷和信用借贷两种。抵押借贷，就是商人将动产或不动产抵押给大户进行借贷。如《警世通言》描写的江南人桂富五，原“有祖屋一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列传”第九，“苏秦”。

^② 何乔远：《名山藏》，“货殖记”，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3。

^③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④ （光绪）《山西通志》卷一四二，“义性录”上，“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⑤ 李春芳：《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卷之三，第五十三回，“决何进贵开赵寿”。

^⑥ 赵南星：《味檠斋文集》卷九，“韩太公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⑦ （万历）《泉州府志》卷六十，“笃行”，“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⑧ 祁门《张氏统宗世谱》卷八，“觉庵文颐公传”，《徽商资料》，68页。

所，田百亩，自耕自食，尽可糊口”。为牟利将财产“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往北京贩卖纱段。^①从材料记载看来，商人向大户进行抵押借贷的并不多见。

信用借贷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担保信用借贷，即凭借担保人的信用进行的借贷，担保人主要由有威望的族人或有力的乡绅充当。比如在时人为徽州汪庭榜所作的一则墓志铭中写道：“黟俗尚贸易，凡无资者，多贷本于大户家，以为事蓄计。每族党子弟告贷于大户，大户必取重先生一言而后与之。子弟辈亦不敢负先生，致没大户资本。”^②另外，与放款大户有较密切的人事关系者也可能充当借款者的担保人，如《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就有过这样的行为。^③另一种是个人信用借贷，即既无需抵押，又无需中保，只凭借双方的口头约定或书面协议进行的借贷。如：《醒世姻缘传》中描写的童一品，“使了内官监老陈公的本钱，在前门外打造乌银。……每月二分行利。”同书中陈公对童七媳妇道：“我借一百两银子给你，……你一年只给我十两银子的利钱，……你撰（赚）的好了，你可慢慢的陆续抽本钱还我。”^④《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病中遗言：“门外徐四铺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两，……合同见在”。^⑤《连城璧》中描写的广东南海县杨姓财主，“因他家资有百万之富，人都称他为杨百万。当初原以飘洋起家，后来……坐在家中，单以放债为事”。本县人秦世良，经营一个杂货铺，“常常因手头乏钞，要问杨百万借些本钱，……就写个五两的借票，等到放银的日期走去伺候”。后从杨百万处借五百两本钱，“都买了绸缎”，出海贸易；途中遇盗被劫，再到杨家借贷，“写一张借票”，又借出五百两，出外做生意。^⑥从所见材料来看，商人向大户的信用借贷较抵押形式的借贷更为普遍。

2. 向亲族借贷

传统中国社会中，血缘团体的家族及通过联姻产生的亲属共同构成亲族关系。一般而言，亲族关系的社会个体之间要比非亲族关系的社会个体之间更具有亲切感和信任感，因而商业性借贷在亲族范围之内也较容易发生。材料表明，商人向亲族借贷是比较常见的，举其要者，如：岳州商人阴楚善“贷族祖善本银贰百余两”，“经商江右”。^⑦“桐庐县民徐继有妹徐氏嫁与戴五孙为妻，母汤氏将银三两借与戴五孙营利”。^⑧《醒世恒言》中的苏州府吴江县小商人尤辰，有个远亲叫颜俊，颜俊家境颇富，尤辰向颜俊借了20两本钱，经营一个水果商店。^⑨天启年间，广东佛山人霍从贤经商致富，于是族中之人纷纷向其借款从商。^⑩嘉靖年间，“武陟富人，以女许巨室，因借其资，以致大富。”^⑪

亲族中的富而好义者为鼓励族内的贫困子弟外出经商而向其放贷资金，这种放贷活

^①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桂员外途穷忏悔”。

^② 万承凤：《训导汪庭榜墓志铭》，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75页。

^③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三十一、三十八、四十五回。

^④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七十一回，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⑤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⑥ 李渔：《连城璧》，“已集”，“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

^⑦ 李渔：《资治新书》初集，卷十四，“判语部”，“三命等事”，《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⑧ 海瑞：《海瑞集》上编三，“淳安知县时期”，“徐继人命参语”，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⑨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⑩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卷九，见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载《广东社会科学》，1985（3）。

^⑪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三，“怀庆府推官刘君墓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动具有较大的资助性,在宗族聚居特征比较突出的徽州地区尤为常见。如徽州人许积庆,“遇昆弟姻族尤情洽而礼周,……其事贾者悉贷之资而不责其息”。^①徽州人李廷芳,“每遇故旧之贫,量材贷之,俾治生,不较子利,故一时藉以起家者不可缕举”。^②类似“不责其息”、“不较子利”的记载大多出于对放贷者减免债息的善行义举的宣扬和褒奖,收取较低的利息当是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和正常的情形。如徽州大商人阮弼对其宗族子弟,“能独立,则授资而薄其息”。^③明清易代之际,“双塘公(歙县方时翔的父亲——作者注)以资属从弟息于丰,……至是请焉,仅为三百金。君(方时翔——作者注)念其父行,默然受之,贾于丰。又数年而从叔逝,族党公论会算当三千三百金,竟以二百金毁券。”^④

上述材料表明,商人向亲族借贷基本上采取“信贷”形式,由于贷、借双方在经济关系之外存在着亲族关系,因而借贷行为往往具有较大的通融性和扶助性,不仅借贷利息可能相对较低,而且倘若商人经营亏损,放贷亲族还会免除一定的本金和利息。

3. 向宗族组织借贷

有明一代,宗法宗族制发生变化,人们的血缘宗法思想相对削弱,宗族组织相对加强。^⑤宗族组织以建祠修谱扩大族众范围,以族田义庄制在经济上睦族收族和控制族众。族田义庄和祠银是宗族组织的公共财产,其中,祠银常常被宗族组织通过放贷生息的办法进行增殖积聚以满足建祠所需。刻于万历年间的《休宁范氏族谱·宗规》中的《林塘宗规》规定:“祠银积聚甚艰,浪费甚易,……今议即从万历二十年为准,本银若干,毫厘不动,以后每年只支利息,……其见领银人户有并还本者,即通众议选各房生意顺遂信行端厚之人领放生息,亲笔登簿,照期交纳,其一切收支帐目经手者亦明白开簿,一年一揭总,清明日凭众稽查。”^⑥同时期江苏海安《虎墩崔氏族谱》的《族约》中关于创祠字的规约是:“今议欲于宗中亟为处分,以付廉公有干数人更番掌管,以孳其息,族长稽之,如此数年,财力稍裕。更借宗人之力,协赞其成,则奉先之愿遂矣,凡有追远之思者其念之。”^⑦在族长监管和族众监督之下,祠银由品行端正善于经营的族人领取,定期交付本利。显然,祠银是通过商业性放贷的方式进行生息,因而,族中商人借贷祠银经商是不言自明的。

宗族合会是在宗族范围内为族中的公共事业而成立的经济性组织。与宗族祠银的生息方式相类似,宗族合会财产也通过向族人中善于经营者放贷的方式进行增殖。万历年间徽州胡氏宗族设立的清明会规定,会银除清明节族中支用之外,结存的部分由族中善

^① 歙县《许氏世谱》第五册,“明封奉政大夫坦斋许翁墓志铭”,《徽商资料》,69页。

^②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仲父光禄寺署丞冲源先生行状”,《徽商资料》,346页。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五,“明赐级阮长公传”。

^④ 《方氏会宗统谱》卷十九,“方元之先生传”,《徽商资料》,300页。

^⑤ 参见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第三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按该著的观点,所谓宗法制,原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伦理体制。自宗子之制废,宗法制成为以孝睦及尊祖敬宗为核心的尊卑长幼伦理体制。宗族制是指宗法制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形式。吴承明先生认为,“宗法制至晚明已是一种以孝亲敬祖,睦族共济为主的伦理观,早已无宗,故应称家族制。”(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37页)晚明时代的所谓宗法制、宗族制和家族制,其内涵在很大程度上相同,因而似可通用。

^⑥ 《休宁范氏族谱·宗规》,“林塘宗规”,见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280页。

^⑦ 《虎墩崔氏族谱》,“族约”,见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288页。

于经营者领取，每年按固定利率缴纳本利。该会的帐册中记载：“万历二十九年二月初五日，收胡云泽本利纹银三两一钱二分，收胡云洲本利纹银一两三钱二分。万历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胡云泽领去本纹银二两六钱正，每周年加利五钱二分。胡云洲领去本纹银一两三钱，每周年加利二钱六分……”。^①天启二年休宁程氏清明会帐册中记有：“净存本银二十四两三钱九分，当众面兑交三房显卿领做生息”。^②显然，商人可以向宗族合会借贷资本进行商业经营。^③

4. 商人之间的借贷

无资本或资本不足的商人从资本富足的商人那里借取资金进行商业经营，盈利后偿还本金并付给一定的利息，是为商人之间的借贷。如：商人胡一敏与周九赋，“共本贩卖桅木过黄江”，“借贩绸客人金文银二百两”。^④这是贩运商人之间的借贷。王徵在直隶任职期间审理一则案件时留有这样的记载：广平府的史秀、梁东山和陈九成三人合伙到广西贩竹，其中陈九成是从梁东山借的本钱，“属借本之人”。^⑤这是没有资本的商人向同伙商人进行借贷。

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商人之间的借贷多属信用借贷，这种信用借贷的数额有时可以是很大的，如徽州商人吴伯举：

居贾故久，握算故长，独内外应务、解纷、结客、课子，日不暇给，则倾囊而授掌计。……掌计大亡其资，阴借伯举名口盐策数万，则又涂其耳。卒无闻。……是时，阳翟责掌计金，其事觉客，耳语伯举：“责在掌计，君勿与闻。”伯举曰：“嘻！宁亡不资，毋冒不赀。且人以长者急我，轻累万而贷，所不知者，何人？我徒以夫已氏而整他人财，此之为不长者，浮夫已氏。”遂面质阳翟，囊中出万六千缗归之。^⑥

这一事例还出现在关于吴伯举的另一则记载中，该记载还说：阳翟“挟盐策为奇货”，^⑦可知放款者是一个资本雄厚的盐商。这则事例显示，吴伯举的掌计以他的名义向大盐商

^①《万历胡氏清明会簿》，见王钰欣、周绍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八，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②《天启元年休宁程氏立清明挂陌簿》，见王钰欣、周绍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八。

^③在一部考察清代习惯法的著作中，梁治平指出，“‘会’乃是民间一种主要与金钱融通有关的临时性互助组织”。“会可以服务于一系列不同的目的：储蓄、集资、借贷和社会保险等，它也可以同时兼具几种功能。”清代的“会”大体有这样几种类型：为应付家庭丧葬乏费而设之会，为筹措子女婚嫁费用而设之会，为看秋而设之会，为酬香、过年等而设之会，为修房而设立之会，为储蓄设立之会，慈善性质之会，为获得急需贷款而设之钱会。（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10—119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梁治平对“会”的界定和阐释，事实上限定于民间经济互助性的“会”。由清代上溯，可大致推测晚明民间经济性质的“会”的情形（又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第二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如陈全之记载广东廉州，“俗有阿公钱，即社意。月朔各出钱，贮以待患恤之人。谓庙地生钱。”（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一，“寰宇”一，“广东”，上海，上海书店，1985）王士性记载河南一带的风俗：“中州俗淳厚质直，……其俗又有告助、有吃会。告助者，亲朋或征逋追负而贫不能办，则为草具，召诸友善者各助以数十百而脱之。吃会者，每会约同志十数人，朔望饮于社庙，各以余钱百十交于会长蓄之，以为会中人父母棺衾缓急之备，免借贷也，父死子继，愈久愈蓄。”（王士性：《广志绎》卷之三，“江北四省”）再如嘉靖隆庆年间休宁商人程鏊，“选宗之贤各出三百缗创为会约，严立章程，号曰‘正义’。如凡直人之枉，恤人之乏，均于此取资焉。”（《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卷四，“明故处士公辅程公行状”，《徽商资料》，88页）明代经济性质的“会”是否普遍地以“会”金放贷尚不清楚，但就材料中反映的宗族合会财产进行放贷生息的情况推断，其它的经济性质的“会”也可能以闲置的“会”银进行放贷增殖，在这一前提下，会银的商业性放贷亦为可能，如徽州地区流传的《桃源俗谚劝世词》中说：“打个会，凑点钱，讨个老婆开个店”（《徽商资料》，264页）。

^④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藏略”三，“逮饷胡一敏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⑤王徵：《两理略》卷之三，“公移前一广平府”，“审结史秀一案”，李之勤辑：《王徵遗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⑥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五，“赠吴伯举序”。

^⑦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七，“吴伯举传”。

借贷，最后吴伯举连本带利偿还“万六千缗”。

资本雄厚的商人可能握有一定数量的闲置资金，将闲置资金向资金不足的商人进行短期放贷所带来的好处是，既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又不会因贷期过长而对其预期内的商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大体说来，一个商人总会遇有另外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一旦资金不便或周转不开，商人之间的借贷即可能发生。

对资金并不充足的商人而言，贷出资金事实上意味着将自己的部分经营资本转交给其他商人，鉴于商业利润往往要高于借贷利息，如果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那么他一般不会进行放贷活动，因而资金并不富足的商人向其他商人的放贷必然有经济效益之外的理由，其中商人之间在业缘关系基础上而进行相互周济相互扶持，至少是构成这种借贷关系的重要因素。如徽州商人洪什：

客巴陵，主乡人胡口。口故年少，处士推毂口起家。口贷千金者三，无所问。处士还歎，家监讼之有司，处士叱曰：“宁口负吾，吾不负口。”遂赴有司出口，欢如初。吴生贷处士母钱，不幸客死，生有遗蓄，听收责者瓜分之，独为治丧，置母钱毋问。^①

再如婺商洪宗旷，“侨居景镇，理陶业。尝舟载磁器往外江，舟次鄱湖口，有客号哭，询知云被贼窃本银百余两，进退维谷，止求自尽而已。……公曰：‘余舟上载瓷货值百金外，愿以相赠，何轻生乃尔！’客曰：‘若得君以此赙济，某当结草以报。约三月后，兑还本利，断不有负。’……后客果来兑价”。^②类似的记载大多出于对商人重义轻利的称颂，其中多有溢美之词，但所反映的商人之间的互助性借贷行为，虽不构成商人借贷的稳定形式，对于商人暂时缓解资金困难也有相当助益。

5. 向专业金融机构借贷

典当铺是明代主要的专业金融机构，其基本功能是抵押放款。晚明时代，随着社会经济商品化和国家财政的货币化，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增加，开当放款成为稳定的行业并得到发展。典当业具有很大的市场容量，大量当铺应运而生。如在徽州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中，典当业即为其一。万历年间河南巡抚沈季文说：“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货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③而在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④专业放贷单位如此之多，他们通常以适当放低利率、减少额外勒索和放宽赎期等办法来改善经营加强竞争力，因而相对来说更容易吸引借贷需求者，在这一前提下，商人通过向当铺抵押借贷的方式进行暂时性的资金周转，应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如山西某贩运商人，“行贩没于河”，尽失价值七百两银子的货物，“贫无以为归，典衣货柿为业”。^⑤明末清初小说《豆棚闲话》描写徽州人汪华在苏州开当铺，一人牵着匹马进门道：“在下是个马贩子，贩了二十匹马来，马价都是百金一匹的。遇着行情迟钝，众马嗷嗷，只得将一匹来宝铺，当五十两买料，卖出依旧加利奉赎。”汪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六，“明故处士洪君配吴氏合葬墓志铭”。

^② 婺源《燉煌洪氏通宗谱》卷五十八，“儒侠永旦洪公传”，《徽商资料》，209页。

^③ 《明神宗实录》卷四三四，万历三十五年六月，丁酉，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藏民国影印本。

^④ 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三，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200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⑤ 宋懋澄：《九籥集·别集》卷之二，“稗”，“耿三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华是个喜欢马的，且又生性慷慨，出一百两收了此马。^①

商人向当铺借贷一般需要借贷商人提供价值超过债款的抵押品，也就是说只有拥有足够的抵押物品的商人才能这样举债，而且如果商人偿还不力，便要失去抵押品，因而商人在这种举债活动中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然而就实际的商业经营活动而言，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极易使商人遭遇销路不畅或其它的意外变故，在人地生疏借贷无门的境况下，向当铺抵押借贷便成为商人解决现金不足、渡过暂时困境的行之有效的办法。

如果商人能够充分利用当铺的抵押借贷机制进行资金运作，则可能使其有限的资本得到盘活。清乾隆初年成书的小说《儒林外史》描写贩丝商人陈正公的侄子陈虾子劝其进行典当屯货时说：“阿叔在这里买丝，爽利该把银子交与行主人做丝。拣头水好丝买了，就当在典铺里，当出银子，又赶着买丝，买了又当着。当铺的利钱微薄，像这样套了去，一千两本钱可以做得二千两的生意，难道到不好？”^②这种囤当的方法虽有投机因素，但在准确把握市场行情的前提下，对商人拓展业务扩大规模是有利的。小说反映的是清初的情形，其时代背景去明未远，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晚明商人。

此外，明代中后期大量兴起的以经营货币兑换为主业的钱铺（又称“钱店”或“钱肆”）、钱桌（当街设立无固定店铺的钱摊）及倾熔银锭、打造买卖金银饰品的银铺也时常兼营放款业务，^③商人以抵押的方式向他们进行小额借贷亦为可能。

上述情形大致可以反映晚明商人可能采取的经常性的借贷途径，而晚明商人借贷的实际情况当不限于此。比如，向寺庙举债也可能成为商业性借贷的一种选择。晚明时代，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寺庙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常常进行经营谋利。在《金瓶梅》中，临清码头晏公庙的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马（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④除自行经营外，寺庙还通过向社会放贷的方式进行财产增殖。如《醒世恒言》中描写的河南荣县宝华禅寺附近的张家女张淑儿，“有个哥哥，叫做张小乙，……在外面做些小经纪。他的本钱，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哥哥昨晚回来，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⑤张岱描绘杭州五云山顶真际寺：“供五福神，贸易者必到神前借本，持其所挂楮镪去，获利则加倍还之。借乞甚多，楮镪恒缺。”^⑥可见，晚明商人借贷的途径当更加丰富多样。

总括上述，晚明社会总体上向商人提供了多种借贷途径，这些途径可能是混杂的和交织的，对借贷商人而言，其实现形式和具体意义也不尽相同：向亲族借贷因在经济关系中包含着超经济的因素一般会成为商人首选的借贷途径；在宗法宗族制发达的地区，商人可能争取贷借宗族资产进行商业经营；向大户的信用借贷则是商人借贷的主要的和普遍的形式；商人在经营中遇有临时性的资金困难，也可以在业缘关系中求借或向当铺

^① 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②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五十二回，济南，齐鲁书社，1993。

^③ 如《醒世姻缘传》描写山东武城县人晁源在父亲晁思孝未选官时，“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向前铺赊一二百文，千难万难”；晁秀才选了知县之后，“城中开钱桌的”便上门馈送：“不拘多少，发帖来小桌支取”（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一回）。陆粲的《庚巳编》中也有长洲人郑某被其孙子偷去银杯向银匠铺质钱的记述。

^④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九十三回。

^⑤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一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⑥ 张岱：《西湖梦寻》卷五，“西湖外景·五云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及其它金融机构进行抵押借贷。总之，这些途径的实现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具体的条件与机会问题。从总体上看，商人的借贷以信贷为主，在一般的情形下，为筹措资金而有借贷需要的商人，总可以在其所处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范围内，寻找出一种现实的信贷门路。信贷途径的多样化对确保商人能够以借贷的方式筹集资本有积极意义。此外，商人借贷的实现，还要受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借贷的利息率问题尤为重要。

（二）商业性借贷的利息率问题

商业性借贷的利息率，指借贷商人在一定时期内偿还的利息额与其所贷本金的比率，它一方面反映了商业性放贷的收益率，另一方面反映了借贷商人的债务负担程度。商业性借贷的利息率的高低对商人借贷的实现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利息率过低，会打消放贷者向商人放贷的积极性，从而影响商人借贷融资的实现；利息率过高，则使借贷商人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从而也不会以借贷的方式筹集资本。

1. 调查、统计和推断

在已发现的商业性借贷的材料中，的确存在着本利相当的情况。比如：“浙江龙游贩书客人龚十三、童八十，在大中寺卖书折了本钱，托保陈正写批，往腾宠处借出本银二十两”，“未及周年，本利倍还，立有收帖存照”。^①此例中，年利息率应为100%，就是说借贷商人要负担相当于贷款全额的利息债务。

但是绝大多数材料所显示的商人借贷的利息率，远未达到本利相当的程度。如前引《九篇集》中的记载：山西某商人，“行贩没于河”，尽失七百两银子的货物，“贫无以为归，典衣货柿为业，偶市于向人，……曰：‘如欲复商，可书千金之契来’。”商人“谢不敢当。笑曰：‘子失路人也，何忍相卖’。乃畀之契。收契毕，携至一铺中，谓主人曰：‘某年起至某年息，可悉检出。’主人随年相付，封题极週，如数日前预嘱者”。遂将银子交给此山西商人，“且曰：‘……明年于郑州置典，每年封三百金之息，以俟吾不时之需’”。^②这里实际上涉及三项商业借贷，一是山西贩运商人“典衣货柿”，但典借利息并不明确。二是铺商的借贷，利息也不清楚。三是山西商人“书千金之契”，在郑州开典当铺，“每年封三百金之息”，借贷年利息率当为30%。

前引《醒世姻缘传》中专门打造乌银的手工业者童一品向内官监老陈公借本钱，“每月二分行利”，则年利息率为24%。小说描写的地点是北京，实际上反映的可能为山东的情形。《金瓶梅》中描写“揽头李智、黄四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需要资金一万两。李黄二人本钱不足，由应伯爵说合，向西门庆借贷1000两现银和价值500两的货物，讲好是“每月五分行利”。两个月后，二人还回本银1000两，又以四锭金镯“算150两的利息之数”，尚欠500两。接着，黄四请应伯爵说和再向西门庆借500两银，连同上次所欠共1000两，“一个月满破认他三十两银子”。^③两次借贷的利息是，前者月利五分，合年息60%，后者月利三分，合年息36%。

^① 佚名：《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卷一，“磊骗书客伤命”，古本小说集成本。

^② 宋懋澄：《九篇集·别集》卷之二，“稗”，“耿三郎”。

^③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三十八、四十三、四十五回。

以上反映的是北方的大致情形，而南方的情况与此并无很大出入。《连城璧》中的放贷者杨百万，放债的规矩与当铺不同，“当铺里面当一两二两，是三分起息，若当到十两二十两，就是二分多些起息了。他翻一个案道：借得少的毕竟是个穷人，那里纳得重利钱起？借得多的定是有家事的人，况且本大利亦大，拿我的本去趁出利来，便多取他些也不为虐。所以他的利钱，论十的是一分，论百的是二分，论千的是三分。”^①这则材料显示的是杨某放贷规则与典当铺不同，典当铺放贷是当的多则利息低，而杨某向商人放贷的原则是借的多则利息高。两者的放贷利息均以三分为上限，即年利息率不超过36%。小说描写的是广东广州府，实际反映的可能是浙江的情形。而颜俊彦记录的一则广州府的借贷纠纷中显示的商人借贷的利息率则与此大体相当，该记载是：刘周球的父亲刘襟海借生员方御屏本银三百两经商，“每年议还子金百两”，^②年利息率约为33%。

闽商李晋德说：“经营贸易及放私债，惟以二三分利息，此为平常无怨之取。若希七八分利者，偶值则可，难以为恒。”^③这里说的是商人放贷取利的一般性原则，对商业性放贷同样适用，所显示的利息率为24%—36%。《金陵琐事剩录》记载南京的专业放贷情况是：“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④这是说当铺的放债利息多者四分，少则一分、二分，而三分取利，即年息36%，似乎较为适中。^⑤

据前引万历年间徽州胡氏宗族设立的清明会帐册中的记载：“胡云泽领去本纹银二两六钱正，每周年加利五钱二分。胡云洲领去本纹银一两三钱，每周年加利二钱六分”，可知借贷的年利率为20%。参照明末金声关于徽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的说法，^⑥可知徽州地区商人借贷的年利息率以30%以下为常见。考虑到徽州地区聚族而居、宗族之间相互周济帮扶的因素，该地区商人借贷的实际利息率可能还要低。

为统计方便，现将已知的反映商业性借贷利息率的材料删繁就简，取其年利息率的最大值，列表如下：

表 1—1 晚明商业借贷的年利息率统计表

编号	地域	内 容	资料来源	年息率
1	郑州	“书千金之契……每年封三百金之息”。	《九箫集·别集》	30 %
2	山东	借本 1500 两，“每月五分行利”。	《金瓶梅》	60%
3	山东	借银 1000 两，“月满破认他三十两银子”。	《金瓶梅》	36%
4	山东	童一品取老陈公的本钱，每月二分行利。	《醒世姻缘传》	24%
5	山东	“借一百两银子给你”，“一年只给我十两银子的利钱”。	《醒世姻缘传》	10%

^① 李渔：《连城璧》，“已集”，“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

^②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署府谳略”，“债负刘和”。

^③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合订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④ 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三，见谢国祯：《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200 页。

^⑤ 另据刘秋根的研究，明代典当铺的放贷，“总以二分、三分为多”，低于谷物放贷和其它形式的私人放贷。（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201—202 页）

^⑥ （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赈”，“金声与徐按院书”，“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6	浙江	“论十的是一分，论百的是二分，论千的是三分。”	《连城璧》	36%
7	广州	“刘周球父刘襟海借生员方御屏本银三百两，每年议还子金百两”。	《盟水斋存牍》	约 33%
8	福建	贩书客人龚十三、童八十借出本银 20 两，“借银未及周年，本利倍还”。	《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	100%
9	福建	“以二三分利息”，“为平常无怨之取”。	《商贾一览醒迷》	36%
10	金陵	“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	《金陵琐事剩录》	48%
11	金陵	“徽州铺本人，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	《金陵琐事剩录》	36%
12	徽州	“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	康熙《徽州府志》	30%
13	徽州	“什一取赢，……以质剂起家”。	《太函集》	10%
14	徽州	“本纹银二两六钱正，每周年加利五钱二分”；“本纹银一两三钱，每周年加利二钱六分”。	《胡氏清明会簿》	20%
15	不详	“典库生理，取息二分，还且有限。”	《石点头》	24%
16	不详	“原借本银一十五两，每月加利二分五厘”。	《算法统宗校释》	30%
17	不详	“借去本银二百六十两，每年加三起息”。	《算法统宗校释》	30%
18	不详	“每年每两加利二钱七分”。	《算法统宗校释》	27%

从表中的统计可以看出，晚明商人借贷的年利息率最高者为 100%，仅 1 例；其次为 60%—48%，共 2 例；其余 15 例均在 36% 以下，占调查总数的 83% 强，其中年利息率在 30% 以下的有 10 例，占调查总数的 55% 以上。尽管我们的统计是不全面的，但也并非全然不具代表性，对于反映事物的原本面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行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断：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总体上以低于年息 36% 为多，反映在某些区域的民间商业性借贷的习惯上，则是“偿其什二三之息”，即按不高于 30% 的年利息标准借贷。^①

2. 在比较的视野下

对商业性放贷的取利以低于年息 36% 为多的推断并不意味着认为这一取利习惯是晚明商业性借贷的绝对的合理利息标准。实际上，商业性借贷利息的确定首先取决于借贷商人对经营利润的预期，如果借贷利息高于商人预期的经营利润，那么借贷就难以成立。但在具体的商人借贷行为中，每一笔借贷对商人的业务经营的意义可能不尽相同。

^① 一则来自于荷兰文献中的关于明末民间海外贸易的材料也从侧面为这一推断提供了佐证：崇祯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三艘中国运丝船从福建漳州港抵达大员同荷兰商馆交易，后者一反过去资金短缺时给予欠款月息 3% 的惯例，准备按月息 1.5% 计算。中国商人 Hambuan 与两位船主代表前去交涉，表示“他们只能接受月息 3%”。六月，双方再次交涉，中国商人说明他们的资本是在中国以月息 2.5% 和 3% 贷用的，不能接受荷兰商人提供的利息标准。经过反复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所欠货款以月息 2.5% 支付利息。（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 1 册，400—403 页，台南市 2000 年印本，见杨国桢：《17 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 Hambuan 文书试探》，载《中国史研究》，2003（2））关于海外贸易商人的借贷利息的情况，当然还有必要补充其它史料，以便提供更具体的内容。即便如此，上述材料仍显露了这样的信息：第一，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在国内按月息 2.5% 和 3% 借贷资本，折年息 30% 和 36%，这与我们文中的推断相吻合。第二，中国商人在国内的借贷利息标准可能同样适用于海外交易中。

比如,前文所引的浙江龙游贩书商人龚十三和童八十,以100%的年息率借贷20两银进行资金周转,“自后龚童二客人勤俭克苦,朝夕不怠,生意顺遂,大有所得,遂在府前开一个书铺”。倘若无此次借贷,其贩书生意恐怕难以继续,更不用说其后的成功经营和开铺卖书。再如《金瓶梅》中的李智和黄四以五分利借本银1500两,有此借本则可能凑足所派年例三万香蜡所需要的万两资金。因此五分行利或许高于一般的商业借贷利息,但与他们对所揽年例三万香蜡的总体利润估计相比,可能是划算的。由此看来,某项商业性借贷的实际利息的确立,不是以某个具体标准为合理界限,而是在放贷者与借贷商人对借贷后果的不同预期的制约下,经贷借双方博弈而成的合意结果,正如18世纪的英国学者约瑟夫·马西在分析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那样:

每个人当他放债或借债的时候在内心产生的问题是,他靠所借出或借入的物品能够得到什么?如果能够得到很多东西,则理性会告诉他应当为利用该物品按较高的利息率收取或支付利息;如果能够得到的东西很少,他就应当只按较低的利息率收取或支付利息;而任何人这时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能是,在这个利润中,多大一部分归借债人,多大一部分归放债人才算合理呢?这一般地只有根据借贷双方的意见来决定。因为在这方面合理不合理,仅仅是大家同意的结果。^①

在实际操作中,某项商业性借贷的利息率的确定,不仅要受借贷双方对经济效益的预期的影响,而且可能要考虑人际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因素。关于这一点,在宗族色彩浓厚的徽州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有关该地区的富人出钱资助贫困宗人外出经商而薄收其息、甚至“不责其息”、“不问子钱”的记载便是很好的证明。

如果我们不以所推算的年利息率大多低于36%的取利习惯为商人借贷的绝对合理利息标准,那么这一推算结果在晚明时代意味着什么?这里有三个参照对象可供比较:即法定利息率、消费性借贷利息率和市场平均利息率。

其一,商业性借贷利息率与法定利息率的比较。晚明时代的商业性借贷,是民间个体之间私相借贷的融资行为,总体上属于“私债”范畴,因此也可称为商业性私债。关于私债,明代法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违者,笞四十。以余利计赃重者,坐赃论。罪止杖一百。”^②法定的私债利率是月利最高三分,即年利率不超过36%,按照这一标准,商业性私债的取利习惯无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甚至相当多的商业性借贷利息较法定利息为低。另外,根据上文所引资料来看,商业性借贷无论是按月取息还是按年取息,均无以复利计算的要求和行为,与“年月虽多,一本一利”的法律规定也相符合。

其二,商业性借贷利息率与消费性借贷利息率的比较。商业性借贷是一种经营性借贷,可与相对应的消费性借贷进行利息率上的比较。在一篇以消费性借贷的史料为主要论据论述明代豪民私债的文章中,赵毅教授认为,“从法律意义上说,明代的私债几乎都属于一种高利行为,因为它们都超过了法定利率的限定”。该文表明,明代正统年间之后民间私债的“年息率最低为60%”,利率最高的情况出现在万历年间,“竟达600%”,

^① (英) 约瑟夫·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40页,胡企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② 《大明律》卷第九,“户律”六,“钱债”,“违禁取利”,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而总观正统年间之后的私债利率，“一般均在100%左右”。该文所论的放贷者——豪民，即“富豪势要”，包括素封的富商大贾，也包括官僚与乡绅地主^①，与本文商人借贷的对象有相当的重合，在这一点上两者之间也存在可比性。此外，一份关于明代民间借贷利息的材料统计也提供了类似的数据结果，在该统计中有13例涉及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消费性借贷的利息，其中有11例的利息率为100%左右，约占85%。^②如果上述关于晚明消费性放贷利息率一般为100%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商业性借贷大多不高于36%的利息率与此相比要低近六成半。

其三，商业性借贷利息率与市场平均利息率的比较。上引的赵毅教授的论文认为：明代正统之前，由于社会保障系统能够发挥一定的功能，因而私债的实际利息率不会比法定利息率高出很多，“大约平均在月息五分，年息60%左右，这也是当时的市场平均利息率”，而正统之后的私债利息率“呈现日渐上升的趋势”。^③如果以60%为正统之前的市场平均利息率，参照正统之后消费性私债利息率的上升趋势进行判断，则晚明时代的市场平均利息率不低于60%。^④两相比较，商业性借贷利息率比市场平均利息率至少要低四成。

3. 风险机制的作用

由上可见，晚明商人借贷的利息率既大大低于消费性借贷利息率，又低于市场平均利息率，一般均在法定利息率范围之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放贷者出于利息收益的更大化心理，宁愿选择消费性放贷而拒绝向商人放贷，或者说是否会影响放贷者向商人放贷的积极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在这一问题上，收益更大化动机不足以解释商业性放贷的积极性问题，而风险机制虽不是决定放贷对象和放贷利息的唯一因素，但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对放款人来说，放贷是一种风险活动，既有被拖欠的风险，也有失本的风险。承担风险的大小不失为选择放贷对象的重要理由。一般地，“为拖欠承担的风险越大，要付的利息率就越高”。^⑤在道德信用相等的情形下，放款人对借贷者偿还能力的判断是其考量放贷风险的重要依据。通常看来，消费性借贷者并不创造新的价值，这往往意味着借款人偿还能力的不足，为此债主必须承担较高的拖欠风险和折本风险，因此要求付给的利息自然较高。相比之下，商业性借贷的用途是经商营利，借贷者潜在地具有相对较强的偿付能力，由此债权人所承担的拖欠风险相应要小，因而即便是利息率较低，也不会影响商业性放贷的积极性。

^① 赵毅：《明代豪民私债论纲》，载《东北师大学报》，1996（5）。

^② 参见黄冕堂：《明史管见》，330—33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0。

^③ 赵毅：《明代豪民私债论纲》。

^④ 这一估计表面上与晚明白银量的增加相矛盾。按照吴承明先生的说法，由于晚明国内白银净增加约1亿两，是个很大的数量，当引起利息率下降。（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34—235页）然而，晚明财政的货币化、经济的白银化带来的对白银需求总量的实际增长可能与白银的大量增加相抵消，加上普通百姓一般只能在有限的渠道内获得白银，使得社会经济中并未真正出现银根松动，因此白银量的增加未必会引起利息率的下降。尽管这一推断尚难以获得数据上的支持，但其相应的因果关系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明末财政危机”（见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载《中国史研究》，1986（4））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府掌握的白银量的危机和明末清初关于银荒的讨论（见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260—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可作为佐证。

^⑤ （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68页，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显然，风险机制发挥的作用一定程度上需要以相应的理性认识为基础，虽然我们不应将放贷者的经济理性及其对实际活动的左右夸大乃至绝对化，但是风险机制的逻辑似乎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积累形成的经验并不矛盾。18 世纪的英国经济学者亚当·斯密对于放贷行为的一般性经验曾有过描述和总结，他说：

“借钱挥霍的人，势难久立，借钱给他的人，常要后悔愚不可及。除了重利盘剥者，像这样的贷借，对双方都毫无利益。社会上固然难免有这样贷借的事件发生，但因人各自利，所以，可以相信，它不会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常有。任何比较谨慎的富人，如果问他愿以大部分资财贷给谋利的人呢，或是浪费的人呢？他听了，怕只会发笑，笑你会提出这样不成问题的问题。借用人虽然不是世上很有名的节俭家，但即在他们之中，节俭的终必比奢侈的多得多，勤劳的终必比游惰的多得多。”^①

如果可以将斯密的描述视为放贷行为中的一种“人之常情”，那么这种情理对于晚明时代的放贷者当同样适用。

风险机制在晚明借贷行为中发挥的作用还体现在私债行为与法律规定的潜在冲突上。明代法律除规定私放钱债和典当财物的利息不得过月利三分之外，对官吏放债、豪民逼债等行为也有种种禁令：“若监临官吏，于所部内举放钱债、典当财物者，杖八十；违禁取利，以余利计赃重者，依（不）枉法论。并追余利给主。……若豪势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债强夺去人孳畜产业者，杖八十。若估价过本利者，计多余之物，坐赃论，依数追还。”^②万历十三年重修的《问刑条例》，将势豪以负欠者所纳官粮抵债、债主及保人赴听选的官吏和监生的任职地取债、债主将欠债军官和军人的奉粮抵债、债主到军匠原籍取债及债权人越级诉讼和异地诉讼等追债行为列为违禁。^③在法律禁令面前，“违禁取利”者除承担被拖欠和折本的经济风险外，还要承担法律惩罚的风险。诚然，法律禁令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司法部门会主动管制民间的私债活动，诸如高额取息、任职官吏放债和豪民逼债等行为可以在“民不举官不究”的前提下进行，官吏、豪民和富商大贾也可能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通融官府逃避司法惩处。然而，这些活动毕竟不受司法保护，而且与法律规定存在潜在的冲突。即使“违禁取利”的法规不能在司法部门对私债活动的主动干预下得到严格和一贯意义上的维护，但若认为所有的或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对上述活动完全不闻不问而视其为具文也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一旦那些行为引起地方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干预和介入，其潜在的法律风险则可能变成现实。比如，正德年间王守仁任职江西时订立的乡约中规定：

本地大户，异境客商，放债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累算。或有贫难不能偿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辄便捉锁累取，挟写田地，致令穷民无告，去而为之盗。今后有此告，诸约长等与之明白，偿不及数者，劝令宽舍，取已过数者，力与追还；如或恃强不听，率同约之人鸣之官司。^④

看来，地方政府的主动介入也是可能的。尤其在债务纠纷进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违

^①（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323 页，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②《大明律》卷第九，“户律”六，“钱债”，“违禁取利”。

^③ 详见《大明律》附录，《问刑条例》，“户律”六，“钱债”，“违禁取利”。

^④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十七，“别录”九，“南赣乡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禁取利”的法律规定往往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在明末“董氏之变”涉及的诉讼中，有9例涉及违禁取利的案件经官府的审理认定而得到处治，连同其它案件的最终执行，“结果使董氏失去了四至五成左右的家产”。^①一部明末刊刻的司法著作也明确记有对取利“过于三分”的放贷者“加过取之刑”的判语。^②当然，政府和司法对私债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可能大多缘于高额取息造成的民怨或借贷者拖欠引致的债务纠纷，然而这种状况在商业性放贷中由于利率相对较低和借贷商人偿还能力相对较强而有理由不常出现。同时，由于商业性放贷的利率一般均在法定利率之内，即便发生因拖欠导致的债务纠纷，债权人的利益在法律上也应当受到的保护（详见下文），至少不必因高额取利而承担法律责罚风险。

综上所述，由于债务人的偿还能力相对较强使得商业性放贷的经济风险较小，加之商业放贷者从中获得了好处（所谓好处是相对于放贷人在没有这种放贷时所处的地位而言）而又无需承担法律风险，因此，虽然利息率大大低于消费性放贷，但商业放贷者的积极性不会受到减损。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利率相对较低，所以商人借贷通常有利可图，一般不会陷入高利债务的网罗，这自然是商业性借贷发展的有利动因。

（三）商业性借贷的发展程度

上一小节通过对商人借贷利率的推断及与其它性质的借贷利率的比较分析，逻辑地说明了以借贷的方式筹集商业资本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问题，下面主要讨论商业性借贷的普遍化、约束机制及其与生息资本的互动发展问题。

1. 商业性借贷的普遍化

如前所述，由于商人的借贷途径畅通，借贷经商一般也会有利可图，因而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无资和少资者越来越多地以借贷的方式筹集经营资本，商业性借贷呈普遍化趋势。关于这一点，此前所引的商业性借贷史料事实上已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实证说明，这里补充数例：江右庐陵士人郭干，“游商困乏而借以助资斧者，……先后种种不可缕数”。^③广州府商人霍日门，“借向尔贞前后本银五百五十金，……行贾于粤西”。^④陕西三原商人商人王一鹤，“初贾时，君以名贷子钱，市布邑及吴越”。^⑤晚明算书中有题曰：“贷资商贩三次俱获倍息”。^⑥海阳林塘里人范本禹的父辈“以盐筴起家，……会父病，橐稍稍削，又收责者麇至”。^⑦休宁商人吴琨，“转贩关中，多折阅”，归家后，“斥宅质母钱，以半偿宿逋，以半治生。走维扬，学为小贾”。^⑧徽州商人李迪，“貽谋甚远，出囊借贷，共集不貲。抵广信，广买山材”。^⑨徽商汪见大，“贷千金，贩木荆楚”。^⑩晚明

^①（日）左伯有一：《明末董氏之变》，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②佚名：《新纂四六合律判语》卷之下，“违禁取利”，见郭成伟、田涛编：《明清公牍秘本五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③焦竑：《澹园集》续集卷十，“郡茂才两山郭公暨配胡氏传”。

^④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藏略”四，“讼债霍洪练”。

^⑤温纯：《温恭毅集》卷十，“明寿官王君暨配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利玛窦授、李之藻演：《同文算指通编》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

^⑦焦竑：《澹园集》卷三十，“范长君本禹墓志铭”。

^⑧《休宁碎事》卷三，《徽商资料》，220页。

^⑨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明故处士兰田质斋李公墓志铭”，《徽商资料》，369页。

^⑩《婺源县志》卷三十一，“义行”二，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三，“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时代的徽州商人以资本雄厚、善于经营而闻名，他们在发迹之前多有以借贷的方式筹措资本的。对此明末金声认为：徽州商人“虽挟资行贾，实非己资，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费于其手，则俨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费也。冤哉民也，是所挟之资，非资也。”^①这表明，徽州商人的借贷经营是比较普遍的。李乐在《见闻杂记》中的一则记载对于说明商人借贷的普遍化十分有益：

先生（唐顺之一作者注）宗侄将为贾，苦于无本，商之先生。先生曰：“汝往市中间许多业贾者，其资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诸富人者乎？”侄还，白十有六七借人者。^②

随着商业性借贷的普遍化，借贷的形式有了新的变化，一种变相借贷性质的承包经营发展起来。如广州府商人郑辉宇，领“庾兆昌一百四十两之银”，“领（吴）卓凡之船”，出海经商。“因被风坏，船不得利而还。卓凡亦不愿得租船之息，收回其船”。^③这里的领船（租船），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借贷性质的承包经营，只不过借贷的不是货币资本，而是用于经营的实物资本，“租船之息”也不是简单的租金，而具有商业性实物资本借贷利息的性质。承包经营在时间上更容易持久，如《警世通言》中描写的仪真县私商徐能，“久揽山东王尚书府中一只大客船，装载客人，南来北往，每年纳还船租银两。……船上竖的是山东王尚书府的水牌，下水时，就是徐能包揽去了。”^④可见变相借贷性质的长期承包经营当是比较流行的。

2. 商业性借贷市场的约束机制

商业性借贷的普遍和流行，以一定的信用机制作为基础。事实上，借贷的整个运动——资金从贷者向借者的让渡和转移与从借者向贷者的回流和偿还，本身即是一种信用活动，这种活动的发生，必然建立在一定的道德诚信基础上。因为，没有一个人会自愿放弃货币，作为一宗交易，如果放贷者换取的是任何小于百分之百的还本可能性，那么他完全有理由将之取消，而放款人对还本可能性的预期首先基于对借款者的道德记录的了解和判断。在实际的借贷活动中，道德信誉良好的商人，借贷之路更为顺畅。如徽州商人鲍士臣，“资用乏绝，为主人赁以自贍。居无何，有客投宿，未达曙去，遗囊金于门，先生起如厕，见之，持白主人，请待客至而还之，主人慨然许焉。未久，客仓皇至，主人阅实界之，且道先生之义。客再拜，酬以金，不受。主人以是重先生，日为先生游扬，先生之名遂大著。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金于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四方之人，闻先生至，争先鬻其货，先生由是能蓄其财”。^⑤

商业性借贷的信用机制，更主要的表现为借款商人还债的信用。嘉靖年间徽州商人程锁的父亲“客死淮海”，资本尽丧，“乡人收责者屡相及于门”，程母“乃鬻田宅脱簪珥还之”。^⑥前引的徽商吴伯举偿还掌计所借的大额本利，有“客靳之曰：‘伟哉！夫已氏亡伯举金，不责足矣，乃今一举而割万六千以徇然诺，赢者曾几何缗？’伯举笑曰：

^①（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赈”，“金声与徐按院书”。

^②李乐：《见闻杂纪》卷九，九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谏略”四，“讼债郑辉宇”。

^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

^⑤歙县《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鲍先生传”，《徽商资料》，285页。

^⑥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林宁程长公墓表”。

‘……彼愧然而去者，又安知其不愧然而来？’”^①商人的还债信誉对于商业性借贷市场的良性运转十分重要，而就商业性借贷市场自身而言，其内部自然也会有一定的约束机制。“夫债不还于今，则借不通于后”，^②一个商人的借贷活动除非是偶然的和无需重复的，或者说借贷行为发生后借贷商人便永久地退出市场，否则他必须要对自己的还债信誉负责。歙县商人唐祁，“以善治生致多资。其父尝贷某甲金，后甲伪以失券告。祁曰：‘券虽无，事则有也。’偿之。既而他人以前券至责偿。祁曰：‘事虽伪，券则真也。’又偿之。人传为笑。祁曰：‘彼初能急吾亲，讵不足感也。’”^③同地商人汪伯龄，“始胜冠，辄从父兄入蜀，称贷以益资斧，榷茶雅州。……前后偿子钱家逾二万，中外度支称是，即今所就业庶几可埒素封”。^④这两则事例显示，一个成功的商人在面对利益与信誉的矛盾时，可能更加看重后者，因而在债务面前是不会选择脱赖的。一则关于山西伙计的史料记载：“祖父或以子母息勾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捨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⑤这是说那些千方百计偿还父祖债务的人被富商大贾争先招募为伙计而获得致富的机会，其所包含的对还债信誉的激励机制必然在市场上发生积极影响。

信用机制在市场内部规约着商人借贷的发展，司法体系也从市场外部为商业性借贷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约束和保护力量。明代法律并无关于商业性借贷的专门规定，“违禁取利”律条事实上是借贷行为的普遍适用的法规。如前所述，由于放贷的利率一般均在法定利率之内，又由于债务人偿还能力较强而不易导致债权人逼债等种种“违禁取利”行为，因此商业性放贷总体上与政府法规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债权人的利益也能够得到司法机关的支持和保护。在崇祯年间广州府的一例商业性借贷纠纷中，梁达之、梁穗生兄弟“出海贩盐为生，取利不贲，乃揭区宦之银二百金，久假不归”，久借无还。区宦告之于府，府拘梁穗生“限以还银始放”，并杖罚梁氏兄弟。^⑥在同期同地的另一则纠纷审理中，“吴廷隆三票借唐廷范银二百八十五两，据廷隆出有收票，谓已完过，然二百八十余金交易不小，而收票非廷范手笔，捏一何物许伯蕃代收，其为架空抵赖不待其辞之毕也。合断廷隆照票算还，但廷隆一无赖棍商，目下所可抵还前负者，止此一百三十根之木耳。委官同铺行估计，每根大者可值二十余金，断以十四根属之唐廷范，听其自卖，免廷隆之抗延耽搁致廷范之进退两难也。若廷隆愿以银易木，则亦听之。廷隆负心图赖，杖不蔽辜。”^⑦尽管这方面的案例相对有限，但对于说明问题还是有益的。这里，呈现在纠纷审理中的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和对拖欠者的制裁等司法精神与市场本身的信用机制恰相顺应。

3. 商业性借贷与生息资本的互动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五，“赠吴伯举序”。

^② 高拱：《高文襄公集》卷十六，“复给事中戴凤翔论巡抚海瑞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③ （近）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八，“唐祁”，合肥，黄山书社，2001。

^④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三，“处士汪隐翁配袁氏合葬墓志铭”。

^⑤ 沈思孝：《晋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又见王士性：《广志绎》卷之三，“江北四省”。

^⑥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署府藏略”二，“负债梁穗生等”。

^⑦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署府藏略”二，“负骗吴廷隆等”。

商业性借贷的普遍化、市场内部信用机制的建立和司法的制度性约束与保障，既说明了商业性借贷的发展水平，又反映了生息资本的商业性放贷的发展程度。实际上，商业性借贷与生息资本的商业性放贷是一个事物中互为因果互相促动的两个方面：任何无资少资的商人都会期望以定期或不定期交纳利息为条件从某个资本主那里借取资金经商谋利；一个经常进行放款的单位也可能拥有一些经常向之借贷的商人，根据与他们交易的经验了解了他们的道德程度和偿还能力，据此酌情向他们提供信贷以期从他们的商业利润中分享利息。在前引李乐记载的关于唐顺之与其宗侄商讨借本经商的事例中，

先生曰：“富人有本，只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负之尔，汝未暇求本，先须立信，信立，则我不求富人而富人当先觅汝矣。”^①

宋应星也说：“……缙绅素封之在太平之世也，稍有羡金，必牢藏，为终身与子孙之计。其在今日有钱闲著者，惟恐子息不生，耽耽访问故宦之家，子孙产存而金尽者，与行商坐贾有能而可信者，终朝俵放，以冀子钱……”^②可见大户向商人提供信贷的普遍程度。

随着借款商人与放贷者之间信用关系的加强，双方的信贷关系也能够保持一种长期和稳定的状态。前引《醒世姻缘传》中的童一品以每月二分行利借老陈公的本钱，“不敢在老陈公身上使欺心，利钱按季一交，本钱周年一算，如此有了好几年的光景。老陈公信这童一品是个好人，爽利发出一千银子本来与童一品合了伙计。本大利长，生意越发兴旺”。童一品死后，儿子童七继承父业，老陈公死后，“把这个乌银铺的本钱一千两，分在大掌家小陈公名下。这小陈公也依旧与童七开造银铺，生意也照常兴旺。”从后来两家结算总帐的对话中可知，每年算帐时童七大约交利钱200两，经过十五六年，共交纳利息3000两以上。^③如此算来，童、陈两家的信贷关系前后保持了20年左右。

稳定化的商业性信贷关系为商人带来的是稳定的经营资本，而放贷者获取的好处则是得到了长远的、低风险的收入，经过长期的利益互动和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以后，放款者还可能通过减免利息的形式承担商业经营中的亏损。如：陕西宗室朱惟及，“以子钱择人及戚属贫者，使贾吴越燕晋而宽其力不能偿者”。^④章州富室高智，“有欠债者，岁终虽原本亦无之，究其所以，贫不能数，遂馈之酒肉诸物，以为迎岁之用，新正即收为贾，后遂两得其利。资厚其出，利薄其入，毕竟亏折者则焚其券，……视其门下作贾及江南北为商者如其亲友，未尝恃财而轻有所简傲。”^⑤

《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江陵人郭七郎，“父亲在日，做江湘大商，七郎常随着船上去走的。父亲死过，是他当家了，真个是家资巨万，产业广延”，“江、淮、河朔的贾客，多是领他重本贸易”。这些商人，“仗他资本营运，毕竟有些便宜处”，“本钱越弄越大，所以富的人只管富了”。商人张多宝“领了他几万银子，到京都做生意，去了几年，久无音信”，于是郭七郎前去讨债。原来张多宝“在京都开几处解典库，又有几所绸缎铺”，“见七郎到了，是个江湘债主，起初进京时节，多亏他的几万本钱做桩，才做得开，

^① 李乐：《见闻杂纪》卷九，九十七。

^② 宋应星：《野议》，“风俗议”，《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③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回。

^④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永寿府辅国中尉友槐公墓志铭”。

^⑤ 李开先：《李开先集》“闲居集”之九，“墓表”，“听选官高君墓表”。

成得这个大气概。……不待七郎开口，把从前连本连利一算，约该有十来万了，就如数搬将出来，一手交兑，口里道：‘只因京都多事，脱身不得，亦且掣了重资，江湖上难走。又不敢轻易托人，所以迟了几年。今得七郎自身到此，交明了此一宗，实为两便。’”

①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第一，一些商人依赖稳定的大额借贷资金进行商业经营，通过经营中的积累形成资本规模的扩大。第二，商人在年轻时南来北往，余贩经营，积累了大量财富，由于年老或传代等原因，这些财富可能不再用于商业经营，其中相当的部分会成为生息资本，这些生息资本通过稳定化的商业性放贷向商业领域回流，很大程度上成为潜在的商业资本。

（四）小结

借贷是晚明商人面向社会进行资本筹集的一种重要方式。私人关系的商业性信贷广泛通行，借贷途径的多样化也有利于商人的社会融资。风险机制在借贷市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使得商人借贷的利息率相对较低，既大大低于消费性借贷的利息率，又低于市场平均利息率，总体上在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甚至相当多的商业性借贷的利息还较法定利息为低，这种状况对商人借贷的实现同样有利。经常在市场上活跃的商人受到市场内生的约束机制的影响，不能认为他们的还债信用多么恶劣。由于商业性放贷行为与政府法规之间一般没有根本冲突，放贷人的利益也能够得到司法机关的保护，因而他们有理由愿意向商人提供信贷以期从他们的商业利润中分享利息。借助于市场内部的信用机制的约束和司法体系的强制性保障，长期而稳定的商业性借贷得以实现。

三、合伙集资

合伙是一种古老的经济联合方式。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合伙经商的历史久远。《史记》中记载管仲在回忆早年经历时说：“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②表明合伙经营在先秦时即可能存在。历史上，合伙又称为“合本”，如南北朝时张邱建所著《算经》中有算术题说：“今有甲持钱二十，乙持钱五十，丙持钱四十，丁持钱三十，戊持钱六十，凡五人合本治生，得利二万五千六百三十五。欲以本钱多少分之。问各人得几何？”^③至宋代，“连财合本”经营的情况已不少见。^④

晚明时代，商业合伙十分普遍，不仅关于“合本”或“合伙”经营的记载大量见于有关商人活动的文献和民间商用书中，而且合伙协议呈书面化和规范化发展，如《新刻

^①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二卷，“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船”。

^②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二，“列传”第二，“管晏”。

^③ 张邱建：《算经》卷下，见《算经十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根据该书卷中第十三题，“今有率户出绢三匹，依贫富欲以九等出之，令户各差出二丈”的说法，与《魏书·食货志》所载的显文帝天安元年（466年）“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相符合，又因为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均田法，三等九品的户调法遂废弃不行，由此可断定张邱建作《算经》的年代大体为466年到485年之间。唐代张建的《算经》中有例题与此题相同，杨国桢先生据此认为“明确指明为合本的，似在唐代”（杨国桢：《明清以来商人合本经营的契约形式》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3）），现在看来，此说法不妥。

^④ 参见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52—5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所载的“同本合约”格式：

立合约人 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以两同商议，合本求利，凭中见，各出本银若干，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得利钱，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竭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得支动店银，混乱帐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苦乐均受，不得匿私肥己。如犯此议者，神人共殛。今欲有凭，立此合约，一样两纸，为后照用”。^①

从这一“同本合约”的内容上看，晚明时代“合本”的基本特征与当代合伙企业的组织精神和组织形式大致相同。^②

从不同的角度看，合伙既是一种企业组织模式，又是一种产业经营形式，也是一种资本构成方式。就后者而言，其基本特征是集资，即共同出资，也就是两个以上的投资人自愿协议地进行资本集合，这种资本集合对晚明商人而言通常具有资本筹集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主观动机上，商人往往通过寻求合伙人的方法吸引社会投资形成集合资本以解决资金困难；在客观效果上，商业合伙的运用与发展，对于晚明商人的社会集资和资本规模扩张产生了积极作用。从资本筹集的角度探讨合伙，是这里的基本出发点。

（一）合伙集资的实现

合伙是社会公民之间出于营利目的而自发自愿的协议契约行为，也就是说，只要出资人之间愿意，就可能进行合伙，既无须到政府部门申请资格，也无须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在合伙的结成之初，出资人之间通常要对合资后的权利、义务及其它具体的经营细节进行协商，协商的结果可以以合同规定，也可只进行口头承认和约定。在一般的情形下，订立正式合伙合同时，要请中人到场。但无论是订立正式合同还是只凭口头约定，都不影响合伙人之间自由自愿的协议契约关系。作为民间社会中的一种私约行为，合伙具有出资自由、联合简便、形式简单等特点，在晚明商业活动中也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

其一，在资本组织的形成之初，也就是说在某项经营活动发起之时，合伙集资行为即可能发生。如陕西朝邑县人石象，“君兄弟与泾阳人郝君父子善，各以母钱同鬻财，两家以此起，无间言”。^③徽州人程锁的父亲客死他乡，资本尽丧，程锁“乃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④《型世言》中描写陕西西安府镇安县乐善村村民李良雨与本村人吕达“合了伙，定要出去，在邻县颌阳县生理，收拾了个把银子本钱。”^⑤

其二，合伙集资时常作为对原有独资企业的调整而发生。独资商人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困难，可以通过邀人入伙的方式吸引新的资金注入。小说《欢喜冤家》中描写杭州府余杭县杂货铺商王小山，“乏本添生，以致店中有张没李，看看不像起来了”，便欲吸引富裕邻居张二官投资入伙。张二官学业无成，“正要寻生意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① 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275页。另据杨国桢先生研究，明代万历以后民间刊刻的其它日用杂书，如《尺牍双鱼》、《雁鱼锦笺》、《云锦书笺》、《鳌头杂字》等所载合伙契约的契式与此完全一致。（杨国桢：《明清以来商人合本经营的契约形式》）

^② 按照当代商法的解释，所谓合伙是指“由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王远明、甄峰主编：《商法学》，13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

^③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奢宾石君墓志铭”。

^④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⑤ 陆人龙：《型世言》第三十七回，“西安府夫别妻 郃阳县男化女”。

找来中人订立合伙文书，张二官出银三百两，约定“有利均分，不得欺心”。^①作为对原有独资组织的一种调整，即使暂无资本困难的独资商人，为了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企业的长远发展，似乎也不排斥合伙集资。例如《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徽州商人金朝奉在浙江台州府天台县开当铺，有“徽州程朝奉，就是金朝奉的舅子，领着亲儿阿寿，打从徽州来，要与金朝奉合伙开当的。”^②陕西咸宁商人张克量经营有方，兰州人曹佐“求与公伙”，两人经商数年，获得成功。^③徽州商人高应鹏，“里人丁氏、莫氏从季公贾，阑处数千缗”；后又有“里中二三子，雅从季公游，季公时时遣侍史问其家及其乏”。^④这里的所谓“从游”者，很可能是以少量资本注入原有组织并参与经营的合资人。

其三，商业性借贷关系很容易向合伙集资转化。《醒世姻缘传》描写狄希陈缺少上任的盘缠，童奶奶道：“……问相太爷要五百两，……你把当铺里的本钱拨五百两给相太爷，抵还他借的那五百银子。当铺里有了相太爷的五百本钱，这不就和相太爷是‘伙计’了？有了相太爷在内照管，咱这铺子就可以照当的……”^⑤这是亲属之间由借贷关系发展为合伙关系。前引的“以子钱择人及戚属贫者”使之经商的陕西宗室朱惟及，后来发展到“贾伙至数十百人”。^⑥所谓“贾伙”，可能既包括向朱氏借贷的“领本”者，也包括由借贷发展而来的合伙人。《连城璧》描写扬州府泰州盐场富裕灶户施达卿，原以烧盐起家，发财后便“只是发本钱与别人烧，自己坐收其利。家资虽不上半万，每年的出息到也有数千”。“只见做人信实的，要银就发，不论多寡，人都要图他下次，再没一个赖他的。只是利心太重，烧出盐来，除使用之外，他得七分，烧的只得三分。”^⑦小说中描写的是制盐业中的借贷向合伙转化的情形，其转化形式对于商业领域同样适用。实际上，在商人借贷经营过程中，随着贷借双方人事关系和信用程度的发展，只要他们愿意对结算方式做出调整，用按照约定比例分享借款人经营利润的方式取代原有的固定本金和利息的偿还，即由借贷关系发展为合伙关系。

其四，同业商人或经营性质相同的企业以合伙的方式进行合并或重组。《喻世明言》描写的南京应天府上元县人黄善聪女扮男装随父亲黄老实到庐州贩卖香货，两年后黄老实病死庐州。隔壁客房的李英，“也是个贩香客人，又同是应天府人氏”，黄善聪便与其“结为异姓兄弟，合伙生理”，“于是收拾资本，都交付与李英。李英剩下的货物，和那帐目，”也交付与她，约定一人采购运货，一人销售收帐，如此合伙了七年。^⑧《初刻拍案惊奇》描写豫章谢姓富翁，“隐名在商贾间”，其女谢小娥许配给历阳大贾段居贞，于是“两姓合为一家，同舟载货，往来吴楚之间。两家弟兄、子侄、童仆等众，约有数十余人，尽在船内。贸易顺济，辘重充盈。如是几年，江湖上多晓得是谢家船”。^⑨《型

^①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九回，“乖二官骗落美人局”，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② 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第十卷，“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③ 康海：《对山集》卷四十二，“处士张公配赵氏合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 江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七，“明故征侍判忻州事高季公墓志铭”。

^⑤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四回。

^⑥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十一，“明永寿府辅国中尉友槐公墓志铭”。

^⑦ 李渔：《连城璧》，“外编”二，“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变女成男”。

^⑧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⑨ 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九卷，“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顾起元的《客座赘语》中（卷六，“谢小娥”，北京，中华书局，1997）记有此事。

世言》描写武昌人蒋德修，“向来随父亲做些杂柴生理，后来父亲年老，……要叫他出去，到汉阳贩米”，又担心他年纪小，折了本钱。蒋德修的舅舅柳长茂，“向来也做杂柴”，便要与他“合了伙计同做”，于是“请柳长茂过来，两边计议，写了和同”，便同往汉阳贩米。^①

由上可见，合伙集资在晚明商业企业活动的很多场合——成立之初、调整之时、借贷之后、重组之中——均会发生，表明商人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随时遇有合伙的机会，他们以合伙的方式实现资本的集合并无根本性的困难。

值得说明的是，在上引材料中，合伙集资者之间的关系大多是或亲戚、或朋友、或近邻、或同乡，表明合伙集资需要一定的人际关系基础方能进行。其实，按照当代经济理论的观点，“合伙的最大特点，就是强调‘人的联合’（即合伙人的联合）”，^②这一特点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合伙组织当同样适用，这就决定了晚明合伙集资的实现以出资者之间的了解、熟悉和信任为前提，因而出现上述情况是情理之中的。即使是原本陌生者之间的合伙，也会以结拜兄弟、联姻通好等人为使然的拟血缘亲情、亲属关系增进感情强化道德信誉，在上引资料中已有这方面的反映，类似者还如：“沈靖宇与沈鸿宇同姓不宗，合本贸易，称莫逆交有年矣。靖宇有子胤祚，鸿宇欲得而东床之。”^③也许在当时的商人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降低潜在的道德风险，增加彼此“同心揭胆”、“苦乐均受”的保险系数。在这一点上，具有天然血缘亲情关系的宗族之间的合伙集资可能障碍更小，风险更低，更容易实现。

（二）家族合伙分析——以徽州商人为典型

晚明商人的合伙集资活动中包含着大量的家族行动，尤以徽州商人为典型。在关于徽商活动的记载中，家族关系内合伙集资的情形比较多见，表明家族合伙在徽州商人中是普遍的现象，这也是目前学界的共识。^④

学界对于徽州商人的家族合伙有这样一种认识，即：徽州商人的合伙似乎只是以其所属家族为限度，排斥外姓人的资本入伙，虽然在经营中可能有外姓人加入，但未必能够形成合资关系，即便是“大商人的资本关系”，也“还限制于家族范围”。因而家族制是“限制资本聚集的重要因素”。^⑤

其实，晚明时代的家族制度是否是限制商人资本聚集的因素，或者说家族合伙是否会不利于商人进行资本的集中，尚是一个有待推敲的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首先从家族合伙与非家族合伙的集资规模的比较入手。

合伙集资规模的大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要取决于入伙人的投资数额、资本入伙的人数和合伙经营的时间。从资本筹集的角度看，合伙多是中小商人之间采用的行为，因为大资本商人可能无须以合伙的方式进行资本集合，即使合伙中有大商人参加，往往

^① 陆人龙：《型世言》第三十八回，“妖狐巧合良缘 蒋郎终携伉丽”。

^② 沈四宝：《西方国家公司法概论》，4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③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二十，“判语部”，“母党祸延血女事”。

^④ 主要参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74—75页；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74—75页。

^⑤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242、245页。傅衣凌先生较早地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徽商的宗族合伙，总体上“限制了徽商的行动”（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74—76页）。

也多是他们出于规避经营风险目的而采取的分散投资行为，因而在单个合伙行动中往往表现为较小的出资数额。故而，从总体上看，晚明合伙人的出资数额一般不会很大，在这一点上，家族合伙和非家族合伙道理相同。因此，在比较的意义上，入伙人的投资数额可不作为影响两者规模的主要因素，而合伙的稳定性即合伙经营的时间和以资本入伙的人数对合伙集资规模的影响似乎更直接更实际，我们的比较也从这一视角着手。

先看非家族合伙的情况。检视上一小节中的资料，可以发现非家族关系的资本合伙者多为两个经济单位（两人或两家），有明确描述的合伙经营时间最长的是七年（《喻世明言》描写的黄善聪和李英的合伙）。应该说明的是，在上述资料中，对合伙时间有明确记载的并不多见，关于合伙的其它资料也大致如此。为统计方便，现将上文中未见的非家族合伙资料的情况列表如下：

表 1-2 晚明非家族合伙的人数、经营时间情况表

编号	合伙情况	人数	时间	资料来源
1	船头禀道：“这两个人原是小人合本撑船伙计，因盗了资本，背地逃走，两三年不见面”。	3 人	不详	《醒世恒言》卷三十六
2	西门庆与乔大户各出五百两银子，派人到扬州支盐，后以此本利合伙开缎子铺。	2 人	略	《金瓶梅》第五十一回
3	陈敬济与春梅各出五百两本钱，合伙开酒楼。	2 人	略	《金瓶梅》第九十九回
4	明州夏主簿与富民林氏共出本钱“做那沽拍生理”，因分利不清而诉讼。	2 人	不详	《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六
5	长州人张准，“有常清者与共事，货视准才什一，中分其息，犹以为未足，讼于官”。	2 人	不详	隆庆《长州县志》卷十四
6	山右人王次楼，“与南陵居民光玉之合伙，买船撑驾……往江宁货卖”。	2 人	不详	《资治新书》二集，卷十六
7	成珪与周智，合伙经营缎铺。“开得十多个年头，”结帐分伙。	2 人	10 多年	《醋葫芦》第一回

此外，晚明算术书《算法统宗》^①卷二“差分”和《同文算指通编》^②卷二“差分”中设计有许多合伙经商的例题，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例题看作是对晚明非家族合伙情况的一种间接反映的话，那么它们对于了解非家族合伙的人数及经营时间也十分有益。见下表：

表 1-3 晚明算书例题中合伙的人数、经营时间情况表

编号	合伙人数	合伙时间	资料来源
1	元亨利贞四人	1 年	《算法统宗校释》
2	甲乙丙三人	甲 1 年，乙 8 个月，丙 5 个月	同上
3	赵钱孙李四人	赵 5 年 11 个月，钱 3 年 8 个月，孙 2 年 3 个月，李 1 年 2 个月	同上

^① 该书的编著者是程大位（1533-1607），本文使用的是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年据康熙五十五年翻刻本的影印版本，名为《算法统宗校释》。

^② 该书为利玛窦授、李之藻演，本文使用的丛书集成初编本。

4	甲乙丙丁四人	不详	《同文算指通编》
5	甲乙丙三人	不详	同上
6	甲乙丙三人	甲 8 个月, 己 6 个月, 丙 10 个月	同上
7	甲乙丙三人	甲 10 个月, 己 7 个月, 丙 2 个月	同上
8	甲乙丙丁四人	不详	同上
9	甲乙丙三人	不详	同上
10	甲乙丙三人	甲 1 年, 己 8 个月, 丙 10 个月	同上
11	甲乙丙三人	甲 1 年, 己 10 个月, 丙 8 个月	同上
12	甲乙丙三人	甲 1 年, 己 8 个月, 丙 4 个月	同上
13	甲乙丙三人	不详	同上
14	甲乙二人	不详	同上
15	甲乙二人	不详	同上
16	甲乙丙三人	不详	同上
17	甲乙丙丁四人	2 年	同上

从表中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 晚明非家族关系的合伙大多数是两、三人之间的合伙, 四人之间的合伙似乎是非家族合伙的人数最多的情况。非家族合伙的经营时间在一两年范围内的情况比较常见, 超过五年以上的实属个别 (如表 1—3 编号 3), 最长者不过十多年 (仅一例, 表 1—2 编号 7)。当然, 合伙的解散主要取决于合伙人的自愿, 其具体理由可能是多方面的 (至少包括市场情况、经营效果、信任程度、道德信用状况及天灾人祸等因素)。在上述材料来中, 合伙的终结大多数是因为合伙本身是经营贩运业务的一次性合伙, 贩运结束, 即除本分利中断合伙 (如表 1—2 编号 1, 表 1—3 中的情况也大多如此); 有的是在合伙经营中发生纠纷引起诉讼, 以至于合伙关系难以维持 (如表 1—2 编号 2、4、5)。

再看家族合伙的相关情况。见下表:

表 1—4 晚明徽商家族合伙的人数、经营时间情况表

编号	合伙情况	人数	时间	资料来源
1	许文广, “与兄文卿公合资商游”。	2 人	不详	《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八 ^①
2	高应鹏, “从伯兄合钱千缗乃受贾……珍十年而饶”。	2 人	10 年	《太函集》卷四十七
3	鲍继登, “与诸父合业”。	3 人以上	不详	《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二 ^②
4	厚村孙氏, 文佳、文仲、文佐、文俸, 合志同财, 起家两淮盐策。	4 人	不详	天启《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三 ^③

^① 《徽商资料》, 67 页。

^② 《徽商资料》, 142 页。

^③ 见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四章,《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 191 页。

5	郑氏，元祐、元颢、逢旸、逢春、师尹、大前兄弟，“原三十九年合伙拊买杉木”，四十一年散伙。	7 人	2 年	《万历四十一年祁门郑元祐等立清单合同文约》 ^①
6	程锁，“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久之，业駸駸起”。	10 人	较长	《太函集》卷六十一
7	程季公，“诸程聚族而从公，……行之四十年，诸程并以不赀起”。	多人	40 年	《太函集》卷五十二
8	汪道昆的祖父“客东海诸郡中。于是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凡出入必公决策”。	10 人以上	不详	《太函集》卷四十三

表中资料有的虽然未见明确的合伙字样，但从其具体情形判断，应属合伙行为。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徽州商人家族合伙的人数有两人者（编号 1、2），三人以上至十人的合伙则比较多见（编号 3—7），也可能有十人以上合伙的情况（编号 8）；有确切反映的合伙经营时间少则两年，多则十年以上，更长者可达四十年左右。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认为，家族合伙中的入伙人数和合伙经营时间可能大大超过非家族合伙，按照前面的逻辑分析，这意味着家族合伙的集资规模较非家族合伙的集资规模要大，因而家族关系的合伙比非家族关系的合伙通常更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中。

其次，家族合伙行为或许是徽商在面临合伙机会时的首选方式，但除非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有某种明确的观念支配着徽州商人完全自觉地仅仅以“家族为限”进行合伙集资，或者能够证明所有徽商的合伙行为皆是如此，否则认为他们拒绝非家族关系者的资本入伙便难以成立。我们发现的证据却能够说明，徽州商人并不排斥与非家族关系者的资本联合。比如徽州商人汪鏜，“去海上业贾，息钱恒倍，入居吴越。尝与人分财，人欺处士，多取。”^②再如徽商王景纯，“诸从贾者为奸利，所司迹捕，计纂父为质，围守其舍”。^③这里描述的“与人分财”和所谓“从贾者”，应是对徽州商人与非家族关系者合伙的反映。李维桢在关于徽商许光禄的一则记述中写道：“君用盐筴贾武林，与同事者约，尽一岁而更。岁属君，息辄什倍。君谋新其室，同事者曰：‘土木费不赀，赀可立尽耳’。谋析赀以困之，有二弟亦以为言。君诺”。^④就是说在许某的合伙组织中，入伙者既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弟弟，也有家族之外的“同事者”。可见，从徽州商人多家族合伙这一现象中我们不能推断出他们的集资活动是拘囿于纯粹的家族关系圈子内，事实是，家族合伙并不影响徽商从家族组织之外聚集资本。

第三，家族制度限制了商人资本的聚集及徽商的商事活动因为家族合伙而受到局限的判断，在逻辑上与徽商在明清商界中的实际地位不能呼应，也无法对在素有“东南邹鲁”之称的徽州地区孕育出执明清商界之牛耳的徽商团体的事实进行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我们知道，聚族而居、较强的宗法宗族观念和发达的宗族组织是徽州区域社会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在徽商合伙集资活动中则具体表现为多家族合伙行为，而血缘家族关系网中的天然亲近感和相对良好的信任与道德信用对加强合伙集资的稳定是有利

^① 见王钰欣、周绍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三。

^②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处士鏜公传”，《徽商资料》，474 页。

^③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七十一，“王景纯家传”。

^④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六十九，“许光禄家传”。

的,从而使徽商合伙集资规模的持续扩大成为可能,所以多家族合伙的现象至少在资本聚集方面能够为徽商团体长期雄踞商界的事实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另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诸子均分制是财产继承方面普遍适用的现实原则,这种制度在徽州地区可能更为典型。^①在诸子均分制度下,一个商人苦心经营积累起大量的资本,经后代的袭业均分而变得越发零细分散,相当多的部分可能退出商业领域,因而这一制度不利于以家庭为单位的资本积累,对于社会资本的集中也有相当的负面影响。通过家族合伙,虽不改变分属的产权性质,但避免了资本机能的进一步分解,或将家族范围内的分散资金重新集中起来以发挥商业资本的机能。

总之,本文的看法是,家族制度、家族合伙并不构成商业资本聚集的限制性因素,相反,发掘和利用这种社会资源能够使商人资本的聚集与扩张更加容易和顺畅地实现。这一观点在以后的讨论中也会得到侧面的支持。

(三) 合伙集资的类型:普通合伙、有限合伙——以“附本”制度为重点的考察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的意义上对明清时期的合伙类型进行了分析,主要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根据合伙组织中资本和劳动的地位的不同,将明清时期的合伙分为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合伙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合伙两种类型。其中,资本与资本的合伙指合伙人是以货币资金、货物及房屋门面等实物形式的资本投入合伙;资本与劳动的合伙指实物形式的资本与经营者的劳动及能力之间的合伙。^②一般而言,前者属于“狭义的资本合伙”,“习惯上又称为合本”;而后者“按照历史上形成的名词,可以称为东伙结合。”^③另一种意见依据实现形式的不同,对明清时期的合伙作“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的区分。认为前者既包括资本与资本的合伙,也包括资本与劳动的合伙,其特点是不对合伙资本进行等额的股份划分;后者将全部合伙资本等分为若干的“股”、“份”,合伙人按所占份额分配收益,由此产生的意义在于对股份指标可作“资本股份”和“收益股份”的进一步分别,从而在合伙组织中形成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对合伙资本的良性运转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④

上述对合伙类型的划分从各自的角度看无疑是贴切的和有意义的,但这些划分对晚明时代存在的具有“有限合伙”意义的合伙类型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根据合伙人的责任的不同,合伙又可分为普通合伙与有限合伙两种类型。所谓普通合伙,即一般意义上的合伙,强调合伙人共同出面,共同投资,共同管理、分担业务并共同对合伙债务负无限连带清偿责任。有限合伙,指由有限责任的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组成的合伙。^⑤实际上,有限合伙概念(*limited partnership*)的产生源于中世纪晚期欧洲的“隐名合伙”制

^① 参见栾成显:《中国封建社会诸子均分制述论——以徽州文书所见为中心》,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② 参见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第二章第四节。

^③ 罗冬阳:《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载《东北师大学报》,2003(1)。

^④ 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合伙”经济中的两种不同实现形式》,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4)。

^⑤ 沈四宝:《西方国家公司法概论》,40—41页。依据该著中的观点,在有限合伙中,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享有不同权力,承担不同的责任。首先,普通合伙人无需将财产直接交给合伙;但有限合伙人必须出具合伙资金才能成为合伙人。其次,普通合伙人拥有参与管理和控制合伙的全部权利和权力;有限合伙人无此权限。第三,普通合伙人的收益是不固定的,对合伙债务和民事行为负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可以确定其每年的收益,对合伙债务和民事行为所承担的责任,仅以其出资额为限。

度。在 15、16 世纪欧洲的航海贸易中，一些资本主以资产委托船舶所有人或其他出海贸易者代为经营而不亲自参加海外冒险，赢利时与被委托人共同分配，亏损时在出资的范围内负有限责任，这种“委托”形式下的合伙即为“隐名合伙”制度，是欧洲有限合伙的早期形式。^①尽管在我们已经发现的关于晚明时代的商业合伙的史料中，既没有“有限合伙”的概念，也没有“隐名合伙”的名词，但具有此种意义的合伙类型是存在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出资者将资金委托给其所属经济单位之外的商人代为经营，属于附于商人的经营资本中藉以取利，在史料记载中常常被称为“附本”或“附金”。

比如：苏州府长洲县商人张冲，“常代兄服贾燕京，归途闻父病，乃倍道行，遇盗斫伤其肱，尽劫所贾金，然故人所附金未失也”。^②可见张冲的经营资本中有一部分是他人附本。徽州商人程神保，长期在清源、淮扬间往返营商，资本雄厚，有“宗人子扬与从兄贵通，各以百金附神保行贾，神保为供子钱十年，而贵通室灾，延烧殆尽。宗人谓神保：‘两家坐而得子钱十年，奚啻倍称之息。今且灾，可无与母钱’。神保执不可，……卒不肯负责通”。^③这表明商人程神保至少接受了两个亲属的附本，经营时间在十年以上。徽州商人吴珮死后，其妻汪氏“举处士遗金授能者，任转毂，居数岁，累百金。”^④徽人顾某，“邻舍火，火其家，家大困。……恭人（顾某之母杨氏——作者注）乃脱簪珥，授族人之善贾者，贾大梁，岁计其赢，取以自给。”^⑤徽州大商人阮弼在芜湖经商，“其族母私蓄数十缗，阴托长公取息。有顷，族母亡。长公握子母钱毕归其子。其子不知所出，力却之，长公语之故，稽首而后受。”^⑥附本的绝对数额也可能很大。如休宁商人金弁在经营过程中，“嘉善顾九槐以金五百属公而息之，会倭变作，公避归而顾随歿，明年以金子母还其家，诸子愕然曰：‘无此金也’相让者久之乃受。”^⑦姚士林在《见只编》中也有一则类似的记述：

有夏姓者，住嘉兴秋泾桥。夏与徽商吴氏纲纪某甲甚昵。甲有私囊五百金，欲藉主人生息，惧为见疑，乃驾言于吴曰：“邻人夏有少积，欲赖主人废著，冀得子钱，然又不欲使人知也。”吴信而收置，为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一日，甲暂归新安，暴病死。未几，吴检校母钱，遣人邀夏，密语曰：“向托某甲寄银五百，今且得千有八百，公安得坐享其利而仆独任其劳乎？”悉以银置其前。夏，黠儿也，虽心骇而口漫承之，为拜谢挈还。自此遂至饶富。……^⑧姚士林记述的是嘉兴人夏某冒领不义之财的故事，故事中的纲纪某甲与夏某关系“甚昵”，便以夏某的名义附本于吴姓商人代为经营。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可以发现，第一，附本者将资金托付给商人之后，既不以本人的

^① 参见（美）詹姆斯·W.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602—603 页，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作者在对这种合伙形式的描述中将之称为“‘委托’型的合伙制”，即“一个不予限定责任的实际经营的合伙人，与一个以一笔确定数额为保险金的投资合伙人，所结成的一种业务关系”。在当代商法中，这种制度被称为“隐名合伙制度”。（王远明、甄峰主编：《商法学》，67 页）

^② （隆庆）《长洲县志》，卷十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③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七十三，“程神保传”。

^④ 汪道昆：《太函集》卷七十一，“西南吴氏祠堂记”。

^⑤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六，“明诰封恭人顾母杨氏墓志铭”。

^⑥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五，“明赐级阮长公传”。

^⑦ 焦竑：《澹园集》卷三十，“太医院吏目面山金公暨培江氏墓志铭”。

^⑧ 姚士林：《见只编》卷中，丛书集成初编本。

名义出面，也不亲自参与或过问经营，资本的经营管理和商业活动的执行完全由实际经营的商人掌握。第二，附本者以资本入伙的形式出资后，不是按固定的放贷利息获得收益，而是依据其投资数额及合伙对象的总体经营利润分享经营红利，这在程神保的从兄获取“奚啻倍称之息”和 500 两银附本数年后本利达 1800 两这两则事例中有明确的体现。第三，虽然材料中对经营亏损及负债情况下的责任问题没有显示，但可以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要出资人的商人当负有无限连带责任，而附本者的责任应以其所投入的资本额为限度。可见，晚明时代的附本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与同时期欧洲的隐名合伙极为类似的有限合伙制度。

因此，晚明时代的商业合伙确可分为普通合伙与有限合伙两种类型。其中，普通合伙即前文所述的狭义合伙，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承担无限责任；而匿名出资的附本入伙则属于有限合伙。至于东伙结合形式的合伙，原则上应由提供货币、实物资本的合伙人负担无限责任，人力入伙者只作为有限责任的合伙人，因此一般属于有限合伙的类型；但是如果东伙双方对债务问题别有约定，如贵池县商人倪遂向胡珮“领身本银一千两，贸易五载”，双方当初立议，“得失均沾”，^①则应按约定实际分配债务。^②

在晚明有限合伙的类型中，作为有限合伙人的附本者在出资形式及权利、义务上与近代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普通持股人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因而有限合伙类型中的附本制度似乎是近于合伙制度和公司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在晚明时代的商业生活中，附本制度更有利于商人广泛吸引社会投资，对于增强商业资本的社会融资能力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例如：嘉靖、万历年间的歙县商人方景真，“故在荆州，将以贾茶入蜀，资斧莖莖，闻者争附之，輦二千缗一日至。”^③万历年间的休宁商人程某（号次公），“善心计。故人厚善者，率以货附次公，次公为息至倍蓰，家赖以起。”^④明末清初的徽州商人江国政，“业贾淮阴，亲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公诚实持躬，丝毫不苟。”^⑤徽州商人汪通保，“始成童，以积著居上海。倜傥负大节，倾贤豪，上海人多处士能，争附处士。初，处士受贾，资不逾中人，既日益饶，附处士者日益众，处士乃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诸子弟，四面开户以居，客至则四面迎之，户无留履。”^⑥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想见晚明商人通过广泛接受外界附本入伙进行资本筹集和资本扩张的情形，这为商业企业的做大做强提供了基础。由此可见，有限合伙类型中的附本制度似乎表明晚明商业资本筹集的社会性可能向更高程度发展的潜力，对晚明商业合伙类型作普通合伙与有限合伙的划分并进行更深入地讨论于理解这种发展潜力是有意义的。

（四）合伙纠纷及其司法审判

合伙纠纷是合伙人之间基于合伙事务发生的纠纷。关于合伙纠纷及其司法审判的材

^① 余象斗：《廉明奇判公案傳》下卷，“债负类”，“宋侯判取财本”，古本小说集成本。

^② 入清以后，对这种合伙中的债务责任认定，原则上也大体如此，不过在实际执行中可能更加明确和细化。如在清代中叶陕西的工商业合伙中，对于“东伙结合”的合伙组织所欠债务，“债主一般向资东索偿”，“但实际债务责任人的确定则根据负债合伙组织内部的约定处理”，司法审判中也要“考虑资东与领本伙计间权利与责任平衡”。（参见罗冬阳：《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儒侠传”。

^④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寿草市程次公六十序”。

^⑤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九，“清故处士国政公传”，《徽商资料》，64 页。

^⑥ 汪道昆：《太函副墨》卷四，“汪处士传”。

料主要来自崇祯年间任广州府推官的颜俊彦所审理的相关案件。从这些案件来看，首先，导致诉讼的合伙纠纷大多源于帐目结算时的争议。如：

审得黄振初与陈怀德合伙贸丝，结帐不明而争，争而讼。旋有为之解纷者，而愿息以进。愚民无知，亦上台所必矜也。各杖之。^①

审得冯湛吾与冯参宇同本贩谷，因结算不明，遂致兴讼，奉宪拘质，两造具息，似可俯从。各杖，以惩其多事。^②

审得朱兴、叶茂以伙采甘石，揭算不明而讼。今甘石已行禁止，尚堪以此为蛮触之斗乎？其亲周顒子等劝息，两造亦复翻然，姑免深求，各杖之，以儆其贪。^③

审得严氏夫李君亮与明惟存合伙贩鱼营生，君亮客死，严氏与惟存辈结算帐目，中有齟齬，遂激而讼，讼而以杀夫为词，则构状者之罪也。奉宪拘审，两造悔息，严氏女流无可深秋，姑杖其干审之明从吾，以惩其妄，明惟存起爨有因，并杖。^④

以上四例是由于结帐争议引致的诉讼，由于诉讼双方撤诉而退出司法程序。对于这种情形，司法机关即不再干预，只施以杖刑以示惩戒，至于合伙人如何清算帐目，听其自理。

只要发生纠纷的合伙双方愿意，就能够借助法庭的判决进行结帐。例如：“关伦与李斗璉共本而商，斗璉远贩未归，伦急于对算，数叫呼其家。……今经算明，亦随以息进矣。”^⑤倘若当事人对法庭判决的结帐结果表示不服，即可提起二次诉讼，对唐灿玄与梁星阁的合伙纠纷审理即是一例。此二人“共本逐末，以结帐不清遂兴雀角”，初审时法官“据簿与算”，断梁星阁“该贴还灿玄银二十三两二钱四分五厘”，宣判后仍“彼此相哄，不肯服也”，遂兴二审。二审中法官“再与当堂覆算”，并传“原中黄砺庭等细算竟日”，而“灿玄别出合同，称尚有本银三百余两”，经原中人的辨别被认为是伪证，鉴于双方再无提交新的证据，因而维持原判，“依簿公算断给”。^⑥

其次，合伙者在经营过程中也可能发生纠纷并提请司法裁决。比如：

审得卢良佐与陈纯衷以共养鱼塘启爨，所争甚微而架词渎宪。奉行拘质，旋具息词以进。审无别情，姑各杖之，以儆多事。^⑦

再如，商人胡一敏与周九赋“共本贩卖桅木过黄江”，该纳税银一百六十五两，二人只缴五十两，“尚欠一百十五两未完”。又二人原以合伙的名义向贩绸客人金文借贷，“尚欠本利银二百四十七两未完”。由于胡一敏欲推周九赋单独偿还这两项债务，“遂致雀角”，兴起诉讼。法官在经过事实认定之后，判决“一敏、九赋应两股对认”。鉴于二人没有现银抵债，法庭将“周九赋存有桅木三十一株，胡一敏存有桅木二十八株，相应委官公估作价，抵还饷银并金文之债”，强制执行了“得失均沾”的合伙规则。^⑧

上述两例表明，司法机关在审理合伙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时，只对申诉的具体问

^①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藏略”二，“息讼黄振初”。

^②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署府藏略”二，“息讼冯参宇等”。

^③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署府藏略”二，“息讼朱兴等”。

^④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藏略”五，“息讼明惟存”。

^⑤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藏略”五，“息讼关伦”。

^⑥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藏略”二，“讼帐唐灿玄等”。

^⑦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藏略”二，“息讼卢良佐等”。

^⑧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藏略”三，“遣饷胡一敏等”。

题作出裁决，至于纠纷双方的合伙关系是否延续，法庭别无干涉。但是如果法庭认为双方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矛盾不可调和，则可能判决其结帐分伙。如“冯顺宇与胡圣健合本开铺有年，各怀市井之心，不能相调”，而“圣健遂欲借宦势，以独踞其铺，则太横矣”。“今断两人算清子母，分铺生理，以安其业。”^①

第三，合伙人在经营过程中意外死亡，由该合伙人利益的代表者或无涉之第三方兴诉讼，往往也涉及合伙事务或其他合伙人的责任。

比如：邵灿明出本出屋、何东海出本出力，两人合伙开铺，经营期间时常发生口角。后“东海以逋客帐自经”，作为无涉者的何丽湾等人以命案上告官府，邵灿明则以入室“搬抢”反告。法庭在经过事实认定后认为：对于何东海之死，“灿明或小小捐助葬埋，尽可相忘无言。而灿明既悍然不顾”，以致“东海之棺至今尚停灿明门首，终属未了之局”，判决邵灿明向何东海之妻汤氏提供丧葬费八两，并“令即移棺埋之，不许更有支离”。^②本案中，作为合伙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幸尽管无相关责任，但对善后事宜处理不当确也有失本为“同心揭胆”的合伙者应尽的道义责任，这种道义责任，已经为司法机关所认可，在责任确认时似乎也不模糊。如“审得黎恒简之子起发以疫死，而讼及康诚素，谓其凑伙生理疾病不相扶耳。不知天灾流行，骨肉不能相顾，况同伙乎？甚矣，其无赖也。既经悔息，各杖惩之，以免深求。”^③

以上两例纠纷均以刑事性质的案件起诉，经法官辨别后按民事性质案件处理。在此类纠纷中，由于合伙人死亡即意味着该合伙人自然退伙，因而必然要涉及到合伙帐目的清算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司法机关能够作出裁断。王徵在南直隶任职时就曾受理过这样的一起案件：广平府人史秀、梁东山和陈九成三人合伙到广西贩竹，“当初立议，止图赚钱”。其中陈九成从梁东山借本钱，“属借本之人”。贩运过程中，梁东山于广西贩竹地病死，“临危遗约，银券悉托史秀”，有“银十五两四钱”。回运途中陈九成死于湖广。史秀无力运竹，置货停当后独自返乡，没有透露二人去世的消息，便与原中人陈见信同去湖广取货，返回后，“情愿照约”将梁东山之货交与其妻子杨氏。杨氏得知丈夫已死，告史秀和陈九成“图财杀命”，遂兴诉讼。此案的判决结果是：杨氏所告史秀、陈九成“图财害命”的罪名不成立，史秀和陈见信负责变卖货物，“内梁东山竹一百三十六捆，所得价银俱给杨氏收领。陈九成竹三十捆，所得价银，先尽所欠杨氏故夫梁东山。本利算完，如有余利，方给陈九成母张氏领用。其梁东山临死借给史秀银十五两四钱，追还杨氏收领”。^④本案涉及人命、合伙事务及借贷等一系列复杂案情，从法官的处理和判决来看，似无不妥。

倘若对此类纠纷的审理已涉及合伙财产的清算，则法庭对已逝合伙人应得部分的处理相当谨慎。在下面的案例中：黄贞与陈诚吾“以异商合伙”，“诚吾客死”，身边留有一子及妾冯氏。有王钦者自称是冯氏的亲属，与冯氏共同状告黄贞拒不分银，而黄贞以“待诚吾家亲人之到”对“封券”行为进行辩解。法官认为：“冯氏为诚吾之妾，未必

^①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谳略”二，“踞铺冯顺宇等”。

^②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谳略”三，“刁讼邵灿明”。

^③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署府谳略”二，“息讼黎恒简等”。

^④ 王徵：《两理略》卷之三，“公移前一广平府”，“审结史秀一案”。

肯矢柏舟之节”，而王钦也未必是冯氏的真正亲属，因此，以“诚吾一生血本”，“付之不可知之人”，恐有散失，但“一妾一子，茕茕寡稚，旅棹难归”，最终裁决“先追五十金给冯氏收明取领，扶柁还乡，其余银应照数追贮，俟诚吾亲人至即给之”。^①法官的判决既尽到人情照顾弱势一方，又妥善处理了死亡合伙人的财产权利。

以上是我们从有限的资料中梳理出的合伙纠纷及其司法裁判的大致情形。如果我们对资料的分析和解释在原则上基本无误，那么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形成以下认识：

其一，作为民间社会的私约行为，合伙的实际运作总体上是在执行其本身形成的规则和秩序，尽管如此，合伙人可以凭借法庭的调解、审理和判决解决纠纷。当然，肯定不是所有的或大多数的合伙纠纷都要经过法庭解决，^②司法对于民间的合伙纠纷亦非主动介入，但是只要当事人提起诉讼，一般能够得到受理。

其二，民间的合伙集资行为在国家法律规定中没有相应的反映，但在上述案例中我们看不出法官的审理和判决因此而受到了明确的拘限。在关于晚明合伙纠纷的司法审判的考察中，我们与其关注法官在执行哪些法律条文，毋宁认为在民间社会中形成并得到公认的合伙活动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责任等惯例规则事实上得到了司法的认可和强制性维护。这样的情形当然不难为当时的合伙行为人所认识，因此对他们而言，尽管缺少实定的法条可供参考，但纠纷的解决和结果似乎并非不可预期，这至少意味着合伙纠纷及其司法审判并不构成合伙集资行动的障碍。

（五）小结

合伙集资在晚明商业企业活动的很多场合均可发生，商人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随时遇有合伙的机会。合伙一般以一定的人际关系为基础，因而家族关系的合伙集资更容易实现；家族合伙不是限制商人资本聚集的因素，相反，家族合伙的集资规模往往较非家族合伙的集资规模更大，而且家族合伙行为本身也不排斥和抵制与非家族关系者的合伙集资活动。有限合伙类型中的“附本”制度是近于合伙制度和公司制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制度增强了商人资本的社会融资能力，更有利于商人广泛吸引社会投资，表明晚明商业资本筹集的社会性可能向更高程度发展的潜力。商人可以借助司法的力量解决合伙纠纷，民间社会中形成并得到公认的合伙活动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责任等惯例规则得到了司法的认可和强制性维护，合伙纠纷及其司法审判也不构成合伙集资行动的障碍。

^①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署番禺县谳略”，“商人黄贞”。

^② 合伙人之间发生争议和纠纷，可能首先会在他们的业缘关系或地缘关系内寻求并最终得到解决，这些关系常常表现为中人。中人或许具有某种职业色彩，也可能由双方共同认可的第三方——同行、士绅或乡邻临时担当。关于中人在调解民间（合伙）契约纠纷中的作用，可参见岸本美绪对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介绍（岸本美绪：《明清契约文书》，载（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和罗冬阳先生在《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一文中的相关论述。

第二章 晚明商业资本的经营机制

所谓“机制”，一般指事物的运作机理；^①经营，即筹划和管理；商业资本的经营机制，就是对商业资本进行筹划和管理的方式。对商业活动来说，有了资本，只是开始了第一步，接下来的也是更为重要问题的是怎样使资本运作起来，即如何进行资本经营。实际上，商业资本的经营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才能进行，商业资本也只有通过一定的经营机制才可能实现价值增殖。晚明时期，商品经济较为活跃，商业资本的经营机制也呈多样化，本文对其中的亲身经营制、合伙经营制、家族经营制、雇佣经营制和奴仆经营制进行考察，尤以后四项为重点考察对象。

一、亲身经营制

亲身经营制，是指资本主亲身进行资本的总体运作和日常管理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资本的所有者同时也是资本的经营管理者，即出资人与用人完全合而为一的，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也高度统一。

能够反映亲身经营方式的材料可谓比比皆是。例如：商人江希贤，“挟货游二浙三吴，不辞艰劳，贵贱赢绌悉中心计。”^②商人汪尚俸，“贾于亮，察时低昂，贸迁货居，货用以饶。……抱恙往亮而钱贷之出入，犹自亲之，其勤励有足尚矣。”^③商人范本禹，“挟母钱走淮、扬、吴、越，……而操其奇赢。”^④商人施守训，“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馀篓，价值八百余两，往苏州卖”。^⑤商人金弁，“定居鸠兹，转徙荆、襄、吴、越，而北输于燕，家迺日起”。^⑥商人许燧，“尝独贸迁于吴、越、燕、赵间”。^⑦王士性在记载龙游商人时说：“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轻较物，千金之货，只一人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縑纈，假痢、巨疽、膏药，皆宝珠所藏，人无知者”。^⑧

^① “机制”(mechanism)是来源于机械工程领域的话语，《朗文科学用语词典》将之解释为“发生机械性相互作用的活动零件组成的结构”(A structure of movable parts which interact mechanically. *Longman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Us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by Commonwealth Printing Press Ltd, 1979, Page 107)。生物学和医学通过类比借用此词。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能时，常说分析它的机制，就是说要了解它的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及其间发生的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联系。

^②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九，“明处士希贤行状”，《徽商资料》，101页。

^③ 《汪氏统宗谱》卷三十一，《徽商资料》，102页。

^④ 焦竑：《澹园集》卷三十，“范长君本禹墓志铭”。

^⑤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狡牙脱纸以女偿”，古本小说集成本。

^⑥ 焦竑：《澹园集》卷三十，“太医院吏目面山金公暨培江氏墓志铭”。

^⑦ 歙县《许氏世谱》第五册，“邻溪行状”，《徽商资料》，217页。

^⑧ 王士性：《广志绎》卷之四，“江南诸省”。

显然,亲身经营的好处是,既节省劳动力成本,又能够避免在由他人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信任危机”所带来的潜在经营风险。更为主要的是,所谓“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①就是说,根据自己资本数额的大小,只要有利润可图,生意的时间、地点和行业都可以随机应变,在经营中有着灵活多变的优势。因此亲身经营对资本规模相对较小的商业企业十分有效。

然而,对资本主而言,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和业务范围的扩展,只凭借自身的能力和精力肯定不足以完成日益复杂的经营活动,由于这样的或者其它一些的原因,经营上的联合及出资人以外的经营管理者的参与和加入便势在必行。

二、合伙经营制

如前文所述,合伙是一种古老的经济联合方式,这种联合方式在晚明商业领域中十分普遍。就合伙而言,既指一种资本集合方式,又指一种产业经营形式。在前者的意义上,本文已从商业资本筹集的角度进行了考察;在后者的意义上,合伙不仅是晚明商人扩大经营的一个显著方式,而且合伙经营形式也呈多样化。这里拟从资本经营方式的角度对商业合伙的类型及其特征进行再探讨。

(一) 共同出资、共同经营

以资本入伙的合伙人同时也是合伙资本的经营者(从资本构成看,即前文所谓的“狭义合伙”),即共同出资共同经营,是一种常见的合伙经营方式。如小说《二刻拍案惊奇》描写“河南开封府杞县客商,一个是赵申,一个是钱已,合了本钱,同到苏、松做买卖,得了重利,正要回去。”^②前引小说《欢喜冤家》中描写的杭州府余杭县杂货铺商王小山与邻居张二官合伙,二人同往杭州发货,回来后同在店中发卖:王小山“在门首收着铜钱银子”,张二官“到侧楼称着果品”。^③前引《喻世明言》中的黄善聪与李英“结为异姓兄弟,合伙生理”,将资本合归一起后,“两个商议,轮流一人往南京贩货,一人住在庐州发货讨帐,一来一去,不致耽误了生理,甚为两便。”^④

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实际上是亲身经营的一种扩展形式,合伙资本的日常经营管理由出资人自行完成,出资者也是经营者,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也当共负无限责任。这种经营方式在资本集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人力资源的联合,是扩大经营能力的一种现实途径。由于在经营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因而有助于提高资本经营的效率,对于化解经营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也有积极作用。

(二) 共同出资、委托经营

由出资人结成合伙,但合伙资本不是由合伙人共同营运,而是委托其中的一位进行经营。比如《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与乔大户共出资本合伙开缎子铺,“西门庆叫将崔本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

^② 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五,“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③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九回,“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④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来，会乔大户那边收拾房子，开张举事。乔大户对崔本说：‘将来凡一应大小事，随你亲家爹（西门庆一笔者注）这边只顾处，不消多较。’当下就和甘伙计批了合同，……一面修盖上库，装画牌面，待货车到日，堆卸开张。”^①显然，作为出资人的乔大户没有参与合伙资本的经营，诸如开张门面、雇佣伙计、买进卖出等合伙企业事务完全委托给合伙出资的西门庆执行。在小说中，西门庆死前吩咐道：“段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②表明合伙数年，乔大户对经营账目也未曾过问。再如《二刻拍案惊奇》描写明州夏主簿与富民林氏“共出本钱，买扑官酒坊地店，做那沽拍生理。夏家出的本钱多些，林家出得少些。却是经济营运，尽是林家家人主当，夏家只管在里头照本算帐，分些干利钱”。几年下来，“虽然零碎支动了些，笼统算着，该有二千缗钱多在那里”，到林家去取时，林家“只说算帐未清，不肯付还”。^③《醋葫芦》描写临安府绸绢商人成珪，“做了千数家业”，由于绢铺没人管理，便与绸绢行中一个旧友周智合伙，仍旧开张缎铺，“开得十多个年头，颇颇有了利息。”一日，成珪与周智商议分析散伙，成珪说道：“本钱虽是我多，辛力却是你多。和你除原本外，均分余利就是”。“当日就盘算了帐目，点起货物，共有万金，两下各自分了明白。”^④可见，合伙后的店铺主要由周智进行经营。

在这种形式的合伙经营中，单个的出资者与经营者在某一时段上可以是分开的，因而实际上可能发生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但这种委托经营有较大的随意性，就是说，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合伙事务本应由他们共同执行，不过事实上委托其中的一位执行而已；而作为委托一方的合伙人原则上可以随时对合伙资本的经营进行干预，因而出资者与经营者的职能并未明确分离，也就没有明确而固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化，合伙人对合伙债务也应承担无限责任。和前一种合伙经营类型相比，这种合伙经营形式的好处是委托者可以无需投入劳动，但对合伙人的道德信用程度要求更高，委托者所承担的风险相对更大。

（三）“附本”入伙、委托经营

即由投入定额资金的出资人与一个实际经营的商人结成的合伙。关于这种制度前文已在资本筹集的意义上进行了考察，从资本经营的角度看，如前文所述，附本出资的合伙人将资金委托给商人代为经营，既不得以本人的名义出面，也不能参与或干涉资本的经营管理，也就是说，附本入伙者与实际经营者在职能上已经明确分化，因而其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明确的，附本入伙者对合伙债务也只承担有限责任。

（四）单方出资、委托经营

由资本方与劳动方组成合伙（从资本构成的角度看，即前文所谓的“东伙结合”型的合伙），资本入伙者不参与营运，而是委托给劳动入伙者进行经营。

比如山西商人在边镇延绥，“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各私立契券，捐资本者，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五十八回。

^②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七十九回。

^③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④ 伏雌教主：《醋葫芦》第一回，“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六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计利若干，躬输纳者，分息若干，有无相资，劳逸共济，以其不相负也。”^①就是说，大资本的晋商和土商合伙，前者出资，后者经营，经营利润由双方按约定分享。沈思孝在《晋录》中记载的山西大商人的合伙（或称“伙计制”），也是如此经营的：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惠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捨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②

显然，“合伙而商”的方法是，“一人出本”、众伙计经营、共享收益，故而“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贫者可以立富”。以上两例表明，在资本与劳动的合伙之初，就已经决定了资本不是由出资人自己经营而是由劳动入伙者来经营，因而两权分离更加固定化和制度化。

一般说来，这种合伙形式下的委托经营的成立需要受委托者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可信的道德信用。道德信用是产业活动中的无形资产，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对于保证商业经营的成功更是不可或缺，所以在这种委托经营中要强调“以其不相负”和“虽不誓而无私藏”的行止。而在合伙人之间，只有在彼此道德信用的基础上建立互信，才能使这种委托经营得以持续进行，比如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记载的一则山东地区的故事：有一贾人“为章丘巨室行钱。旧尝不售而归，巨室信此贾，不以为罪，复畀之若干再贾。贾人感其义，获利数倍，誓尽归主人，不分一缗，以是为报”。不料途中遗失此钱，“又往谒主人，主人曰：‘此亦数也。’已而复畀金若干再贾。”后所丧之金失而复得，持之“与主所更畀者，入海为市”，大得其利，“贾遂与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③在这则故事里，出资人与经营者彼此信任，生意虽几经周折而并未中断，最终各得其利。

二是要有足够的经营能力。经营能力和资本都是稀缺资源，同属生产要素，因此在当代经济学中有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虽然在晚明时代的文献中尚未见“人力资本”的说法，但资本经营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并非每个出资人都能具备，由此产生对专门的商业经营者的需求，使得经营能力的价值和稀缺性得以显现。事实表明，商业越是发展，经营能力的价值和稀缺性可能越加突显，以致经入清以后的承继和发展，在这种经营方式中形成了明确的“人股”和“钱股”的区分。^④

对资本较大的商人而言，一方面，他们的投资需要恐怕很难在某一项生意上得到满足，因而必须进行分散投资，并且出于规避经营风险的考虑他们可能也愿意这样做。又一方面，他们常常要进行大规模的长途贩运贸易或建立异地连锁经营体系。这种投资局

^① 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见《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据崇祯刊本影印本。

^② 沈思孝：《晋录》。

^③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十五，“杂闻”，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④ 杨国桢先生的论文《明清以来商人合本经营的契约形式》所列的清代合伙合同中，即有这种情况；张正明先生在《清代晋商的股俸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1））一文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此外，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见《山西商人研究》，255页）和吴承明先生（见《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243页）、罗冬阳先生（见《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一文）也有论及。

面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所有的生意上都亲身经营，并且对实际经营者一般也无法实行直接有效的监督，故而委托那些信用好能力强的经营者，并通过合伙的方式将受委托者的实际收益与资本经营的效益挂钩以形成一定的约束激励机制，便成为他们行之有效的资本经营模式。对大资本的山西商人来说是这样，对徽州大贾也应如此。

尽管在关于徽州商人的现有资料中未见“伙计制”的明确提法，但此类经营方式在徽商中可能存在。比如徽州商人程金吾，“授吴子甲千金，使治盐筴，吴死，长子匿母钱什之七，篋故父大布衣抵之”。^①徽州人黄世权，“尝以重货付友市木于闽，其人尽洗其囊，自挟货往接济之”。^②徽州商人吴彦先，“知人善任，故受指出贾者利必倍”。^③徽州商人汪进在淮经营盐业，“累万货，雄里中。”年老时，“淮业托委匪人，窟穴已久，比没，侵渔弥甚。”^④这些情形是徽州商人采用两权分离的委托经营方式的反映，虽然没有确切说明出资者和经营者是按照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分享利润，但双方显然都在商业利润中获益，对经营利润共享。再如，关于晚明“黄山案”的记载显示，徽州大商人吴养春的家奴吴荣向阉党揭诬养春漏报黄山税银六十万两，阉党除查抄吴家“在徽、扬之货产”外，又“密旨令拘养春伙计，补还脏银。”由于“养春伙计仍属私家，非属官家者也，本无印信可凭。况养春父子已死，指为伙计则伙计矣，将谁辨？”于是“诸商人人惊惶，不能自保。”在时任扬州推官的王徵的斡旋之下，只“清查当日厂中册报商人姓名，原属养春真正伙计之家”。而王徵所谓的吴家伙计，是指以各种方式领取吴家资本形成“负欠”关系的经营者，其中即包括委托经营的合伙伙计。^⑤如此可知，徽州大商人也采用这种委托经营的合伙方式。

这种经营方式在以商人为生活原型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反映。小说《豆棚闲话》中描写徽州商人汪彦，有资本“二十余万，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指派儿子汪华和几个伙计到平江开典当铺，由于经营不善，一万两本钱亏空殆尽。一个老伙计对汪华说道：“……就是一万两本钱，也是在老朝奉面前包定加三利息来的。才得一二日，如此颠颠倒到，本钱到失去了大块，将来怎么算帐？”汪华道：“……若说加三利息，你们众人就提了三千两去，余下本钱就听我发挥罢了……”众伙计“备细写了禀贴，第二日就回徽州报信去了”。^⑥这里显示的经营方式与上引《晋录》中记载的山西商人的“伙计制”极为类似，而且出资人以规定最低营利额的办法对经营伙计进行约束。《石点头》描写徽州富商汪某，原曾在苏杭收买绫罗绸缎往川中发卖，后来“纳个上舍”，不再经商，却“有两个伙计，领他本钱，在金陵开了个典当，前来盘账。”^⑦《型世言》描写徽商汪洋，“家事最厚，常经商贵池地方……因歇了几年，托人经营，帐目不清，只得要来结帐”。^⑧《连城璧》描写广东贩运商人秦世芳将本银二百两忘在家中，却在途中阴差阳错

^① 江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八，“明故南京金吾卫指挥佥事歿程次公墓志铭”。

^② 《安徽通志》卷一一六，“义行”，《徽商资料》57页。

^③ 《丰南志》卷五，“明处士彦先吴公行状”，《徽商资料》，130页。

^④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徽商资料》，121页。

^⑤ 王徵：《两理略》卷之二，“事歿后—扬州府”，“四结钦案”、“潜消商祸”；卷之四，“公移后—扬州府”，“查报黄山一案”。

^⑥ 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

^⑦ 天然痴叟：《石点头》第八回，“贪婪汉六院卖风流”。

^⑧ 陆人龙：《型世言》第六回，“完令节冰心独抱，全姑丑冷韵千秋”。

地拿了秦世良的二百两本银，往瓜州贩稻米，得利后贩茶到京师，又从京师贩北货，如此几翻，“连本算来，将有三万之数。”回到家后，发现自己的本银尚在家中，才知道是错拿了秦世良的本钱，遂找到秦世良，要将本利全部归还给他。经过杨百万的调处，“一个出了本钱，一个费了心力，对半均分”。^①《欢喜冤家》描写直隶徐州富家陈彩欲与邻舍开杂货店的潘璘合伙做生意，陈彩说：“兄若肯，小弟出本，兄出身子，除本分利如何？”谈及合伙之事，陈彩道：“明日先付兄一百两，兄可往瓜州买棉花”。三个月后，潘璘从瓜州回来，“见了陈彩，拿出银子一兑，除起本银一百两，余下四十。陈彩取了二十两，那二十两送与潘璘”。之后陈彩又出二百两本钱，潘璘再往瓜州贩棉花。不两月，将本利一算，两人又分各四十两。^②可见，这种经营方式在晚明时代当是比较普遍的。

在这种单方出资委托经营的合伙中，出资者与经营者明确分离，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也是明确的。出资人除了按约定分享利润外，对资本经营一般不加干涉，有利于充分发挥经营者的经营才能，正如闽商李晋德所言：“财本任付伙计，听其自便，稍有亏折，懼我不用，自含惶恐，必励志勉图，务求恢复。我当毋以胜败为较，冀其他日获补。如或使人监督节制，彼必不得自由，疑生忽起，心志皆灰，不惟不肯致力，抑欲私幸吾败也。”^③在这种经营方式下，经营能力已经作为资本要素参加合伙，经营者当只承担有限责任，如此不仅体现了劳动资本的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了经营者的主人意识，对于有效处理劳资关系、调动经营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有积极意义。

（五）小结

综上所述，晚明合伙经营的形式呈多样化的特点。首先，合伙经营形式的多样化表明了合伙经营在不同需要和条件下的发展。大体而言，那些资金的持有者，同时又有能力和精力进行经营的，可以采用第一种合伙经营方式，没有能力或精力进行经营的，可以采取后三种合伙经营方式。在后三种方式的选择中，第二种类型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可能随时向其它类型转化；资金相对较少的出资人大多以第三种方式参加合伙；而业务规模大，需要分散投资、异地经营或连锁经营的大商人则以第四种方式进行经营。由于出资人的条件是多层次的，对经营形式的要求也是多层次的，因而，合伙经营形式的多样化有利于适应和满足不同条件的资金持有人的经营要求。

其次，合伙经营形式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企业形式的演进过程。从合伙人的责任和权利的角度看，前两种类型中没有或没有明确的两权分离，合伙人对债务清偿也当共负无限责任；后两种类型不仅出现明确的两权分离，而且也产生了有限责任的区分。通常认为，近代股份制企业是由合伙企业发展而来，而在后两种类型中出现的两权分离和有限责任这两点与股份制的近代化方向是一致的。

第三，合伙经营形式的多样化也表明合伙经营的内部关系从简单到复杂。在前三种合伙经营类型中，如前文所述，人际关系因素可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第四种经营类

^① 李渔：《连城璧》，“已集”，“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

^②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七回，“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③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型中,更重要的当是资本经营因素。在第四种合伙类型中,一个资本单位可能需要一个到几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被委托的专职合伙经营者,这样的需求在一定的人际关系范围内或许不能得到满足,同时对专职经营管理人员的能力与道德的要求也更加明确,对这种素质的要求和考量往往超过了对人际关系的衡量,由此使得合伙经营中的资本经营因素的作用超越人际关系因素的作用。

然而,从总体上看,人际关系在合伙经营中仍是一种起重要作用的因素,家族合伙经营即是这种因素作用的突出表现。关于家族合伙,前文已从资本筹集的角度上进行了考察,从资本经营的角度看,上述四种合伙经营类型中实际上均可能包含家族合伙,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下文的考察中将会看到,家族合伙还具有家族式经营的特点。

三、家族经营制——以徽州商人为典型的考察

晚明时代的商人活动中包含有大量的家族行为。家族行为与商人的资本经营活动相结合,形成了一种以血亲族属关系为纽带、依托家族力量进行资本筹划和管理的治产方式,即家族经营制或家族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以徽州商人为典型。

(一) 家族式经营行为

其一,家族式经营表现为家族关系内的合伙经营。如徽商鲍继登,“与诸父合业,并以盐筴起家。”^①休宁厚村孙氏,“曰文佳,号东林;曰文仲,号古林;俱熙胜子。曰文佐,号鲁溪;曰文俸,号一溪;俱熙膜子。四昆季,合志同财,起家两淮盐策。”^②徽商程锁:“乃结举宗贤豪者,得十人,俱人持三百缗为合从,贾吴兴新市”。^③徽商许文广,“尝与兄文卿公合资商游,必居其兄于逸而以劳自任。兄每慰之,公曰:‘服劳弟之职也,愿兄无爱焉’。”^④这些情形是族内兄弟或叔侄之间的集资合力经商,实即家族合伙经商,是家族制度与民间合伙制度相结合的产物。这种家族合伙经商,就合伙经营而言,属于上文所述的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类型,在权利、责任等方面的规定和履行上具有民间合伙经营的一般特征;^⑤同时,又包含兄弟和睦、长幼礼序等家族行为的特点,更容易形成行动的一致性,正如我们前面在考察家族合伙集资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在血亲关系下存在着天然的亲近感和相对良好的信任与道德信用,因而与非宗族合伙相比,在经营上一般有更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太函集》记载的徽商程某,“叹曰:‘……吾其为远游乎,乃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维扬,北抵幽蓟,则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吾其坐而策之: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筴;吾郡瘠薄,则用子钱。’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

^①《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二,《徽商资料》,143页。

^②天启《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三,见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第四章,《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191页。

^③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④《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八,“柏源许公行状”,《徽商资料》,67页。

^⑤如万历年间徽州祁门郑氏兄弟叔侄合伙贩卖木材,蚀本后立合同分派债务:“照原合伙议定分股,以作十二股均赔开派。各照单坐还各名下,再无异言。立此清单五纸为照。”(《万历四十一年祁门郑元祐等立清单合同文约》,见王钰欣、周绍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三)

决策，脱不给公，复为之通有无。行之四十年，诸程并以不赀起，而公加故业数倍。”^①同书中记载徽商程金吾，“既捆载入河西，赢得过当，遂都河西，主转毂，浸起不赀。诸程鱼贯从之，人人起富。”^②这是说，一个家族出现了善于经营决断的或在某行生意上已经成功的商人，便会聚集起更多的族人加入；加入者所投入的资本可能有多有少，不过并不影响他们形成集资合力的经营团体；这个善于决断的或已获成功的商人可能也是团体中的长者，在他的领导指挥下统一行动，最终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汪道昆记载，其祖父“起盐筴，客东海诸郡中。于是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凡出入必公决策，然后行。及公既饶，或者且加公数倍，公意甚得，未尝自功。”^③自从其祖父行盐后，其叔祖“帅三子从。三子鼎足分曹，一居中，一市上游，一征煮海”。^④又记叙道：“王叔父从余王父贾盐筴，由甄括，徙武林，王叔父归老于家。三府君居中握算。七府君居三衢，职交易。十六君由海之江、之衢、之歙，职转输。”^⑤这些记载表明：汪道昆的祖父行盐后，族中子弟纷纷效仿加入。其中其叔祖“帅三子从”，此三子（汪道昆的堂叔）一个居中握算，一个在衢州府从事具体交易，一个专门负责从盐场向衢州和家乡歙县贩运，彼此协作，共同经营。而从“凡出入必公（汪道昆的祖父）决策，然后行”的情形看，汪道昆叔祖家的业务显然只是整个汪家盐业经营的一个分支，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汪家盐业经营的规模，也不难想见这种家族合伙经营对扩展业务规模形成集团优势所起到的作用。

其二，一些大商人常常将部分资金委托给族人进行经营并对他们加以指导，如此既能够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又能够锻炼族属们的经营能力，这种家族关系下的资本委托经营也是家族式经营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徽商王子承，“以拙为赢，卒致巨万，……独持大体，出入中伦。诸弟诸子从之游，分授刀布，左提右挈，咸愿与之代兴，各致千万有差。”^⑥前引徽州大商人阮弼，“诸宗族亲戚、闾右交游至者，辄推赤心而纳之交。业儒，则佐之儒；材可贾，则导之贾；……能从游，则授糈而冀其成”。^⑦徽商黄谊，“转贾于温、于杭及汴、扬都会之区，盐与子钱并举，择人而任，时间出，廉贾能度，息更倍入，厚积而速成，同侪莫之或及。内外之亲，见委任者皆赖焉。”^⑧上述事例中，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分别是徽州大贾和其家族亲属，赢利时双方共享，亏损时可能由大贾承担，这在经营形式上与上述合伙经营中的单方出资委托经营的类型颇为相似。其特殊之处在于，在血亲族属关系的前提下，对被委托人信用程度的考量过程可以省略，因为他们的道德信用当被认为是先定了的；他们是否具备足够的经营能力也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委托人的初衷就包含了对他们经营能力的培养。如此委托者和被委托者之间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而较多地含有扶助提携的意义，所以那些大贾除出资外，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二，“明故明威将军新安卫指挥佥事衡山程季公墓志铭”。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八，“明故南京金吾卫指挥佥事歙程次公墓志铭”。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三，“先大父行状”。

^④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六，“松山翁传”。

^⑤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九，“再从叔十六府君传”。

^⑥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寿域篇为长者王封君寿”。

^⑦ 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五，“明赐级阮长公传”。

^⑧ 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黄东泉处士行状”，《徽商资料》，76页。

还要运筹谋划，指导扶持族人进行经营。在这样的条件下，受委托的族人往往能够积累资金和经验，逐渐走上独立经营的道路。如歙县商人江才，少时“从其兄为小贾，长乃独游青齐梁宋之间，货日起，为大贾。”^①一旦他们成为大贾，这种委托经营行为即会在他们身上再度发生，如徽商张宗悦，“贾游大梁，宗伯深相昵，为公决居积之策，不数年，贾大受。公不私其利，授诸弟俱征贵贱，操奇赢，一如公指。”^②徽商程某，“年甫髫而从其舅江淮间为下贾，已，进为中贾，……盖不数年而成大贾。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千人。君为相度土宜，趋物候，人人受计不爽也。数奇则宽之以务究其材，饶羨则廉取之而归其赢，以故人乐为程君用。而自程君为大贾，其族之人无不沾濡者”。^③

但没有理由认为这种家族关系下的委托经营行为只是在相同的意义上重复上演，其对资本经营产生的效果往往超越了扶助家族子弟的初衷。一方面，它不是加剧了而是避免了家族范围内的同业竞争。如徽州商人程某，“年十四，偕舅氏贾浙，乌程人大信之。后舅氏析货令公从旁设他肆，公以乌程人皆知予，予既有他肆，将不利于舅氏，遂去之平湖。”^④另一方面，族属子弟接受大贾的资金委托和业务指导，在经营上便与大贾形成紧密的关系，即便在独立经营以后，双方也当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此繁衍滚动，易于在家族范围内造就连锁经营体系，建立起集团经营的竞争优势和垄断优势。如前引在上海经营典当业的徽商汪通保，资本规模扩大以后，“与诸子弟约：‘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入奇羨，毋以目计取盈。’于是人人归市如流，旁郡邑皆至。居有顷，乃大饶。”^⑤即是说汪通保部署族中子弟分布周围各县从事营业，订立规约、统一行动，进而形成集团式的竞争优势，取得巨大成功。类似者还如上引徽商程锁与宗人合伙经营获利后，“中年客溧水”同样获得成功，“乃部署门下客，分地而居息吴越间”。^⑥

其三，家族式经营还表现为：在一个资本单位内，常常有族人参加经营，进而形成以资本主为中心、以家族力量为支持的集体经营局面。如商人黄崇德，“以货雄于新安淮南间”，“复率其子弟宗人商于淮南，子弟宗人皆能率公之法而为廉贾。于是疎塘黄氏胥富等千户侯，名重素封矣。”^⑦徽商方文箴，“贾于常熟，卒用以饶”，“乃占市籍，程督其诸子岁转闽粤之货以与时逐，业駸駸起，不三数年，凡致千余金”。^⑧徽商王福光，“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择人任时，恒得上算，用是货至巨万……识者谓得致富之道。里人争用其术，率能起家。数十年来，乡人称富者，遂有西门汪氏。”^⑨由此可知，在族人的参与和支持下，作为资本主的商人构筑了一套营销网络，建立起自己控制的商业集团，获得不菲的经济效益。

^① 歙县《西南江族谱》，“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主事江公暨配安人郑氏合葬墓碑”，《徽商资料》，85页。

^② 《新安张氏续修宗谱》卷二十九，“张宗悦”，《徽商资料》，248页。

^③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 《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卷十一，“兰古程公行状”，《徽商资料》，278页。

^⑤ 汪道昆：《太函副墨》卷四，“汪处士传”。

^⑥ 江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⑦ 歙县《疎塘黄氏宗谱》卷五，“黄公崇德传”，《徽商资料》，75页。

^⑧ 程嘉燧：《松园偈庵集》卷下，“明处土方君墓志铭”，《徽商资料》，212页。

^⑨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益府典膳福光公暨配金孺人墓志铭”，《徽商资料》，118页。

商人的成功经营得到了家族集体力量的支持,商人可能也乐于使用家族成员进行经营并且在经营网络的关键岗位和重要岗位上有意安排他们担任。如徽商黄赐(号问政山人),“以雄赀懋迁,有声吴越齐鲁间”,儿子明芳十七岁时,即“辅问政公经营江湖,往来南北,心计之妙,素号老成者有所不及”。^①商人吴肖甫的父亲“贾于楚,必欲肖甫与俱,……善权万货重轻,故市多倍得。肖甫间划一筹,巧出若翁上。”^②徽商汪显,“以盐策居,属宗人国宾掌计”。^③徽州商人李世福,“从诸父贾于江宁。握算计画,上佐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④使用族人经营并委任他们担任经营系统中的重要岗位,一般无需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考察,也不必与其签订契约,简化了商业经营的监督及激励机制,从而降低了经营成本。

以上是徽州商人家族式经营的行为表现,其实,家族式经营在其它地域的商人活动中也有反映。如:陕西三原商人王一鹤,“仲一鸿,季一鸣,俱以家窘故,不学而贾……市布邑及吴越,无间言,货日起。犹共贾共居,久之用盐筴淮扬;亦无间言,货益大起,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曰王某王某云。”^⑤陕西高陵县人王惟德,“从族人贾江陵……积著之术十年,遂与千户侯等……其族能任贾者,与之本业,不问子钱,凡数十人,皆以货雄楚蜀间”。^⑥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贩盐致富,“其闾里子弟,受钱本,持缙券,以货居于郡国者,肩相摩趾相接也”。^⑦同地富人陈碧山,“其郊邑子弟,分余缙受成算,以服贾四方,而孳殖其产者,无虑百十室焉。”^⑧《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记述:“有三个客人,是崇仁人,姓寥,一个叫廖明,一个叫寥彰,是嫡亲两兄弟。一个叫寥子承,是寥明之子”,共同从事贩运贸易。^⑨佛山《李氏族谱》中记载:“吾家之昌厥宗也,自祖父同野公……治家谨严,即再从弟侄,授之以事而督其成”。同野公的侄子见南(号)从小丧父,“惟是同野公奉孀抚幼,赖以成立。(见南)公既壮,克厥负荷,勉同心,奉同野公指授,往来樟江清源,千里外如出一手。”^⑩清雍正年间修撰的福建石狮《许氏族谱》记载了许氏家族从明嘉靖年间到清康熙年间子孙六世以营商起家、进而专门从事丝织品的生产和内陆、海外销售的情况。^⑪由上可见,家族式经营当是晚明商人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

(二) 家族式经营评价

家族式经营大多由一个善于经营决断的或在生意上已经成功的商人发起,这个商人可能也是家族中的长者,以他为中心,或召集族人集资合力经营、或委托族属子弟进行

^① 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五,“双泉黄君行状”,《徽商资料》,86页。

^② 《丰南志》第五册,“光裕公行状”,《徽商资料》,240页。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六,“明故新安卫镇抚黄季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铭”。“掌计”是经营单位内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岗位,关于其更多的内容,可见后文。

^④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寿东世福公行状”,《徽商资料》,259页。

^⑤ 温纯:《温恭毅集》卷十,“明寿官王君暨配墓志铭”。

^⑥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一百六,“赠罗田令王公墓表”。

^⑦ 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十一,“海峰王公七十荣归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十三,“贺洛川陈君恩卿荣亲序”。

^⑨ 佚名:《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卷二,“木匠谋害人命”。

^⑩ 李待问:《李氏族谱》卷五,“世德纪”,“祖考同野公传”、“见南公传”,见《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305—306页,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⑪ (清)《石崖许氏族谱》卷四,“纪实篇”,见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183—187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经营、或使用族人参与经营，如此在一个家族的范围内形成经营团体。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经营活动从一个商人、一个家庭扩展至一个家族团体，商业规模的扩大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一个家族经营团体内部可以存在着合伙、委托、聘用等关系，但就单位整体来看，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于这个家族团体，形成了家族组织与经营团体两个系统的重合，进而至少衍生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家长式集权领导。大凡家族式经营都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该领导者的权威是由其在家族中的辈分及能力决定的。这个领导者通过家长式集权化的管理对整个业务经营进行控制，对于家族经营体系中的分支机构和各个部门的管理者及其它下属来说，他既是他们的上级，也是他们的家长（族长），在此双重关系下，他们对他的绝对服从一般是不成问题的。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家长式集权领导既有利于缩短上下级之间的距离，节约管理成本，又有利于实现决策集中，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使企业决策的反应快、效率高，对市场变化的反应也比较迅速。

第二，家族伦理规范经济行为。一个方面，在家族经营团体中，一个经营者在身份上或角色上是商人，更是家族中的一员；经营者之间建立有业务上的关系，他们之间更天然地存在着或父子、或兄弟、或叔侄、或堂兄弟、或族兄弟、或舅姑表亲等等族属血亲的伦理关系，处理好这些伦理关系是他们在经营中必须应对的首务，所以“孝”、“悌”、“爱”、“睦”等伦理规范便约束着他们的行动，甚至成为他们行动中的自觉。故而，他们不仅在业务关系上更容易保持信任和融洽，而且更注重帮助、奉献、甚至无私——或不愿意或不好意思或不允许去计较自己的成本、利益得失或实际劳动所得。另一个方面，有的家族经营团体的领导者也有意利用家族伦理对经营成员进行规范约束。如徽州商人吴荣让，十六岁时“从诸宗人贾松江，……其后数岁，处士始饶。”此后到浙江桐庐县焦山定居发展，“立宗祠，祠本宗，置田以共祀事如向法。召门内贫子弟，悉授之事而食之。诸子弟若诸舍人，无虑数十百指。宿望旅楫诸子弟，举《颜氏家训》徇庭中”。^①在家族伦理的规范约束下，个人利益要服从家族集体利益，因而难免出现忽视和淡化个体成员的利益要求和索取观念的倾向。但就经济行为而言，正如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所言：“最高的经济效率不一定能由理性的利己行为来达成，反而由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共同努力才容易达成，原因是这些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观，使他们合作起来更见效率”。^②通过家族伦理对经济行为的规范，家族经营团体的凝聚力得以增强，进而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第三，家族集体行动。在家族式经营下，一人取得商业的成功可以带动起整个家族，他们在各地建立商业网络，在家长式集权领导下和家族伦理的规范下，相互扶持，彼此关照，互通信息，统一策略，分工协作，联合合作，形成家族集体行动。家族集体行动有利于建立集团经营的竞争优势和垄断优势。通常认为徽商长期雄踞盐、茶、木、典四大行业，这种行业优势与徽商家族集体行动有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所谓山东临清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七，“明故处士吴公儒人陈氏合葬墓志铭”。

^② （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30页，李宛蓉译，北京，远方出版社，1998。

“十九皆徽商占籍”，^①及长江中下游沿岸“无徽不成镇”的说法，都表明了徽商对地方市场的垄断，这种垄断优势与家族集体行动是分不开的。家族集体行动也有利于锻炼子弟的能力，培养后辈人才，对资本经营的延续和继承不无益处。如汪道昆所记：“吾大父、先伯大父始用贾起家，至十弟始累巨万。”^②嘉靖、万历年间徽商某，祖辈“以布贾燕齐间”，其父亲“蒙故业而息之，货益大饶，累巨万”。^③万历《歙志》亦载：“邑之以盐筴祭酒而甲于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④

综上所述，家族式经营是建立经营团体的有效途径，促进了资本经营规模的扩大，对于节约管理成本、实现决策效率、增强经营集团的凝聚力和竞争优势及垄断优势有利，因此，从总体上说，家族经营制是有利于资本经营的。

四、雇佣经营制

雇佣经营制，是指资本主雇佣他人进行资本运作和业务管理的经营方式。在我们发现的能够反映雇佣经营情况的资料中，“主管”、“伙计”和“掌计”等称谓是这些资料的关键词汇，解读这些词汇并以其为线索进行梳理分析，不仅是把握和运用相关资料的切入点和核心，而且对于说明雇佣经营的一般情况、深入理解和把握雇佣经营方式的机制和特征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研究将按照这样的思路，从对雇佣关系下的掌计、主管和伙计的考察开始。

（一）受雇“掌计”

从现有资料看，“掌计”一词仅在对徽州商人活动的记述中出现，其原意是“掌计簿”，就是掌管帐目出入，作为名词使用，则是对这一岗位的工作者的称谓，即帐目管理者。

以往的研究并未明确认识“掌计”含有的“岗位”的或“职务”的意义，而是单纯强调其本身的身份性特征，因而对其人员构成不作区分，且往往归于简单的定性，大多将之等同于奴仆。如薛宗正先生认为：“掌计又称家监，乃是代主经商的高级奴仆”，虽然“执掌商业大权”，不同于低级“家人”，“但身份上仍然与业主保持主仆关系”。^⑤许涤新、吴承明先生也认为：明代“大商人也拥有众多奴仆，为之办货经商。其头目称家监、掌计”，“但仍是奴仆身份”。^⑥日本学者藤井宏的研究与这些认识不同，他认为：在徽州商人的经营单位中，“常有同族人以家监或掌计的身份参加”，“可以推定家监、掌计十中八九，是由同族者组成的”。^⑦其实，无论是将“掌计”等同于奴仆还是认为“掌计”大多由同族人担任，都不是对“掌计”的全面认识。这些认识只能表明徽商在掌计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寿十弟及耆序”。

^③ 《卮言》第五册，“良友公状”，《徽商资料》，266页。

^④ （万历）《歙志》，“货殖”，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⑤ 薛宗正：《明代徽商及其商业经营》，《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

^⑥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04页。

^⑦ （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

岗位上的人员安排的两种情况，即：一是指令家仆担任，如嘉靖年间歙县潭渡商人黄彦修，“父武毅将军。……武毅遣仆鲍秋，掌计金陵”。^①关于这种情况，本文在后面的考察中还有更多地说明。二是委任同族人担当，如前引嘉靖万历年间在两淮行盐的徽商汪显，“以盐策居，属宗人国宾掌计”。^②事实上，除以上两种情况外，徽州商人还雇佣他人担任掌计工作，这是本节要考察的内容。

关于徽州商人雇佣掌计的情形，如：徽人闵世璋（字象南），“少孤贫，九岁废书，长而自求识字，旋晓文义。……走扬州。赤手为乡人掌计簿，以忠信见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盐筴，累资巨万。”^③《石点头》描写的洪州府商人周迪在湖广一带经商折本，“有个徽州富商汪朝奉”，“在襄阳收讨账目”，“如今将次完了，两三日间，便要起身，正要寻一个能写能算的管账”，听周迪说写算皆通，就聘他“照管数目”。^④《辽阳海神传》描写徽州商人程宰，“正德初元，与兄某挟重资商于辽阳。数年，所向失利，辗转耗尽。……遂受佣他商为掌计以糊口。”^⑤晚明另一部小说对同一故事的人物背景有更详细地描述：徽州商人程宰，“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与兄程案将了数千金，到辽阳地方为商……但到处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资本，再没一番做得着。……那徽州有一般做大商贾的，在辽阳开着大铺子。程宰兄弟因是平日是惯做商的，熟于帐目出入，盘算本利。这些本事，是商贾家最用得着的。他兄弟自无本钱，就有人出些束脩，请下了他，专掌帐目，徽州人称为二朝奉。兄弟两人，日里只在铺内掌帐，晚间却在自赁的下处歇宿。”^⑥

相对而言，掌管帐目是一项知识含量较高的工作，只有读书识字通晓文义者方能够胜任，资料中的闵某凭借这方面的能力，为同乡商人所用，成为受雇佣的掌计。而小说中的无本商人周迪、程宰也因具备相应的文化知识和工作经验被大商人雇佣掌管帐目，这种受雇佣的掌帐目者，徽州人也称为“二朝奉”。抛开小说中的神怪因果主题，以上描述的徽州商人雇佣专门的财务工作管理者的情节背景当不为虚。

盘算本利、掌管帐目出入，“是商贾家最用得着的”，尤其是对商业店铺来说，这些工作实际上是日常经营中的主要业务，直接关系到店铺的盈亏，因而得到信任的受雇掌计事实上可以成为店铺的“经理”而掌管一店的经营业务。如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记载的徽州商人蒋某，“属诸掌计者，各事事，第质成”，^⑦是说商人把日常营业交付给掌计。在一篇为孙姓商人所作的墓志铭中，汪道昆写道：

“处士父曰玄积，受贾而饶。……父命伯受经，而仲当户，各因其材。无何，仲即世，父庚命处士释儒代贾，……修故业而息之，什一取赢，矜取予，必以道，以质及门者踵相及，趋之也如从流。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良者岁受五乘，次者三之，又次者二之。岁会则析

^① 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徽商资料》，260页。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六，“明故新安卫镇抚黄季公配儒人汪氏合葬墓志铭”。

^③ （近）许承尧：《歙事闲谭》卷二十八，“闵象南”。

^④ 天然痴叟：《石点头》第十一回，“江都市孝妇屠身”。

^⑤ 蔡羽：《辽阳海神传》，丛书集成初编本。

^⑥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

^⑦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九，“寿益篇”。

数岁之赢，增置一部，迭更数岁，又复迭增，凡百。以质剂起家，宜莫如处士。”^①

所谓“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就是严格地挑选业务能力强、品行端正的掌计，使之负责分店的经营管理。可见掌计在业主的调度支配下可以成为店铺经理人。文中虽未明确掌计的人员构成情况，但显然不能排除雇佣关系的可能。孙某如此不断地增加连锁店，扩大规模，形成庞大的经营体系，取得良好的经营效果。

受雇掌计能够成为商业店铺的经理人，不仅工资报酬方面必然可观，而且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蓄积个人财产，前引的受雇掌计闵某就是“以忠信见倚任”而“自致千金”的，因而掌管帐目工作成为受雇小店员的奋斗目标。比如在徽州地区流传下来的《桃源俗语劝世词》中说：

“生意人，听我劝，第一学生不要变。最怕做得店官时，贪东恋西听人骗。争工食，要出店，痴心妄想无主儿，这山望见那山高，翻身硬把生意歇。不受贴，归家难见爹娘面，衣裳铺盖都搅完，一身弄得穿破片。穿破片，可怜见，四处亲朋去移借。到不如，听我劝，从此收心不要变，托个相好来提携，或是转变或另荐，又不痴，又不呆，放出功夫擂柜台，店官果然武艺好，老板自然看出来。看出来，将你招，超升管事掌钱财，吾纵无心求富贵，富贵自然逼人来。”^②

鼓励受雇的小店员要安心敬业以争取老板的认可和赏识，一经被擢升掌管钱财负责店铺经营，就可能摆脱贫境，发家致富。

掌计作为日常业务的负责人，在业主的名下进行营业，受业主的支配和监督，遇有重大的对外事务和交易活动，要向业主请示商讨。如前引徽州商人李世福，“从诸父贾于江宁。握算计画，上佐诸父，下督掌计，而业日隆隆起矣”。^③徽商李大鸿，“垂首戒掌计……诸掌计奉命惟谨。”^④可见掌计在担任“经理”期间，并不是独立掌握完整的经营权。

在实际营运中，掌计也可能对整个经营总负其责，但这种权限似乎必须来自于业主的授予，否则便不易成立。如徽州商人吴伯举，“日不暇给，则倾橐而授掌计”，委派掌计全权负责经营，掌计经营不善，“大亡其赀”，便以业主的名义进行大量借贷。^⑤也有业主不事经营、权归掌计的情况。如《太函集》中一则关于徽州吴某（太公）的墓志铭说：“太公独椎削雕为朴。人言江南故多怀利，安得鲁君子乎？因号之曰鲁南，太公唯唯。世受贾，倾淮南。太公以主器当行，诸掌计者受成，故无适主。客至或问盐筴，若度支、若徒属、若短长、若子母出入，太公瞪目张口，毕谢不知，然则公何为曰贾也？客疑太公黜金口，而废木舌，故谔不知。既久乃知其不操利权，上知之不知也。”^⑥可知业主是不过问经营事务的，经营活动完全由掌计操作。

需要说明的是，称商业经营中的帐目管理者为“掌计”或许是徽州商人中特有的现

^①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二，“南石孙处士墓志铭”。

^② 徽州《桃源俗语劝世词》，《徽商资料》，264—265页。

^③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环田寿东世福公行状”，《徽商资料》，259页。

^④ 《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恩授王府审理正碧泉李公行状”，《徽商资料》，296页。

^⑤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五，“赠吴伯举序”。

^⑥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七，“吴太公暨太母合葬墓志铭”。

象，但雇佣这一岗位的工作者却非徽州所独有。《初刻拍案惊奇》描写山东曹州的贾仁掘金起家后，“开了解典库、粉房、磨房、油房、酒房，做的生意，就如水也似长将起来。……请着一个老学究，叫做陈德甫，在家里处馆。那馆不是教学的馆，不过在解铺里上些帐目，管些收钱举债的勾当。”^①《二刻拍案惊奇》中描写的明州夏主簿与富民林氏合伙开酒铺，“却是经纪营运，尽是林家家人主当……林家到店管帐的共有八个”。^②可见，在晚明商业经营中，掌计岗位上的受雇佣者当不少见。

（二）受雇“伙计”

明代商业中至少有下列几种人可被称为“伙计”：一是合伙人。既包括合伙经营中的劳动入伙者，如前引晋商的合伙“伙计”；也包括共同出资的合伙人，如陆容的《菽园杂记》中说：“客商同财共聚者，名‘火计’”，^③反映在小说中，如前引《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四回描写童奶奶的话语：“当铺里有了相太爷的五百本钱，这不就和相太爷是‘伙计’了？”二是结伴同行或结伴经营的客商。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文实，“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作伴，连‘伙计’也弄坏了”。^④三是进行经常性的贷款并按固定利息定期交纳利钱的借贷关系者。如《醒世姻缘传》描写打造乌银的童一品取老陈公的本钱，每月二分行利，后来“老陈公信这童一品是个好人，爽利发出一千银子本来与童一品合了‘伙计’”。^⑤四是被资本主雇佣的商业经营者。第四种情况是这里要考察和讨论的对象。

如归庄在颂扬某“烈妇”的事迹时无意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洞庭地区，“凡商贾之家贫者，受富者之金而助之经营，谓之伙计。”^⑥这里的“伙计”，是无资本而有经商经验和能力并受人聘用协助经营的人，出资的“富者”与受聘经营的“伙计”之间显然是雇佣关系。

《醒世恒言》描写洞庭商人高赞，贩卖粮食起家，后来家中“开起两个解库，托着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中受用。”^⑦这里的伙计，很可能是雇佣来的。

雇佣伙计经营在小说《金瓶梅》对于西门庆家的商业活动的描写中多有反映。比如，傅铭（字自新）为西门庆经营生药铺，西门庆常到铺中与他算帐。一日，武松来追问西门庆的下落，“那傅伙计是个胆小的人……说道：‘……小人在他家，每月二两银子雇着小入，只开铺子，并不知他们闲帐。……’”^⑧可知西门庆以每月二两银子的工资雇佣傅铭为伙计专门负责生药铺的经营。

西门庆开绒线铺需要聘请伙计，应伯爵向其推荐了韩道国。韩道国“原是绒线行，如今没本钱，闲在家里。说写算皆精，行止端正。”应伯爵领韩道国来见，其人“三十年纪，言谈滚滚，满面春风”，经过简单的面试，“西门庆即日与他写立合同。同来保领

^①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五卷，“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②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之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③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④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⑤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回。

^⑥ 归庄：《归庄集》卷七，“洞庭三烈妇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⑦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七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⑧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七、九回。

本钱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绒丝。”^①可见聘用伙计时要考量其经验、能力和品行信用，还可能通过契约形式确立主雇关系。再如西门庆与乔大户合资开缎子铺，“缺少个伙计发卖”，应伯爵向西门庆推荐甘出身：“原是段子行卖手，连年运拙，闲在家中。今年才四十多岁，眼里看银水是不消说，写算皆精，又会做买卖。……倒是自己房儿。”第二天，西门庆“和甘伙计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②

《金瓶梅》描写韩道国一日在街上遇见熟人，炫耀道：“……与我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三七分钱。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本，那些儿不是学生算帐！言听计从……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③韩道国的话含有很大的夸耀成分，但从中表明雇主可能采取收益分层制的方式向受雇伙计提供报酬。这种报酬，事实上具有双重性质，即：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受雇伙计的效益工资，另一方面，又可以看作是劳动力资本在整个资本经营中所分享的利润份额。实际上，在某项具体生意的安排中，雇主可能选择值得信赖的受雇经营者与其达成收益共享的约定，这意味着受雇经营者可以在某项经营中用劳动出资的方式与资本主结成合伙关系。比如在西门庆与乔大户合伙开设的缎子铺的经营中，“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三分，乔大户三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这在王六儿与韩道国的对话中可得到进一步证实：“我听见王经说，又寻了个甘伙计做卖手，咱每和崔大哥与他同分利钱使”。^④但这一合伙关系只是就此项生意的经营而存在，也就是说，这一合伙是在雇佣关系的大范畴内发生，它并不影响和改变主雇之间事先结成的雇佣关系，受雇经营者还须接受雇主的直接监督和其它业务安排。以韩道国为例，除参与缎子铺的合伙经营外，此前曾负责过经营绒线铺、到扬州支盐、从杭州贩运缎匹等工作，此后又多次被派往松江置货采购。^⑤

除韩道国外，甘出身和崔本的业务经营也大体如此，他们主要被安排从事缎子铺的销售工作，而崔本还曾被派往杭州、湖州贩运绸绢货物，西门庆死后，“对门段（缎）铺，甘伙计、崔本卖了银两都交付明白，各辞归家去了。”^⑥至于伙计傅铭，最初专营生药铺，在西门庆娶了李瓶儿之后，“家道营盛”，又出 2000 两银子开当铺，由他和贾第传共同管理，这样，“傅伙计便督理生药、解当两个铺子，看银色，做买卖。”^⑦总之，这些受雇经营者在资本主西门庆的指挥调度和直接监督下，或分管某一店铺，或分别从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三十三回。

②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五十八回。

③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三十三回。

④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五十八、五十九回。应该说明的是，关于这两条资料还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在吴承明先生看来，“这是伙计制的很好说明”，“这种伙计，同近代商业上雇用的伙计，完全是两回事”，将其等同于晋商的东家出本、伙计经商的合伙制度。（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140—141 页）其实，《金瓶梅》中所显示的这种经营方式在性质上与晋商的伙计制并不相同：其一，所谓晋商中的“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如前文所述，是说商人将资本委托给伙计经营，表明晋商的伙计制是一种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经营制度。在上述两条资料中并不能看出类似的可能。就《金瓶梅》所描写的关于缎子铺的筹备、开张和整个经营的情形来看，西门庆不仅拥有资本的所有权，而且拥有资本的经营权，经营什么、如何经营完全由他作主。其二，在晋商的伙计制中，资本主与伙计无雇佣关系，伙计只是按照合伙约定从事经营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不受资本主的其它支配和直接监督。而《金瓶梅》中所显示的情况，如下文所述，则颇有不同。

⑤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三十三、五十一、五十九、六十七、八十一回。

⑥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六十、六十六、七十七、八十一回。

⑦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七、二十回。

事销售、采购运输等业务，或在同一项经营中分工协作，^①共同构建了西门庆家的商业经营体系。

（三）受雇“主管”

晚明时期，商业店铺的经营管理人员可以被称为“主管”，主管可能是被雇佣来的，这种情形在小说中多有反映。

《八段锦》中描绘临安府富室云家的商业经营情况：“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外面做成铺面，令子云发雇一个主管帮扶，开下一个铺子。家中收下的丝棉，发在铺中卖与在城机户。……云发……吩咐主管道：‘我入城去收些机户赊帐，然后回来算你卖账。’”^②表明受雇主管的职责是协助店主经营，在店主离开时，要对店铺的业务负责。

《警世通言》描述开封府有一开绒线铺的员外张士廉，“用两个主管营运”。一个叫李庆，“在此二十余年……一饮一啄，皆出员外”；另一个叫张胜，“随着先父便趋事员外，如今也有十余年……举家衣食，皆出员外所赐。”每晚算帐，“把文簿呈张员外：今日卖几文，买几文，人上欠几文，都彙押了。原来两个主管，各轮一日在铺中当直（值）。”后来张胜得到一笔不意之财，母亲便不让他继续作主管，张胜问道：“不叫儿子去张员外宅里去，闲了经纪。如今在家中，日逐盘费如何措置？”母亲和他商议“开起胭脂绒线铺”，“接了张员外一路买卖，其时人唤张胜做小张员外”。^③可见，李、张二人在张员外的店铺中长期担任主管，按日轮班负责店铺经营，与业主每日结帐；此项工作的收入是他们家庭日常生活支出的主要来源，说明业主是在较短的周期内按时向他们支付工作报酬的，显而易见存在着雇佣性质。而受雇主管与雇主之间似乎并无硬性的人身束缚，他们随时可以脱离雇主另谋它业。

类似的情形在同书中还有描写：镇江人李克用在针子桥下开生药店，“药铺中有两个主管，一个张主管，一个赵主管。”许宣“原是生药店中主管”，又有人推荐，“因此留他在店中做买卖”。后来许宣有了本钱，便自己“开张药店，不去做主管。”^④

《醋葫芦》中的临安府经营绸绢生意的商人成珪，“懒于琐碎，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⑤由于资本主原无相关的经营经验，因而业务活动恐怕要相当程度地依靠“两个得力主管”进行，主管是否雇佣而来文中并未明确，但雇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有些资料中，主管常常与伙计相提并论，这种情况在《金瓶梅》的描写中比较多见。比如第六十九回说在西门庆家的商业经营中，“伙计主管约有数十”。再如：“西门庆家开生药铺，主管姓傅名铭，字自新……西门庆进来和傅伙计算帐。”后来，“傅伙计便督理生药、解当两个铺子”。^⑥西门庆出资本给来旺儿，说道：“……今日这六包银子

^① 如在西门庆的缎子铺的经营中，“甘伙计与韩伙计都在柜上发卖，一个看银子，一个讲说价钱。崔本专管收生活。”（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六十回）

^② 醒世居士：《八段锦》第一段，“惩贪色”。

^③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④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⑤ 伏雌教主：《醋葫芦》第一回，“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⑥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七、二十回。

三百两，你拿去搭上个主管，在家门首开个酒店……”来旺领了银两，对妻子说：“……我在街上寻伙计去也。”^①陈敬济与春梅各出五百两银本钱，“搭了个姓谢的做伙计”，又“委付陆秉义做主管”，经营酒楼，“都是谢胖子和陆秉义眼同经手，在柜上掌柜。”陈敬济不舒服，“两个主管齐来参见，说：‘官人贵体好些？’敬济道：‘生受二位伙计挂心。’”^②由上可见，在受雇佣的店铺经营管理者含义上，主管和伙计这两种称谓是可以通用的。^③

（四）受雇经营者的地位问题

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受雇经营者的地位进行考察：

第一，受雇经营者的经营地位，即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的权限。

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营过程中，雇主对雇员的劳动有最终支配权，也就是说，在雇佣期间资本主可以随时安排和调度受雇经营者的岗位和劳动；同时，作为资本家的雇主不仅拥有资本的所有权，而且最终掌握着资本的经营权，经营什么、如何经营完全由他们决定。受雇经营者则负责具体的日常经营，他们或分管店铺，或从事销售、采购等专项业务，或在同一项经营中分工协作，在雇主的名下进行营业，接受雇主的指挥和监督，遇有重大的交易活动，要向雇主请示商讨，在得到雇主授权的前提下，也可能对整个经营总负其责。从总体上看，受雇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对雇主处于服从地位，协助资本主进行具体的业务管理和资本运作，他们在具体交易中也可能有较大的自主性，但还不能认为已经独立地掌握了资本的经营权。

第二，受雇经营者的实际人身地位。

受雇经营者以接受雇主提供的报酬为前提服务于雇主的商业经营活动，雇佣关系实质上建立在主、雇双方对经营劳动的购买——出卖这一交换关系的基础上。在雇佣关系成立时，主、雇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基于自愿合意的契约关系，不能看出有任何强迫或强制的色彩。雇佣关系成立后，受雇经营者的服务仅限于经营活动，还没有发现他们被使用于家内劳动或用于增加雇主生活享受的情况。维系雇佣关系的核心因素也不在于宗法家长，而更多地在于劳动的买卖和资本的经营。在雇佣期间，受雇经营者的人身自由不受雇主的束缚，雇主不能将他们转雇于人，他们也无需改宗换姓，且可以随时与雇主解除契约，契约终止便停止其服务的义务，同时脱离主雇关系另谋生意。^④主、雇双方不因雇佣关系而发生主仆名分，雇主与受雇经营者同坐共食、饮酒行令亦为平常。^⑤从这些情形来看，可以肯定地说，受雇经营者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是自由的商业雇佣劳动者，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十六回。

^②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九十八、九十九回。

^③ 韩大成先生在对明代高利贷资本的考察时认为，在典当业的经营中，“伙计与主管的地位非常相近”。（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166页）吴承明先生认为，“伙计在店就是主管”，而他所谓的“伙计”，如前引文所述，意指“东伙关系”下的伙计。（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141页）现在看来，在雇佣关系下，商业店铺的主管可称为伙计，或言之，雇佣伙计被使用于店铺经营，也可称为主管。

^④ 小说《十二楼》中也有这方面的描写：汉阳府汉口镇人姚继，“十六岁上，跟了个同乡之人叫作曹玉宇，到松江来贩布，每年得他几两工钱，……做到后来，人头熟了，又积得几两本钱，就离了主人，自己做些生意，依旧不离本行。”（李渔：《十二楼》，“生我楼”第二回，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⑤ 小说《金瓶梅》多处描写西门庆与韩道国、甘出身、傅铭、崔本等受雇伙计、主管同席饮乐，如第三十五、六十六、六十五回。

他们并不因雇佣关系而对雇主处于人身从属地位，主雇之间也不会因雇佣劳动而存在等级关系。

但是自由雇佣关系并不改变主雇之间原本的人身地位，也不意味着使双方的身份差别趋于平等。一般而言，受雇经营者在习俗上总是要处于服从雇主的地位，他们对雇主虽无人身依附的色彩，但双方的实际地位定然有高低之别。形成这种差别的主要根源在于，一是雇与被雇本身含有的经济秩序关系，如《警世通言》描写白娘子劝许宣离开雇主李员外：“做人家主管，也是下贱之事，不如自开一个生药铺。”^①就是说，受雇于人和自己开店当老板相比，总是有地位差别的。二是社会性的原因，即基于各自原本的社会地位及身份地位的不同，确定了作为主、雇双方的实际地位差别。比如在《金瓶梅》中，伙计韩道国面对他人时称雇主西门庆为“恩主”，当面则以“老爹”相称，而在小说《警世通言》中，主管张胜当面称雇主张员外为“主人”，主管许宣也称雇主李员外为“主人”。^②这种情形其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即受雇经营者面对不同身份地位的雇主——是绅豪势要还是庶民之家，他们尊崇和服从的程度可能不同。

第三，受雇经营者的法律地位。

商业领域中的雇佣经营是雇佣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又包含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于它雇佣的对象不是简单劳动，而是侧重于商务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复杂劳动。对于这种含有特殊性的雇佣劳动形式，明代的法律没有确切说明；法律对于受雇经营者的地位也没有专门规定。

就雇佣劳动关系总体而言，传统中国的法典是将其编制在宗法家长制体系内的。明律中有雇工人等级地位的规定，^③从其规定内容来看，雇工人的法律地位介于奴婢与常人之间，他们与雇主并不平等，而是有主仆名分，雇主即为其家长，在佣工期间，应受家长管教，如有过失，家长可以责罚。但是在万历十六年颁布《新题例》之前，法律没有明确雇工人等级的适用对象，即哪些雇佣劳动者属于雇工人等级，哪些不属于雇工人等级，在法条上并没有规定。魏金玉先生的研究认为，当时的司法实践对受雇佣的劳动者——无论是农业雇工、手工业雇工还是商业雇工，统统被当作雇工人对待。而其所列举的商业雇工案例只是反映了商业活动中的对简单劳动的雇佣，并不包含具有特殊性的商业雇佣经营的情况。^④清承明制，清代法律也沿袭了明律的精神。从清前期的法规来看，雇工人等级主要指“官民之家”的与雇主素有主仆名分的车夫、厨役、水火夫、轿夫及一切打杂受雇服役人等，^⑤若依此反观，也不能肯定地认为明代的雇工人等级包括受雇佣的商业经营者。因此，在有明确而足够的证据之前，尚不能断言明代商业领域中

^①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②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三十三、三十四回；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六、二十八卷。从“恩主”的称呼判断韩道国和西门庆之间“有人身依附关系”（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118页）似乎是不合适的。所谓“恩主”和“主人”，在这里并不是对于“仆人”而言的，而是与“雇员”相对应的称呼，应当更多地含有“雇主”的意义。

^③ 《大明律》规定，雇工人殴打家长，“杖一百，徒三年”；“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折伤者，绞；死者，斩；故杀者，凌迟处死；过失杀、伤者，各减本杀、伤罪二等。”而家长“殴雇工人，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人三等；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杀者，绞。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卷第二十，“刑律”三，“斗殴”，“奴婢殴家长”）

^④ 魏金玉：《试说明清时代雇佣劳动者与雇工人等级之间的关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4）。

^⑤ 参见《大清律例》卷二十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条例”，沈阳市图书馆藏乾隆六十年刊本。

的受雇经营者在法律上属于雇工人等级。

万历十六年颁布的《新题例》规定，“今后，官民之家，凡倩工作之人，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只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①这样，雇佣劳动者在法律上有“雇工人”与“凡人”之分，短工被划出雇工人等级，获得了“凡人”的法律地位。按《新题例》的规定，雇佣时间的长短和有无文券是区分雇工人与凡人的两个重要标准，而这在商业领域的雇佣经营中却有很强的变动性。一般来说，雇佣经营时间的长短既取决于主雇双方的合意，又要受实际经营状况的影响。如《警世通言》描写无锡人吕玉，四处贩卖棉花布匹，后来遇到一个大本钱的布商，“谈论之间，知道吕玉买卖中通透，拉他同往山西脱货”，“于中有些用钱相谢”，不料时运不济，“捱到三年”方得脱身，“那布商由于稽迟了吕玉的归期，加倍酬谢。”^②至于有无文券，是在雇佣关系成立时自愿议定的，从现有资料来看，似乎在相对重要的经营项目中的重要岗位上，订立正式雇佣合同的可能性较大。^③显然，上述实际情况和习惯做法与《新题例》中区分雇工人和凡人的法律精神不相一致。^④可以肯定的是，《新题例》关于雇工人和凡人的区分标准不是依据商业雇佣经营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它是否适用于和是否在司法实践上被使用于判定受雇经营者的地位还需进一步考察。

一般来说，法律本身是滞后性的，它的变化很难跟得上现实生活的变迁，在传统社会中更是如此。一方面，法规的制定，仅仅是把现实生活中已发生的变化加以承认而已；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变化，在法规中未必会有反映。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那样，晚明现实生活中的商业受雇经营者已经以自由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不过这种现实在法律条文中尚未得到明确的反映。

那么受雇经营者在司法中是否被当作雇工人对待呢？崇祯年间颜俊彦在广州府审理了这样一则案件：“叶友文以抄杀讼罗正”，“但罗正极称友文是其家仆，而友文亦自言曾为伊父管店，今已归宗，则犹然主仆也。以仆讼主，名分之谓何，亡等甚矣”。最后判“叶友文以雇工人告家长之律，律之无词”。^⑤显然，叶某曾以改宗换姓的家仆身份为罗家经营店铺，在诉讼发生之时，虽已“归宗”，但“犹然主仆”，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将其视作雇工人。在颜俊彦审理的另一则案件中：梁日华受雇于何俊家开铺经商，何俊为避民乱而“挈家移省”，留下梁日华据守铺房，因丢失一只看家犬，被何俊的族亲何贤“私自殴打嚇挟，致日华情逼自缢身死。”法庭的认定是，“虽无殴打重情，然非相逼，何便轻生？合坐以威逼之条拟杖”。^⑥法官既没有依据“良贱相殴”条也没有按照家长殴奴婢之律置受雇经营者梁日华于奴仆或雇工人的地位进行判决，而是按“威逼之条”，将其以凡人地位对待。以上两例至少可以显露出这样的信息：为主人经商的奴仆

^① 《大明律》附录，《问刑条例》，“刑律”三，“奴婢殴家长新题例”。

^②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五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③ 在本文所用的雇佣经营的资料中，只有《金瓶梅》中的韩道国和甘出身明确订有雇佣合同，当时大多数的商业雇佣经营未必订立正式的雇佣合同。

^④ 法律区分雇工人和凡人的精神可能是：订有文券的受雇之人，时间越长，与雇主越加亲近，人身独立性就越少，越趋向于成为雇主的从属。

^⑤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藏略”三，“逆仆叶友文”。

^⑥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藏略”一，“人命何贤”。

恢复凡人身份后在面对旧主人时，司法机关可能视其为雇工人；而商业受雇经营者在司法上可以不按雇工人对待。必须说明的是，若图明确定位受雇经营者在司法上地位，还需要掌握更充分的证明材料，在达到这一程度之前，任何断言性的说法都为时尚早。

尽管很多因素尚未确定，但就晚明法律的变动趋向而言，法律一定程度地承认雇佣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处境，给予部分雇佣劳动者凡人地位，是能够得到肯定的。根据李文治先生的研究和许涤新、吴承明先生的观点：《新题例》是依据万历十五年督察院左都御史吴时来的奏疏制定的，奏疏中说：“有受值微少，工作止月日计者，仍以凡人论”。从“仍以”二字考察，短工在此之前已经是自由身份。^①若虑及清代社会与明代社会的衔接和承继而将两者视作连续的一体，则法律解放雇佣劳动者的趋向越发明显，对商业受雇经营者来说更是如此。在清代前期的法条中，那些与雇主“共坐共食”、“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的“店铺小郎”，“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都已被视为凡人；^②而现实生活中的“同坐共食”也成为司法判别雇佣劳动者是否为凡人的主要根据之一。^③如果“店铺小郎”能够因此以凡人的地位出现，那么对商业受雇经营者来说，获得与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五）雇佣经营制评价

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雇佣经营是晚明时代大量存在的一种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是晚明商业资本和商业规模扩大的产物。由于商业规模的扩大，经营者个人的能力、精力不能满足商业活动的需要，因而必须雇佣他人，协助分管具体业务，进行资本的筹划管理，才能使整个商业经营正常运转。资本规模越大，对受雇经营者的需求越大，这在小说《金瓶梅》对西门庆家的商业活动描写中有尤为生动的反映；利玛窦也曾记载有江西泰和县某大商人在南雄镇经商时雇佣四十余人帮助经营的情况。^④

第二，尽管关于雇佣经营的法律地位问题还有很多因素并不清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受雇经营者已经以自由的商业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并且这一实际状况在法律的变动中也可能得到体现。受雇经营者在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中处于管理层次，凭借经营管理方面的劳动付出获得报酬，报酬可能是固定工资，也可能是效益工资。效益工资对受雇经营者有更大的约束激励作用，有助于促使他们尽心尽力地为雇主工作，进而对于促进雇主的商业经营效益的总体增长大为有利。《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与乔大户共出 1000 两银子合伙行盐，之后用同一笔本利合伙开缎子铺，以提供效益工资的方式雇佣了韩道国、崔本和甘出身为之经营，在短短几年时间资本增长到 5 万两银子，成为西门庆家的支柱产业。^⑤

第三，由于社会的需要和切身利益的驱动，晚明社会上出现这样一组人群，他们具有相当的经商经验和能力而没有资本，于是以助人经营为己业，在雇佣关系下大多以“主

^① 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125 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70—71 页。

^② 《大清律例》卷二十八，“刑律”，“斗殴”下，“奴婢殴家长条例”。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241 页。

^④ 参见（意）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26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⑤ 参见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五十二、五十八、七十九回。

管”、“伙计”或为徽州商人担任“掌计”等面目出现，形成具有一定职业化色彩的受雇经营者群体。关于这种职业化的受雇经理人，唐甄也曾有过记述：“震泽之人有善计者，与之为稼，稼入则倍；与之为丝，丝入则倍；与之为肆，市入则倍。一日，过豪贵之门，见其从事之出入者，皆貂冠腋裘，则自思曰：‘吾处于乡里，所与不过升斗之入，所与贾者不过鱼盐之竖，不可以为富也。诚能入于是门，主人幸而亲用我，出我之筹策以主计筦利，必大得所欲，毋徒劳于乡里为也。’乃援而得入，而归辞乎其邻。”^①职业化的受雇经营者的存在使资本主所掌握的人力资源和经营能力可以大大超过其本身拥有的范围，进而使资本主有条件延伸资本运作的空间和规模，更大规模的资本经营成为可能。如顾炎武在叙述徽州风情时所说：“……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他日计子母息，大羨，副者始分身而自为贾，故大贾非一人一手足之力也……”^②这些受雇经营者如果得到雇主重用，加上经营得力，就可能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一旦条件成熟便可离开雇主成为新的资本家。

五、奴仆经营制

明代社会中，由于奴隶制的残存与复活，不仅保存并且新生了大量的奴仆。^③奴仆既被使用于家庭服务，又被使用于生产劳动，同时，商业领域中利用奴仆进行资本经营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一）奴仆管店

使用奴仆管理店铺的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多有描述。《醒世姻缘传》中的狄希陈进京候官，“在兵部洼儿开个小当铺，赚的利钱以供日用，赁了房屋，置了家伙，叫虎哥（内弟一作作者注）辞了长班，合狄周同管铺掌柜，狄周娘子住在铺中做饭。……狄希陈发了一千本钱，虎哥伶俐，狄周忠诚，到也诸凡可托。”^④《二刻拍案惊奇》描写汉阳马口有个店家，“叫得马月溪店。那个马月溪，是本处马少卿家里的人，领着主人本钱，开着这个歇客商的大店，……店前走去不多几家门面，就是马少卿的家里。”^⑤

小说《金瓶梅》多处描写奴仆管店的情形：西门庆叫来旺儿领本钱开酒店，说道：“……今日这六包银子三百两，你拿去搭上个主管，在家门首开个酒店，月间寻些利息孝顺我，也是好处。”西门庆开绒线铺，命家人来保和伙计韩道国“领本钱雇人染丝，在狮子街开张铺面，发卖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不在话下”。西门庆开缎子

^① 唐甄：《潜书》下篇上，“为政”。

^②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③ 关于传统中国官私奴隶长期存在的原因，傅衣凌先生认为：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常使自由或半自由的农民沦为奴隶；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更助长了这一倾向；来自边疆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把奴隶制带到内地。（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21—25页）。对于明代奴仆制的演变过程，李文治先生认为：明代前期，由于元末农民起义及政府的禁奴措施，奴仆制一度衰落；明代中叶，奴仆制重又出现；明代后期，随着地主绅权的扩展，法纪废弛，奴仆队伍得以扩大。（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1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韩大成先生认为，宣德以后，随着土地兼并与官吏勒索的严重，破产农民增加，他们或被准折为奴，或卖身为奴，或被抑勒为奴，或投靠仕宦之家为奴。（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65—68页）此外，晚明时代奴仆的大量产生与宗法、宗族制度的复兴和社会的奢侈之风也有相当关系。总之，晚明社会中奴仆大量存在已为学界所公认。

^④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六回。

^⑤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 撮草药巧谐真偶”。

铺，“派定韩道国、甘伙计、崔本、来保四人轮流上宿”。来保和韩道国被指派去支盐贩货，绒线铺交贲四经营，贲四外出，西门庆就让吴二舅和家人来昭管理，“吴二舅与来昭正挂着花栲栳儿，发卖绸绢、绒线、丝绵，挤一铺子人做买卖，打发不开”。陈敬济向母亲张氏要二百两银子做本钱，“叫陈定在家门首，打开两间房子开布铺，做买卖”；张氏死后，陈敬济“打点他娘箱中，寻出一千两金银，……把陈定复叫进来看家，并门前铺子发卖零碎布匹”。^①

上述描写中的狄周、马月溪、来旺儿、来保、来昭、陈定，分别是在主人支配下管理店铺的奴仆。无论是在主人已经开张的店铺中还是“领本钱”重新开店，在他们被委任为店铺管理者的那一刻起，其经营的方向和种类已经明确，他们所负责的是具体交易和日常管理业务，在主人的监督和掌控之下营业，主人根据经营和事务上的总体需要随时调换他们的工作岗位。另外，从《金瓶梅》的描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奴仆来保与受雇伙计韩道国几乎是被同等使用的，他们在经营中的地位也大体相同。

如果主人的资本运作分离在几个地区进行，则可能需要更多的奴仆参与经营，而那些负责经营的奴仆也能够获得较大的自主性。例如嘉靖年间徽州商人黄彦修，

竖子严资主质剂，据东瓯，席卷而遁闽海。事觉，季公尾而迹之。……“吾宁以金故自轻，竖子负重而逃，吾惧以金杀竖子耳。”公长驱先发，从者十余曹。……家监请布亡者罪状，诉有司。季公叹曰：“金既亡，即甘心亡虏，犹罢免耳。”^②

如前所述，掌计能够成为店铺的经理人而有较大的经营权限，奴仆严资被委任于这一岗位上，在黄家的经营体系中担任温州一带的分店店长，其经管的具体业务和日常交易已经脱离主人的直接监督，从而埋下携款逃跑的隐患。黄家的商业规模较大且分布在几个地区进行，可能较多地使用奴仆担当掌计工作，如下文的记载：

鲍秋亦主质剂，据金陵。秋犯帐簿焚邸舍而亡，其没不赀，视资为甚。季公叹曰：“吾释资而秋败籍，戮二憾奚益哉！”乃益舍之。^③

可见，在黄家的经营系统中，除以严资掌计温州之外，至少还有奴仆鲍秋在金陵负责分店的经营。记载此事的汪道昆的本意在于赞颂黄某的仁爱宽大，无意中表明了奴仆掌计的势力的扩大，由于他们在主人的直接监管之外掌管店铺，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以至于主人对他们经营活动并不能完全控制，所以发生隐帐吞款、焚舍逃亡的事情。这种事情在徽商程锁家也有发生：嘉靖年间，程锁的父亲“客死淮海。……所故竖窃资亡匿，秋毫无以为资。”^④ 奴仆携资逃亡在当时为人所贬斥，而此类事件则向我们显示了部分管店奴仆已经掌握了很大的经营自主权的事实。

实际上，随着眼界的扩大和经营才干的增长，奴仆在主人的商业机构乃至整个经营体系中的地位亦随之上升。在小说《金瓶梅》的描写中：西门庆死后，吴月娘让陈敬济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二十六、三十三、六十、七十七、九十二回。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六，“明故新安卫镇抚黄季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铭”。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六，“明故新安卫镇抚黄季公配孺人汪氏合葬墓志铭”。另外，在歙县《潭渡黄氏族谱》中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武毅（黄彦修的父亲）遣仆鲍秋，掌计金陵，秋不法，法当弃市。且干没巨万，自焚邸舍以绝踪。彦修力言之武毅而置之，无用批根为也。”（卷九，“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徽商资料》，260页）

^④ 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发卖布货，陈敬济与买主交易不成，来保便说：“你不知买卖甘苦。俺在江湖上走得多，晓的行情，宁可卖了悔，休要悔了卖。这货来家得此价钱就勾（够）了……”“他也不等月娘来吩咐，匹手夺过算盘，邀回主儿来。把银子兑了二千余两，一件件交付与敬济经手，交进月娘收了，推货出门。”^①奴仆负责主家全部经营活动的情况也较多见，如“陈以彦为前宦陈圣典裔孙。宦存家资，悉托故仆陈进管理”。^②嘉靖、万历年间歙商方景真，“出儒入商，问父故资，则世父董出入，几尽矣。父收余烬，将改图，虑景真少年，或生得失，则橐以授家监福”。^③《型世言》描写的四川保宁府合溪县沈家的奴仆沈实，主人见他忠厚能干，便“把一个当铺、前后房产，还有隔县木山，俱着他掌管”。^④有的奴仆甚至代主诉讼，如前引徽州人洪什在巴陵经商时，乡人胡某向其“贷千金者三，无所问。处士还歙，家监讼之有司”。^⑤

（二）奴仆贩运贸易

对于从事长途贩运贸易的商人而言，携带奴仆可能不是用来进行经营管理，而是主要用于服侍饮食起居，在这种情形下，那些伴主出行的奴仆的劳动还只是家庭服务的延伸，并没有经营的性质。如《杜骗新书》中的江西进贤商人陆梦麟从福建海澄县贩运胡椒往芜湖发卖，“一仆詹兴，挑实落行李一担，跟梦麟同行。”^⑥江西沿山县人饶儒，从松江贩布至杭州，“自觉不乐，乃令家童沽酒散闷。”^⑦同时，漫漫商程并非一路坦途，商人的身与财产随时可能遭遇危险，有仆作伴服侍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商途中的安全性。对此张应俞告诫说：“凡远行者，主若疏满，得一谨密家人，亦大有益。故旅以丧童仆为厉，以得童仆为吉”。^⑧因此，商人在长途贩运过程中携带奴仆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例如：南京凤阳府临淮商人罗四维携仆人程三郎，到福建崇安县贩买铜器。^⑨《警世通言》中的苏州府昆山县的宋金，“带了三千两银子，领了四个家人，……将银两贩了布匹，转至仪真，下个有名的主家，上货了毕。”^⑩《二刻拍案惊奇》中的陕西人王禄往山东做盐商，“随行两个家人”。^⑪王在晋记载：“有闽人揭才甫者，久寓于杭，与杭人张玉宇善。出本贩卖绸绢等货，同义男张明觅船户施春凡，与商伙陈振松等三十余人，于七月初一日开洋”。^⑫《金瓶梅》中的陈敬济“与杨大郎又带了家人陈安，押着九百两银……前往湖州贩了半船丝绵绸缎”。^⑬

贩运经营过程中既普遍地使用奴仆劳动，奴仆至少间接参与到主人的经营活动中，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八十一回。

^②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二十，“判语部”，“叛国杀主事”。

^③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儒侠传”。尽管未见明确的资料能够直接说明“家监”是奴仆身份，但一般看来，所谓“家监”，实即“管家”，从历史场境中理解，当为奴仆的性质。资料中所说的“家监福”，可理解为“家监”的名字叫“福”，之所以省去姓氏，完全可能是因为姓从主人，依此也可判断出家监是奴仆身份。

^④ 陆人龙：《型世言》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

^⑤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六，“明故处士洪君配吴氏合葬墓志铭”。

^⑥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二，“行李误挑往别船”。

^⑦ 李春芳：《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卷之三，第四十七回，“判烛台以追客布”。

^⑧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二，“带镜船中引谋害”。

^⑨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二，“买铜物被舢谋死”。

^⑩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

^⑪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之二十一，“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

^⑫ 王在晋：《越镜》卷二十一，“通蕃”，国家图书馆藏万历刊本。

^⑬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九十二回。

耳濡目染之下，积累商务经验，增长商业才干，以至于在主人的支配下收集商业信息、打探市场行情，帮助主人进行经营。正如闽商李晋德所说：“所役家仆童奴，有事必服劳任重，出往藉为羽翼”。^①在此过程中，伴主行商的奴仆逐渐地获取和掌握商业经营方面的能力，一经获得主人信任，便可能被指授为代主贩运贸易的商业经营者。《连城璧》描写福建泉州府同安县贩运商人单龙溪家的义男百顺，“龙溪见他聪明，时常带在身边服事，又相帮做生意。百顺走过一两遭，就与老江湖一般惯熟。为人又信实，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所以行家店户，没有一个不抬举他。……做到后来，……龙溪脱不去的货，他脱得去；龙溪讨不起的帐，他讨得起。龙溪见他结得人缘，就把脱货讨帐之事，索性叫他经手，自己只管总数”。^②洞庭商人翁筵，“察子弟童仆有心计强干者，指授方略，以布缕、青靛、棉花货賂，往来荆襄、建业、闽粤间，甚至辽左。江北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于是南北转轂无算。”^③

那些原本并不经商的普通士人及庶民之家，一旦有仆可用，也多以其进行贩运经营。如浙江有“生员沈云凤者，将资本托仆沈乘祚、来祥往海澄生理，来祥等径往吕宋等处贩卖货，包利以偿其主。”^④《石点头》描写南直隶庐州府合肥县秀才郭乔要到广东韶州府乐昌游玩，便叫家人郭福置货同往。到了广东，郭福“寻一个客店，将货物上好了发卖”。将近一个月，郭乔问郭福货物卖得如何。郭福道：“……带来的货物，行情甚好，不多时早都卖完了。原是五百两本银，如今除去盘费，还净存七百两，实得了加四的利钱，也算好了。”郭乔令其买货回贩，“郭福领命，遂去置货”。“忽一日，郭福又载了许多货来”。“初时郭福在广东做生意，……后来郭福不走广东。”^⑤浙江淳安县徐氏“寡妇尽脱簪珥，得白金十二两，畀寄。寄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历二十年，积资巨万，……自是，寡妇财雄一邑。”^⑥

在福建地区，收养他人之子为己之子，待其长成，使之专门从事海上贩运贸易，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何乔远记载：“海澄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居者附资。或得妻子弃儿，养如所出，长使通夷，其存亡无所患苦，犀象、玳瑁、胡椒、苏木、沈檀之属，麇然而至。”^⑦如此积习相沿，成为福建地区的一种风俗：“生女有不举者，间或以他人子为子，不以窜宗为嫌。其在商贾之家，则使之挟资四方，往来冒霜露；或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而已子安享其利焉。”^⑧这些“养子”之所以从小被主人收养，是为了长大后令其出没惊涛骇浪从事海上贸易，因为非主人亲生，故而“其存亡无所患苦”，而主人的亲生儿子则在家中“安享其利”。这种专为海上贸易的“养子”，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商业经营性奴仆。

广东沿海一带也有类似情形。俞大猷记述的广东鸟尾船、横江船，“其船各系富家

^①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② 李渔：《连城璧》，“戍集”，“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

^③ （清）翁澍：《具区志》卷十三，“人物”，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④ 王在晋：《越镌》卷二十一，“通蕃”。

^⑤ 天然痴叟：《石点头》第一回，“郭挺之榜前认子”。

^⑥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孝义”二。小说《醒世恒言》中以此事为故事背景对阿寄的经营活动有详细的描写（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

^⑦ 何乔远：《闽书》卷三十八，“风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⑧ （乾隆）《龙溪县志》卷十，“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主造，其驾船之人，名曰‘后生’，各系主者厚养壮夫，每船各四五十人，南至琼州载白藤、槟榔等货，东至潮州载盐，皆得十倍之利。”^①这种“后生”与福建的“养子”一样，作为主人为海上贸易而收养的专用之人，也是在家长制和等级制控制之下的商业经营性奴仆。

商业经营性奴仆在晚明时期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中也大量存在。根据林仁川先生的研究，明末清初郑氏海商集团中的商业性奴隶“比比皆是”，他们作为被收养的“义子”为主人从事海上贸易。而“豢养义男、义儿从事海外贸易的风尚，不仅普遍流行于国内沿海一带，而且还存在于侨居国外的华侨商人。”^②

（三）奴仆经营制评价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知道，在晚明时代商业活动的两种主要形式（坐商和贩运）中，都使用奴仆进行经营管理。这些参与经营的奴仆，即商业经营性奴仆，是晚明生产性奴仆的组成部分；奴仆经营也构成了晚明商业资本经营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奴仆经营制进行进一步认识：

第一，从市场发展的角度看。

我们知道，任何资本主都会希望他们的生意在时空上得到延续和扩展，奴仆经营为这一愿望的实现提供了一种条件。奴仆不仅在主人的监督下管理店铺、脱离主人的直接监督负责分店的经营，而且在主人的指授下独立进行贩运贸易，有的还负责主家的全部经营活动。在这些场合下，一方面，他们仍然是主人的仆从，对主人依旧处于人身依附地位；另一方面，某项生意是否成交，必须由他们本人决定，因此他们在具体交易中与独立的商人几乎没有区别，事实上执行着商人的职能，发挥着商人的作用。一旦主人发现让他们去专门从事商业经营是值得的（只要主人从中得到足够的好处，如下文所讨论的那样，事实情况可以如此），那么这种经营便有理由得到继续和扩大，而这些奴仆实际上也象专业化的商人那样在市场上进行商业活动。因此，奴仆经营（和商人经营一样）对于繁荣市场、扩大交易总量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从资本主的经营效果看。

首先，奴仆经营本质上是在等级身份制和宗法家长制前提下的超经济的强制性劳动，在主人和奴仆之间内在地确立着指令——服从的秩序，故而，对资本主来说，使用奴仆经营通常是一种劳动成本较低、操控性好和保障性强的经营方式。

其次，对大多数经营性奴仆而言，尽忠尽孝、报效主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天经地义。前引《连城璧》中单姓商人家的义男百顺，代替主人进行贩运经营，当有人劝他私下聚些银子、赎身自立时，他回答道：“我前世欠人之债，所以今世为人之奴，拼得替他劳碌一生，偿还清了，来世才得出头；若还鬼头鬼脑偷他的财物，赎身出去自做人家，是债上加债了，那一世还得清洁？”^③这种因果轮回观念下的“还债”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奴仆大众伦理心态的普遍反映。

^① 俞大猷：《洗海近事》卷上，“呈总督军门张”，见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状》，192页。

^②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345—34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③ 李渔：《连城璧》，“戌集”，“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

最后,使用奴仆经营亦非单纯地以家长强制力或等级秩序为依据,其中或多或少地含有家庭或家族的“温情”。上引《连城璧》中的百顺说:“或者家主严厉,自己苦不过,要想脱身,也还有些道理;我家主仆犹如父子一般,他不曾以寇仇待我,我怎忍以土芥视他?”^①这种情形相当程度地反映了经营过程中的主、仆关系,我们也很难想见主人既以奴仆经商又任意虐待他们的情形。实际上,主人与奴仆共同打拼创业的情况并不乏见。如:陕西高陵县商人王惟德,“所挟资甚微,细与佣保杂作”。^②歙县商人程致和,“行白圭治生之学,……与用事童仆同苦乐。”^③至于那些被从小收养的用于专门从事商业经营的“养子”和“义男”,则是作为虚拟的家庭成员而被使用的。在普遍地以养子出海贸易的福建地区,“即有子者亦必抱养数子,长则令其贩洋。赚钱者则多置妻妾以羁縻之,与亲子无异。分析产业,虽胞侄不能争。亦不言其父母,既卖后,即不相认。或藉多子以为强房,积习相沿,恬不为怪。”^④主人不仅将这些养子抚育成人,而且在经营得力后为他们娶妻置室,他们还可能与主人的亲子一样继承财产,如此在主人和这些养子之间增添了一种脉脉温情,无论是出于报答主人的养育之恩,还是出于报答主人的“优待”之义,养子们都会遵从主人之命,甘心为主人冒险经营。关于此中道理时人陈确也有论述,他说:“家仆谓之义男,即有父子之义,于父仆即有兄弟之义矣,于义女义男妇亦然。君子当一体万物,而况家人乎!男耕女织,自其职分,而衣食之计,在我固宜有以周之,此劝忠之本也。”^⑤

因此,背主逃亡的事件即使间有发生,也没有理由认为这在商业经营性奴仆中是普遍现象。从已见的资料看,使用奴仆经营的资本主大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果,典型的事例如:“海洋有汪本湖也者,生甫两月丧其父。父故子他人子二,挟之贾江淮间,累数万金。父死,谓其母曰:‘儿幸长,无忘此两人’。比长,母以语本湖,本湖敬诺,析其赀三之”。^⑥前引《型世言》中描写的奴仆沈实,为主人经营荒山,樵砍取值,植木销卖,“每年可出息三百余两”,一生“忠诚谨慎”,帮助主人重振家业。^⑦前引浙江淳安县徐氏寡妇以家仆阿寄经营二十年而“积资巨万”、“财雄一邑”更是突出的一例。

第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

晚明时代的奴仆一般可以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相比之下,商业经营性奴仆当有更多的机会积蓄私财。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特别是基于在经营中的重要岗位,部分商业经营性奴仆与家内奴仆及一般的生产性奴仆的地位会有所不同,他们对主人也不一定完全遵从。如徽商程金吾,“父老倦游,夺之儒而命之贾。……家监掌计者故跋扈,金吾面数而扶之庭下,家监蒲伏”。^⑧在小说《金瓶梅》的描写中:西门庆死后,来保“暗暗船上搬了八百两货物,卸在店家房内,封记了”。“一日晚夕,外边吃得醉醉儿,走进月

^① 李渔:《连城璧》,“戌集”,“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

^②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一百六,“赠罗田令王公墓表”。

^③ 歙县《褒嘉里程氏世谱·寿文·奉贺致和程老先生六十荣寿序》,《徽商资料》,102页。

^④ (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⑤ 陈确:《陈确集·文集》卷十一,“说”,“仆说”,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⑥ 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卷之七十一,“汪元家传”。

^⑦ 陆人龙:《型世言》第十五回,“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

^⑧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八,“明故南京金吾卫指挥佥事歙程次公墓志铭”。

娘房中，搭伏着护炕，说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没了爹，你自家守着这点孩子儿，不害孤另（零）么’？”^①言语举止中颇有戏主之意。谢国桢先生在考察晚明“奴变”时认为，“万历、天启以后，是奴仆豪纵的时期”，^②从上述商业经营性奴仆对主人傲慢无理的情形中可见其端倪，这些情形暗示了奴仆中的某种分化——由于在经营过程中扩大了眼界、增长了才干、蓄积了经济实力，使部分经营性奴仆获得了一种“不安分”的力量，有的甚至横行乡里、^③欺害家主，^④成为所谓的“豪奴悍仆”，相当程度地助长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失序”趋向。^⑤

奴仆经营可能导致奴仆阶层的分化，然而这种分化不是淡化奴隶制残余的力量。傅衣凌先生说：在中国奴隶制度史上，特别是在明清时代，“商业资本比较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蓄奴最多的地区”，之所以如此，是“为着更强度地榨取劳动力”^⑥，道出了商业发展和奴隶制残余的内在关联。其实，在奴仆经营的机制内，一方面，越是注重使用奴仆经商，资本主可能越是希望加强对商业经营性奴仆的控制；又一方面，愈是在商业发展的区域社会中，可能愈是重视贵贱等级身份，对主仆尊卑的礼法也就愈加推崇。以商业资本相对发达的徽州地区为例，嘉靖时，“其主仆名分尤其严肃而分别之。藏获辈即盛货厚富，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至清康熙年间，“此俗……犹然。脱有稍紊主仆之分，则一人争之，一家争之，一族争之，并通国之人争之，不直不已”，^⑦主仆名分的严格颇有越演越烈之势。清前期小说《儒林外史》对这种主仆关系也有形象的描写：扬州大盐商万雪斋，原是徽商程明卿的书童，“到十八九岁上就叫他做小司客”，“每年聚几两银子，先带小货，后来就弄窝子。……寻了四五万银子，便赎了身出来。……自己行盐，生意又好，就发起十几万来”，此时程家在商场上已经落败。一日正逢万家娶亲，“不想他主子程明卿清早上就一乘轿子抬了来，坐在他那厅房里。万家走了出来，就由不得自己跪着，作了几个揖，当时兑了一万两银子出来”。^⑧况且，不管是如万雪斋一样业已经营致富并赎身脱籍的奴仆，还是那些具备一定实力（包括某些政治权）的豪奴悍仆，也都可能蓄养奴子，^⑨从而成为维护家长权威和长幼尊卑秩序的一个补充力量，对整个奴仆阶层的人身依附地位的改变不会有积极的作用。

综括上述，使用奴仆经营可能导致奴仆阶层的某种分化，从而使社会生活和社会秩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八十一回。

^② 谢国桢：《明季奴变考》，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一，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③ 如明末“董氏之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些“托管家事、亲笔帐簿”的经营性豪奴侵渔百姓所引起的。参见（日）左伯有：《明末董氏之变》，《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

^④ 如徽州大商人吴养春的家奴吴荣揭诬养春漏报黄山税银六十万两，致使吴养春父子被拘京师，毙于东厂。阉党追赃，使吴家“在徽、扬之货产尽入于官”，“全家覆灭不已也”。（王徵：《两理略》卷之二，“事歟后—扬州府”，“四结钦案”。）

^⑤ 关于晚明时代社会生活中主、仆关系的失序现象，如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载：南京地区在正德时，“士大夫有号者十有四五，……嘉靖年来，束发时即有号。末年，奴仆、舆吏……无不有之。”（卷五，“建业风俗记”）谢肇淛在《五杂俎》中也感叹说：“吾郡（陈留）……主家凌替落薄，反俯首于奴之子孙者多矣，世事悠悠，可为太息者此也！”（卷十四，“事部”二）

^⑥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23—24页。

^⑦ （康熙）《徽州府志》，卷六，“风俗”。

^⑧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

^⑨ 在明代的奴仆中，有的也如“常人”一样的蓄奴养子，关于这种情况，傅衣凌先生已有论及。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29—30页。

序趋于复杂，但奴仆经营制不能改变奴仆阶层的人身依附地位，对于淡化和消除晚明社会的奴隶制残余没有发生积极的影响，因而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既存的社会关系问题。在经济范畴内，尽管这种经营方式带有相当的“落后”成分，但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资本主的资本经营，对于活跃市场、扩大商业规模、促进商业发展也不无积极作用。

第三章 晚明商业信用

商业信用是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和商业交往形式相联系的范畴。商业交往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复杂的交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交易并不是这种交往的唯一形式。从商品交换的角度看，简单直接的商品—货币交易方式既不足以满足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实际需要，也不可能约束人们全然按照这个绝对化的理性规则行事，于是商业行为者出于交易活动的需要、资本价值增殖的实现等动机自发形成了某些特定的商业交往形式，这些商业交往形式如若产生交易过程延长从而使交易的发生与交易的结束在时间上不对称，形成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那么便发生了商业信用问题。就商业资本运动过程来说，商业信用实质上以商业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延长和价值增值结果的不确定性为典型特征。具有商业信用特征的商业交往形式一旦为社会所接受和推广，即可能作为习俗惯例保持下来，其内含的范式和规则不能不对商业行为人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事实上，一个社会的商业信用的发展水平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标志着这个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一个社会的商业信用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商业活动向更高级发展的表征。因此，对晚明商业信用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研究晚明商业资本运动的实态，而且对于从交换方式的角度了解和把握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发展水平和社会环境也有直接意义。

晚明时代，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的数量增多、规模巨大。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市场中，商品流通的距离得到突破，出现了跨地区、跨区域的商品销售。要在这样的市场平台上完成商品流通，需要借助于某些特定的交易形式，否则便难以顺利实现。于是在传统积淀的基础上，牙行居间、赊卖赊买、商业汇兑等具有商业信用特征的交易形式得到了发展。

一、牙行居间

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牙商居间活动由来已久。秦、汉以前的“狙”、“佺”^①和“节狙会”^②，是较早的居间商人。唐代的“互市牙郎”^③大约是居间商人被称为“牙”的开始。至宋代，居间商人一般被称为“牙佺”，且有“大凡求利，……莫易于牙佺”的说法。^④这一时段的居间商人一般没有经营资本，其居间活动是以个人身份在市场上介绍和说合

^① 《吕氏春秋》，“孟夏记”，“尊师篇”，北京，中华书局，1994。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列传”第六九，“货殖”。

^③ 刘昫：《旧唐书》卷二百上，列传第一百五十，“安禄山”，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④ （宋）胡石璧：“治牙佺父子欺瞒之罪”，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

买卖双方，从中为之商讨价格、核定数额和质量，至于交易能否成功，则取决于买卖双方的意愿，交易活动在买卖双方之间直接进行，因此并不涉及商业信用。

明代的居间商除传统的牙人之外，还有在牙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牙行。牙行集牙人、邸、店为一体，客商通常称之为“主人家”或“主家”。除原有的牙人角色外，牙行的职能主要是充当客商销售与收购的代理，兼为客商提供食宿和存放货物服务，从中赚取代理交易费用和服务费用。比如，明末清初小说《明珠缘》中的贩布商人魏进忠投行侯家，本银一千三百两，该付牙家“用钱四十二两”，其中即包含代理交易费用和食宿等弹性费用。^①关于这一点，晚明算术书中的例题也可作为参考，如《同文算指通编》有题曰：“有客贩参，不计母银几何，……用过牙银二百两，是原母三十之一”。^②“二商共贸，甲母一百二十两，己母一百八十两。共一牙俸，每子银一百两，与牙银十两，后得子银一千两。各该分几何？”^③

牙行代客商销售，就是把客商的货物批发给铺商，再将货款交付客商。《明珠缘》中的魏进忠从临清贩布初到蓟州城下，就有两三个人问“投谁家行”，称“新街口侯家好，人又和气，现银子应客”。^④“现银子应客”就是牙行代销客商货物后不拖欠货款，这被看作是牙行的诚信居间行为。牙行代客商收购，是指客商先将本银交付牙行，牙行代之购进货物。比如，成化、弘治时的苏州吴县牙行钦允言，“总商贾资本，散之机杼家而敛其端匹以归于商，计令盈缩低昂而出入之”。^⑤这样，经过牙行的居间活动，客商在发货与收款之间、发款与收货之间分别存在由牙行掌握的时空间隔，这种时空间隔对客商而言意味着购销活动的过程的延长和结果的不明确，商业信用由此而生。据此，牙行居间实质上是具有交易代理性质的信用运营活动，至于传统意义上的牙商居间活动，当然也涉及个体信用问题，不过，这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内。

（一）居间信用的良性运转

牙行的居间活动是联系生产与流通、批发与零售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直接关系到长途贩运商人的经营效益。对贩运商人来说，把生产地零星分散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者的产品集中为大批量的商品、和将这大批量的商品分散到销售地的零售市场上使之直接面对消费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另外，由于人地生疏，贩运商人能否及时地以合理的价格保质保额完成购销活动，有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些工作一旦由牙行经纪，既可以降低信息收集费用，节约交易成本，又能够减少购销环节中的疏漏。因此，明代的商人十分重视牙行在商品交易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买货无牙，称轻物假，卖货无牙，银伪价盲”。^⑥一般而言，长途贩运商人抵达目的地后多要投奔牙行，经由牙行居间进行货物的购销。比如：宁城人李英，“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⑦《醒世恒言》描述嘉靖年间苏州吴江县盛泽镇上的绸匹交易，“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

^① 佚名：《明珠缘》第十五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② 利玛窦授、李之藻演：《同文算指通编》卷一。

^③ 利玛窦授、李之藻演：《同文算指通编》卷二。

^④ 佚名：《明珠缘》第十二回。

^⑤ 祝允明：《怀星堂集》卷十，“承事郎钦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⑦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三，“奸人婢致盗失银”。

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小织户施复到牙行家出脱绸匹，“见……屋里坐下三四个客商”。^①《喻世明言》中南京应天府贩线香商人黄老实，“贩着香货，趁船来到江北庐州府，下了主人家”。^②小说《十二楼》中描写的湖广汉阳府汉口镇商人姚继，“到松江来贩布，……这姓人家就是布行经纪，每年来收布，都寓在他家”，姚继此次收布的资本，“共有二百余金，收起之货，不及一半，其余都放在庄头。”^③

由于贩运商人需要牙行的居间活动，并且政府有意利用牙行管理税收、禁止贩运客商不经牙行居间进行商品交易（有关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下文有叙），因此明代市场上的牙行居间活动是比较活跃的。这在从事居间行业的人数上可以反映出来，如：“扬州、瓜、仪，经纪不下万数”；^④神宗初年的嘉定属镇外冈，“四方之巨贾富殖，……皆集于此”；^⑤苏州城“负郭则牙侖臻集”；^⑥南京城的街市上，“市魁狙侖，千百嘈口其中”。^⑦牙商如此之多，牙行定然不少。实际上，牙行的多少，取决于当地的商品贸易状况。《醒世恒言》中描述盛泽镇繁荣的丝绸市场，“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⑧明末北通州则有牙行五十八家。^⑨

市场上的居间牙行掌握着生产与销售、批发与零售的中间环节，他们按照信用规则从事居间活动对贩运商人的成功经营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万历年间张应俞说：“出外为商，以缥缈之身，涉寡亲之境，全仗经纪以为耳目。若遇经纪公正，则货物有主；一投狡侖，而抑货亏价必矣。是择经纪，乃经商一大关系也”。^⑩牙行居间的信用规则主要是以公道的价格代销客商货物并将代销货款及时而全部地交给客商和以合理的价格保质保量地为客商收购货物。在市场上，那些按居间规则办事、口碑好的诚信牙行往往能够得到客商的青睐。如前引《明珠缘》中的贩布商魏进忠初到蓟州城，闻听侯家牙行不仅为人和气，而且“现银子应客”，便直奔侯家。再如小说《通天乐》中描写扬州府南门骡行内的孙汉公，“为人最至诚，又最信实。远近各省闻名，多往他家作寓。”^⑪诚信居间的牙行易于招揽客商，在居间业竞争中当处于有利之势，如徽州商人王子承在四川经商时：

以拙为赢，卒致巨万，蜀人以质行称王长者，以资斧称封君。……子承所至，务推赤心，望人人腹。不招而集，不约而竖，蜀人蚁附之。片言可市，无评价，无求良，无干利权，无畔盟主。……言出惟行，无抗无坠。……诸下贾至自新都，总已而听子承如祭酒。市迟则代居以市，归急则代价以归。^⑫

王子承在核定价格和合议交易时能够主持公道，在市场上有较高的威信，因而被商人视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

^②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③ 李渔：《十二楼》，“生我楼”，第二回。

^④ （万历）《扬州府志》卷二十，“风物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⑤ 殷聘尹：《外冈志》卷一，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116页。

^⑥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八，“苏州府”。

^⑦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

^⑧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

^⑨ 见韩大成：《明代牙行浅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2）。

^⑩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贫牙脱蜡还旧债”。

^⑪ 石成金：《通天乐》第六种，“讨债儿”，《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一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⑫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寿域篇为长者王封君寿”。

为祭酒，不仅代他们销售货物，而且可以预付货款。虽然汪道昆没有明确说王子承是专门从事居间业务，但从其具体的经营活动来看，显然包括牙行所为。王子承“以质行称王长者，以资斧称封君”，与其诚信居间行为当不无关系。

牙行一旦有富足的家业财本，信用度随之增加，承揽客商购销业务的机会也必然增多，以此致富亦为可能。佛山人冼灏通（号月松）的致富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月松公……独好文学，敦礼让，四方达人高士，闻其风莫不乐与之游，由是鹤园冼氏为著姓，月松公名盖乡中矣。尝于所居鹤园治亭榭，环以水石，杂以花卉，日以酒食陈弦歌，迎宾客，更相唱和以为乐。佛山商务以锅业为最，各省巨商闻公信谊，咸投其家，公命诸弟侄经理其事惟谨。客商人人得以充其货，毋后期也；乃人人又益喜，辄厚谢之。公以故家饶于财，所得辄分诸弟侄无吝色。……^①

冼灏通以礼让闻名，兼以花草水石、亭台楼榭等良好的居住环境和文墨风雅、酒食声乐等文娱活动作为其生性慷慨讲求信用的渲染和铺垫，这些对客商当有较大的吸引力，因而客商“咸投其家”。除正常的牙用之外，客商又额外“厚谢之”，冼家以此致富。而清人褚华的祖先更是居间行业的佼佼者，并凭此业富甲一方：

明季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至国初犹然。^②

褚华祖先的经营方法是：先接待客商，安排食宿，问清楚客商的货物需要情况，然后在自行设立的交易场所收购货物，货物收购基本齐全，客商将要离开，再与客商结帐。其居间活动的资本周转方式大体上有以下三种可能：一是客商先将本金交付牙行，代理费用、食宿费用和货帐在离去时一并结算。二是牙行以自有资金现价收购货物，最后与客商核算总帐。三是牙行向生产者赊购，待与客商结帐后再向生产者付款。其中第一种情况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典型的牙行信用形式；第二种情况是以自备经营资本为前提，不单单是充当客商的收购代理而挣得居间收入，而且可以赚取贱入贵出的差价；第三种情况下，居间信用超出代理范围向生产者延伸，牙行与生产者之间形成赊买赊卖信用关系。无论上述那种可能，都以良好的居间信用为前提。这里的“门下客”可能是雇佣的牙人或以协议合伙方式分配居间费用的个体牙商，这种牙商在褚华祖先的牙行中“常数十人”，似乎表明牙行居间经营的规模化方向。规模化的运作方式，既能够降低成本，又能够强化居间信用形象，从而加强竞争优势。

事实上，居间行业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尤其是在争取承揽大资本客商的代销代购业务的竞争中更是如此。清人叶梦珠在描述晚明松江地区的布匹市场时说：

“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货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③

牙行在争夺大客商的竞争中要借助于势要之家，大概是借势要之家的社会影响和财产信誉以加强竞争优势。可见牙行之间争取客户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誉的竞争，竞争机

^① 佛山《鹤园冼氏家谱》卷六之二，《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306—307页，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② （清）褚华：《木棉谱》，“秦晋布商”，《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上海，上海通社，1935。

^③ （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制自然有利于激励居间信用的良性运转。

（二）居间信用的缺失

居间信用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牙行在居间业务中利用代销代购环节上的时空间隔蓄意挪用、谋取和侵占委托客户的财产，这种行为违背了居间活动的信用规则，构成了对委托人的欺诈。

牙行在代销业务中的欺诈行为，表现形式是以抵赖或设局为手段拖欠和占有客商销货款。张应俞在《杜骗新书》中描述的苏州牙家翁滨二，“叠积前客债甚多”。福建大安商人施守训贩纸价值八百余两，投寓其店。翁滨二“见施雏商，将其纸尽还前客，误施坐候半年。（施）家中又发纸五百余篓到苏州，滨代现卖。付银讫，托言系取旧账者，复候半年。知受其笼络，施乃怒骂殴之。滨无言可应，当凭乡亲刘光前议，谕滨立过借批银八百两，劝施暂回。次年，复载纸到苏州，滨代现卖。只前账难还，施又坐待半年”。最后施守训见翁滨二所拖欠的八百两货款难以收回，只得以之充作聘礼，娶翁滨二的女儿为妾。当时娶妾类似于人口买卖，若以时价衡量，翁滨二“以女抵偿八百两，几与绿珠同价矣”，^①是以带有欺诈商人财产的性质。

有些牙行不守居间规则，侵占客商货款以还债或养家，再用以后的客商货款充抵以前客商的欠账，空手牟利。对此张应俞说：“凡牙侩之弊，客货入店，彼皆作纲抵偿，又多窃取供家，每以后客货盖前客账，此穷牙常态也。”^②郎瑛曾描述过一个以此为生的杭州无赖牙家，并戏虐的称之为“姨夫钱”：

杭有无赖子某，祖起延商货卖，后至无赖，因不事生而贫矣，然尚业其祖父。有客至，则入其财为已有，客索时，则又俟后客之货转卖以偿焉。年复年，客复客，名曰“姨夫钱”，盖以夫死姨复可以嫁人之意耳。后被人谤，则自解以戏曰：“我家开行数十年，何尝拖欠客人钱？后客移还前客去，客人自少客人钱。”^③

《连城璧》中也有类似的描写：嘉靖初年苏州人王继轩贩米至山东、河南一带，“坐在行里讨帐。等等十朝，迟迟半月，再不得到手。又有几宗被主人家支去用了，要讨起后客的米钱应还前客，所以准准耽搁半年”。^④

牙行侵占客商销货款，受害的不仅是客商，而且可能波及买货铺商。福建建宁府丘姓牙商，“家贫彻骨，外张富态，欠前客货银极多”，将四川客商张霸的蜡“以光棍顶做鬼名”支走，“约后还银”。“霸往街游玩，其蜡遍在诸铺。及问其姓名，皆与账名不同。”原来丘牙商将张霸的蜡卖给铺商，货款已“还前客旧账，并家用去矣”。张霸让丘将“各店买去的，都登上帐，只说他揭借去，俱未还银，”将买蜡的店铺告上官府，致使店铺再付蜡银。^⑤张霸及时发现牙人行骗而挽回损失，但这种损失最后转嫁到买货铺商身上。

牙商纵容妻女与客商成奸，设局讹诈，利用客商理亏胆怯的心理和掌握客商货款的有利之势，勒索客商财本，往往使客商本利皆空。贩笋客商张鲁买闽笋数十担，在牙家

^①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狡牙脱纸以女偿”。

^②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狡牙脱纸以女偿”。

^③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九，“奇虐类”，“姨夫钱”，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④ 李渔：《连城璧》，“外编”六，“连鬼骗有故倾家 受人欺无心落局”。

^⑤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贫牙脱蜡还旧债”。

“廖三店中发卖，不时遇风，都放账未收。”日久，张鲁与牙商廖三之女私会，廖三与妻子商议：“现今算账已完，其银皆在我手。密窥女与奸时，当场捉之，打他半死，以锁系住，勒其供状，怕他不把算银献我，彼时亦何说？”后用此法勒索张鲁不遂，便将张鲁讼于官府，致使张鲁“尽丧其本”。^①此例中的客商行为不检，贾祸有因，但牙行所为仍属蓄意谋取客商货款的欺诈行为，正如张应俞所说：“牙家纵容妻女与客人成奸，后脱其财本，此常套也”。^②

牙行在代购中行骗，如崇祯年间嘉定县新泾镇有牙行“收客纹银，兑换低钱，一千只交八百。问其何因，只称输税除折，有名无实”，甚而收购时“把持行市，……以十折八给发，小民至于争还，则因而聚殴者有之，货钱俱匿者有之。”^③牙行低价兑换客商交付的购货银两，占去折兑部分，使为客商代购的货物价值低于客商实际所付购货资本价值；把持行市，压低收购价，目的是以高于实际收购价格与客商核算。可见牙行代购中的欺诈行为以谋取超交易费用收入为主要特征。类似的行为在牙行非经常性的为政府代理采购活动中也时有发生。万历时范濂记载：

今北边每岁赏军市虏，合用布疋，无虑数万。朝廷以帑藏付督抚，督抚以帑藏发边官，边官以帑藏贲至松郡。而牙行辈指为奇货，置酒邀请边官，然后分领其银，贸易上海、平湖稀布，染各样颜色，搪塞官府。中间转折虚费，动以数千。^④

牙行在代官府采购中不守规则，以次充好，变相侵占官方财产。对此顾炎武说：“夫官非能自买也，必托之胥徒，胥徒必托之牙行。辗转之间，其费已甚。”^⑤看来牙行在居间业务中既欺诈商人，又蒙骗政府。

牙行信用一旦缺失，不仅商人深受其害，政府财产也会蒙受损失，构成了对商业发展和正常经济生活的阻碍与干扰，因而引起时人的关注。万历年间叶权说：“今天下大马头，若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市、瓜州、正阳、临清等处，最为商货辏集之所，其牙行经纪主人，率赚客钱。架高拥美，乘肥衣轻，挥金如粪土，以炫耀人目，使之投之。孤商拚性命出数千里，远来发卖，主人但以酒食饵之，甚至两家争扯，强要安落。货一入手，无不侵用，以之结交官府，令商无所控诉，致贫困不能归乡里。商中有奸黠者，又为之引诱后至之人，使那前趲后，已得脱去，俗谓之做‘移夫’。如此不数年，主人亦以奢败，固所甘心，而不知曾坑几商矣。”^⑥

（三）法律规定与居间活动的运转

明朝立国之初，曾一度取缔牙行。治国者认为：“天下府、州、县及人烟辏集村店、马头去处，客商人等贩卖物货，多被官私牙行等高抬低估，刁蹬留难，使客商不得其便。商有强者，本利无亏。才有淳良者，皆被牙行所制，本利俱伤，亦且留难迟滞”。^⑦有鉴

^①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三，“奸牙人女被脱骗”。

^②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三，“奸牙人女被脱骗”。

^③ 崇祯九年十月《嘉定县为严禁牙行兑低扭派指税除折告示碑》，《上海碑刻集料选辑》，82—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④ 范濂：《云间据日钞》卷四，“记赋役”，《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⑤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嘉定县”，“徭役”，四部丛刊三编·史部。

^⑥ 叶权：《贤博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

^⑦ 《御制大诰三编》第二十六，“私牙骗民”，见杨一凡：《明大诰研究·附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于此，洪武十九年春颁布的《御制大诰续编》规定：“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应有货物，照例投税之后，听从发卖。敢有称係官牙、私牙，许邻街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若係官牙，其该吏全家迁徙。敢有为官牙、私牙，两邻不首，罪同。”^①然而牙行的居间行为并非令行禁止，如：“应天府上元、江宁两县民刘二等，军丁王九儿等一十四名。……暗出京师百里，地名边湖，称为牙行，恃强阻客”，对此政府加以严惩，将刘二等人“拿缚赴京，常枷号令，至死而后已，家迁化外”，并再颁布《大诰三编》，明彰禁治。^②

如前所述，贩运商人不经牙行居间而自行完成购销活动，不仅要付出高额成本，而且有相当的困难，因此，取缔牙行居间在实际执行中恐怕是遇到了民间的阻力，遂成为“一时之法令，后不行矣”。^③

洪武三十年出台的《大明律》为历朝所相承，是有明一代的通行法律。《大明律》关于牙行有专门规定：“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各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④禁止私充牙行的规定目的在于通过官府颁发牙行执照来限制私牙发展，控制民间商业和牙行，利用牙行防止商人逃税，以增加政府的税收，加强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这条法律对牙行的居间活动产生了双重影响：

一方面，以实定的律条形式取代了牙行居间的禁令，在法律上肯定了居间活动的公开存在，使牙行居间经营以合理合法的状态发展。有明一代，既有政府开设的“官牙”，又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民间“私牙”，还有境外贸易中经营居间业务的“行人”、“客纲”、“客纪”。以居间经营的合理合法为前提，牙行的诚信居间活动的发展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牙行有自己的固定资产是建立居间信用的具体保证，因而“有抵业人户”才有资格充当牙行的法律规定有利于约束牙行遵守居间信用，有利于保护商人利益不受侵害。正如雷梦麟所言：“有抵业人户者，谓其人有家业可以抵客货也。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则有所顾惜，无诳骗之弊。虽或被诳骗，而有所抵还，无亏折之患。”^⑤

另一方面，禁止私充牙行的规定使拿到政府执照的牙行因此获得了居间经营的特许权，很多商品必须经过官府认可的牙行的居间才能进行交易，这为牙行贱入贵出、勒取私税、把持行市乃至居间欺诈从而骗取超交易收入提供了前提。崇祯年间祁彪佳在陈述民间私税之苦时就曾以“少年无赖，借牙用为名，横加剥夺”为民间私税负担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⑥万历年间河南襄城的牙行，“一经领帖，便敢把持行市，高下在手，甚至糠粃败絮，亦皆插中。无物不立行，无件不打用。”^⑦明末嘉定县“市中交易，未晓而集。每岁绵花入市，牙行多聚少年，以为羽翼，携灯拦接，乡民莫知所适，抢攘之间，甚至亡失货物。其狡者多用赝银，有撞铜、吊铁、灌铅、淡底、三倾、炼熟诸色，濶杂贸易，

^①《御制大诰续编》第八十二，“牙行”。

^②《御制大诰三编》第二十六，“私牙骗民”。

^③（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四册，“明大诰峻令考”，19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④《大明律》卷第十，“户律”七，“市廛”，“私充牙行埠头”。

^⑤雷梦麟：《读律琐言》卷十，“户律”，“市廛”，“私充牙行埠头”，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⑥祁彪佳：《祁彪佳集》卷一，“奏疏”，“陈民间十四大苦疏”，北京，中华书局，1960。

^⑦（万历）《襄城县志》卷二，“舆地志”，“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欺侮愚讷。或空腹而往，恸哭而归，无所告诉。”^①牙行甚至强行截买，如天启年间，江宁府贩运商人梅鼎臣和林某等，“贩卖海蜇、鱼鳖等货”，运至苏州，有“南濠牙户，先遣健仆使船，纠集口口党棍，”强行代销。此类“罔兴垄断之举，遂行招揽”，“一遇客航扬帆而来，蜂拥其船，指称某行领”的强行代销行为在苏州南濠一带的牙行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为此苏州知府颁布禁令，“凡客货商船，任其自投”，并立碑警示。^②总之，牙行行为不端及上文所述的居间信用缺失构成的牙行诈骗行为，其产生除利益的驱使外，与牙行仰仗法律许可的居间经营垄断权有很大关系。

（四）居间纠纷的司法审判

居间纠纷主要是由于居间信用缺失导致的居间牙行与其委托人之间的纠纷。另外，经过牙行居间的交易双方发生的纠纷，即居间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往往也涉及牙行的居间责任。这里拟从上述两种类型对居间纠纷进行考察。

先看第一类纠纷。如前所述，由于居间信用的缺失主要表现为牙行利用代销代购环节拖欠和侵夺委托人财本，构成了对委托人的财产诈骗，因而这一类居间纠纷诉讼的审理以牙行过错认定为核心。比如：商人耿文贩糖至苏州，牙行朱秀为之代销五十担，约定十日后返还价额六十两银。十日过后，耿文未见朱秀付货款，于是将之告于官府。官府判曰：朱秀“将耿文糖货尽行吞骗”，理合追还给耿文。^③此案中的纠纷系由牙行朱秀违背十日付款的口头协议所引起，这一过失被法官认为是“吞骗”行为，由此肯定了耿文的货款所有权。再如颜俊彦在《盟水斋存牍》中记载的居间纠纷案例：

审得韩振海，牙行之无赖者也。有陕西丝客吕鹏等投行发卖，振海为之居停，非一年所矣。其郭养锦等，俱散买铺家，其间完欠不一，总责成于振海一人。客来投主，何说之辞。今振海所开郭养锦等挂欠，逐一面质，俱各招认，合断郭养锦等名下各照数追还吕鹏。而振海所收侵，亦复不少，严比给客，得寸则鹏之寸，得尺则鹏之尺也。振海拟杖。散铺零星，姑摘其为首郭养锦一名杖之。……蒙按察司批：韩振海为居停，而侵客帐，宁不负千里倚闾之人哉。应严比追给。依拟于逋欠之郭养锦，各杖赎发，余如照，各欠负数追还。……^④

本案的裁判中认为牙行韩振海侵吞客商货款达一年之久是严重的过错行为，不仅判定返还货款，而且惩以杖责。在按察司的批复中也特别提出牙行的过错，因而强调要“严比追给”。李渔在《资治新书》中的收录的案例与此相类似：

徐良正之以晋人而贩冰绵也，申爱民、孙继祯特请而命价焉。絮袍已经卒岁，行旅尚倒空囊，质对无所掉舌，愿偿其费。杖之以安远人之抱贸者。^⑤

以上是牙行拖欠侵吞客商销货款的案例，再看一则侵占商人购货本的案例：

审得贾人之商于粤者，近无不饱牙脍之腹，小则倾资，大则丧命，用是向以岭南为利藪，今且以为鬼国矣。冯敬涯、冯禧之父子，领去众客买荔枝银，据店主李湛然称一百八十二两八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六册，“苏松”，“嘉定县”，“风俗”。

^② 天启七年《苏州府严禁南濠牙户截抢商船客货碑》，《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86—187页，上海，三联书店，1959。

^③ 余象斗：《廉明奇判公案传》下卷，“骗害类”，“汪侯判经济”。

^④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藏略”三，“牙行韩振海等”。

^⑤ 李渔：《资治新书》初集，卷十四，“判语部”，“火坑杀命事”。

钱。其未到客人张宪字、吴玄锡、吴得光、谢汝茂、罗文魁，尚须悬以待质。其已到廖淑吾、周耀吾手出二票，一四十五两九钱六分，一五十两三钱，皆禧之的笔，禧之亦自认无辞。乃复转口已完，宁有完其银而不索其票者乎？有舌如簧，安所用之？照票追给，以慰孤客，毋使间关跋涉而来徒供棍辈之鱼肉也。敬涯、禧之惯局客银，杖不尽辜。李湛然以店主而为客不忠，并杖。招详。宪司批：冯敬涯、冯禧之负骗客本，乃李湛然不忠于始也。依拟各杖示惩……^①

本案中领去客本的“二冯”（冯敬涯和冯禧之）是在李湛然店中活动的个体牙商，由于其领本代购行为与牙行的代购行为性质相同，因此可作为牙行侵占商人采购货本的案例。

此外，牙行把持行市、勒索高额牙用，也为司法所严惩。黄希宪在督抚苏州时曾处理过这方面的案件，并发布告示以示警惕：“照得，江广各商，冒涉风涛险阻，贩米来苏，不过权母子而稍获微资耳。乃有积年奸牙李环溪、羊俸仪二人，盘踞枫桥，把持行市。各商误入其家，百端勒挟。每束粳米一石，克价四钱，使吾民受高抬之害，运商遭折本之苦。人人衔恨，在在含冤。业经本院访实，密拿重责，枷号游示，政为尔等商人除此地虎。以后任商投店，两平交易，岂非熙熙攘攘之快事哉。”^②

在居间纠纷的司法审判中，除对丧失信用的牙行进行追究外，对诉证不实或对引起纠纷也负有过失责任的委托商人同样有相应的责任认定。比如：商人余明贩货至广州府，以牙行王启公为居间。王启公拖欠余明货本，经县审理，判王启公以房屋一所抵偿。但是余明急欲得到现银，而抵屋未能脱手，是以复讼王启公于府，称王启公霸占抵屋不还并“添捏杀逐情节”。府判曰：“一屋之外已无剩物，其觅主变易，听明所为。若云霸占，则已断之产抑何能霸占也？其添捏杀逐情节益无谓矣。启公之拖延客债，余明之告不以实，均杖示惩。”^③再如前引的贩笋客商张鲁与牙行廖三的纠纷诉讼，府判张鲁与廖三之女成婚，以廖三勒索的货款作财礼。廖三不服，府官曰：“汝牙家常以妻女赖人奸而脱其银，吾岂不知？如不配合，须将汝女官卖，将银究论；张鲁合惩通奸之罪耳。”张鲁也不服：“一女子安值财礼一百余两？须判一半还我，准与其女为妾”。府官道：“为商而嫖花街柳巷，尚宜有节；主人室女，岂容欺奸？”^④上述两例中，商人行为不当，牙行拖欠或谋占货款，双方均有过错，审判中对这些事实的认定是清楚的。但两种过错的性质不同。商人或诬告或私通，这与牙行谋占财产当分别裁定，而在司法实践中以“各打五十大板”结案，这表明司法对同一纠纷诉讼中涉及的不同性质的过错行为尚缺乏更明晰的定性。

再看第二类纠纷。买卖双方经过牙行居间却在交易环节上发生纠纷，这种纠纷事实上可归结为居间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倘若纠纷不是起因于某一方的过失或故意诈骗，而是由于对交易细节内容的争执，那么在司法上认为牙行应对纠纷负有责任，在纠纷诉讼的司法审判中往往也要追究牙行的相应责任。比如，商人郭汝游与庾遂等在交

^①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藏略”三，“负骗冯敬涯等”。

^② 黄希宪：《抚吴檄略》，崇祯十三年八月四日，“督抚军门示”，见罗仑：《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26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③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署府藏略”，“负债王启公”。

^④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三，“奸牙人女被脱骗”。

易中因使用何种称砵和交兑银两的成色等问题发生争执以致诉讼，法官除依例确定称砵和银两成色、依时调节价格幅度进而解决纠纷之外，对居间牙行何昌等以杖惩追究其“失调停”的责任。^①另外，晚明有一类牙行专门承揽货物运输的居间，这类牙行被称为“船埠头”，其经营业务是代商人雇船，当时叫做“代写船只”。如果在经船埠头代写船只的前提下货主和船主仍有纠纷诉讼，司法审理中也要追究牙行责任。如船户吴春以夏仰镇为居间承揽程世勋瓷器运往澳门，双方立有合同，约定运费150两银，且在合同中讲明可有一定的“加数”。到澳门后，吴春“以货粗费大，复议加银四钱”，而程世勋“欲执原议”，于是双方产生诉讼。法官的判定是“每担止加二钱与春”，而“吴春更端媒爨，夏仰镇不善调停，均杖以惩。”^②

倘若居间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是由当事人的过失或故意欺诈而起，而过错方的责任又能够得到追究，那么司法审理中认为牙行对纠纷并不负有责任。比如：

审得苏茂业以贩锅来广，凭店郭奉字交银二百三十四两七分与霍来鸣、何华生。华生陆续交明来鸣，尚欠五十二两三钱，赤贫无错，将别项铁器家伙物件央亲抵，已立收数付执，乃茂业执物细度，不免虚抬太过，不甘控宪。而来鸣亦以救命还词，则益不情之甚也。合断原经手郭奉字同领伴何华生，实占前虚抬之数，着来鸣量行贴补，便可了局。来鸣逋负，茂业过添，各杖，招详。按察司批：霍来鸣等依拟各杖发落，余如照，库收缴。^③

但是如果第三人的故意诈骗已经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且无法追究诈骗者的责任，那么委托商人所受损失，要由居间牙行负责赔偿。比如，九江府贩铁商人郑凤，经牙行丁端中介向铺商陈路等赊卖二十担铁，约期过后，陈路等人拒不付银。郑凤向丁端索要，丁则“推张推李”。郑凤讼之于官府，陈路等闻风外逃。官判结果：陈路等“脱骗客本，是丁端误之也，理合赔还，并无异说”。^④

居间纠纷的司法审判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法律系统对居间信用运作秩序的约束效能。事实上，明代实定法律中既无牙行居间责任的具体规定，也无直接针对居间信用的条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居间纠纷的司法审判无从着手和无理可循。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司法裁判中对牙行责任的认定总体上是清晰明确的，诸如过错原则、责任原则等可以作为法官审判居间纠纷的依据，因而，在保护委托商人的利益、维护居间活动的良性运转方面，司法体系发挥了积极的功能。

（五）居间信用的非制度化保障

在维护居间活动的良性运转方面，除司法体系能够发挥“硬性”制约功能外，商人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及民间社会中既存的“关系”等非制度化的因素也起到“软性”保障作用。

商人在与牙行的交往中总结出一套分辨识别牙行信用状况的经验性认识：“投牙三相：相物，相屋，相人。入座试言：言直、言公、言诈”。^⑤认为判断牙行的信用如何要

^①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谳略”三，“盐商郭汝游等”。

^②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谳略”三，“船户吴春等”。

^③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谳略”四，“讼债苏茂业等”。

^④ 余象斗：《廉明奇判公案传》下卷，“任侯判经纪”。

^⑤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依据其财产和举止，此外还要注意牙行的品行。

一般而言，牙行有一定的家业财产，是其建立稳定的信用的有形保证，如果牙行家入不敷出，就容易导致丧失居间诚信而成为“狡牙”。正所谓“（牙行）手头盈余丰足，应会客钱，自然随收随与。若只口应，因循不付，则其那扯别用，亦未可知。”^①《明珠缘》叙述蓟州的牙行家：“本无田产蓄积，只靠客人养生，有客人到，便拿客人的钱使用，挪东补西，……至节下还钱。”^②可见贫困的牙行家的信用可能是不可靠的。对此商人总结说：“货物低假，尚可获五七之偿，牙佞空虚，落套无万一之稳。货物低假，虽无利钱，肯亏折尚可卖出，或换或掇，亦不致于全无。若投空虚牙家，一落其套，不惟本钱尽亡，求归之盘缠亦不可得”。^③因此识别判断牙行的贫富状况对商人而言十分重要。商人的经验是，首先要“相物”：“凡观人家所用物件，不可因其古旧，即云为贫，但物不至狼藉破坏不堪者，必是节俭老实，不务奢华之家，而内财充溢可知。”其次要相屋：“人家屋宇精致，山节藻税，物件研明，分外巧样，多是好奢华务外之人，其内必不能积聚。”第三要相人：“非老实而真贫者，则衣垂补结，油腻研光，履袜不完，裙裤褴褛，人形猥缩，肩耸目光，巾帽寒暑不处，衣袂冬夏无替，此皆穷寒之极矣”；此外，“衣冠随世，不古不华，若巧异粧扮，服色变常，此皆花子下流，终非守业受用者”，因此，“不以布衣而曰贫，天然质朴。若以丝罗而曰富，多是虚头。”^④张应俞提供的判别牙行贫富状况的原则与商人的经验类似：

（牙行）若屋宇精致，分外巧样，多是奢华务外之人，内必不能积聚。倘衣补垢腻，人鄙形猥，肩耸目光，巾帽不称寒暑，此皆贫穷之辈。若巧异装扮，服色变常，必非创置之人，其内必无财钞。若衣冠不华，惟服布衣，此乃老实本分，不可以斯之曰贫。商而知此，何至……被牙所脱也？^⑤

初来乍到的客商，如能对牙行的财产状况有清楚的辨别，被欺诈的风险会大大减小。

“试言”是要了解牙家的言谈举止，从牙行的一举一动中观察其是否有欺诈的动机和可能。商人于此的经验是：“对客坐谈，而大声呼喝奴婢，或左顾右盼，如有所事，此皆卖弄豪华，夸逞骄侈之态也”；“乍见会语之间，便不出口，以目上下估看，方露微言，则其心中打量，必有所计较耳”；“初到牙家问货，价值随口而答，则亦相近不差多少。若口慢，应对含糊，非迟即快，其间必怀欺诈也。”此外还要注意牙行与买家私下交谈：“买主私谈，不扣银定然夹账”。^⑥张应俞也说：“如其人言谈直率，此是公正之人。若初会晤间，上下估看，方露微言，则其心中狡猾可知。问价即言而不远，应对迟慢，心必怀欺。”^⑦与牙家交谈和讨价还价时要细心观察牙行的口气和反应，从中可以了解牙行是否有欺诈意图。

了解牙家的品行，是要观察其道德和人品，在商人看来这是辨别牙行欺与不欺的最

^①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② 佚名：《明珠缘》第十五回。

^③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④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⑤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贫牙脱蜡还旧债”。

^⑥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⑦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贫牙脱蜡还旧债”。

关键之处。商人说：“财托亲友，货投牙侩，不在论其家计，惟在察其诚信，老实则付之无虞。彼好胜繁华之徒，虽介物至轻，不宜投托。”^①观察牙行的内在人品相对来说更加复杂，商人的经验是：

……不可听邀接之言，需要察其貌言行动：好讼者，人虽硬而心必险，反面无情；会饮者，性虽和而事多疏，见人有义；好赌者，起倒不常，终有失；喜燥者，飘蓬不定，或遭颠。以上之人，恐难重寄。骄奢者，性必懒；富盛者，必托人。此二等非有弊，而多误营生。直实者，言必忤；勤俭者，必自行。此二般拟着实而多成买卖。语言便佞扑缚者，必是诳徒；行动朴素安藏者，定然诚实。预先访问客中，还要临时通变。莫说戾家要寻行户，且休刻剥。公道随乡，义利之交，财命之托，非恒心者，不可实任。^②

总之，“当货物发脱之初，细审经纪对手，发落方可保无虞矣。”^③

看来委托商人要明辨牙行的贫富和行品，需要有“老江湖”的经验。然而对客商而言，与牙行建立起一定的人情、人际关系似乎比老道的江湖经验和辨别能力更为可靠。汪道昆记载：“余大父雅游武林，馆于胡氏。其后诸父诸兄及诸弟诸子皆受贾，胡氏授馆如初。”^④可见商人选择那些相识的、有老交情的牙行为交易代理是比较稳妥的。《喻世明言》描写蒋兴哥九岁时随父亲蒋世泽到广东“作客买卖”，父亲怕人妒忌，不说兴哥是嫡亲儿子，只说是内侄罗小官人。兴哥的外祖罗家已“走过三代”，“蒋家只走得一代”，广东“那边客店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如自己亲眷一般。这蒋世泽作客，起头也还是罗公领他走起的。……这些客店牙行见了蒋世泽，那一遍不动问罗家消息，好生牵挂！今番见蒋世泽带个孩子到来，问知是罗家小官人，……想着他祖父三辈交情，如今又是第四辈了，那一个不欢喜？”^⑤蒋兴哥父子凭借老交情老关系得到较为可靠的居间服务，可见居间诚信与人情亲疏有密切的关系。

客商为与牙行建立人情关系，有时利用地域关系和“请客送礼”等方法来增进感情。《醒世恒言》中的阿寄初次行商，到离家不远的庆运山中贩漆，在“行家住下”。阿寄看见贩漆的客商很多，行家“挨次打发”，于是“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买三杯请他”，说自己本钱少，等候不起，“望主人家看乡里分上，怎地设法先打发我去。那一次来，大大再整个东道请你”。主人家“是个贪杯的，……一口应承。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装裹停当，……次日起个五更，打发阿寄起身”。阿寄第二次到庆云山贩漆，“已备下些小人事，送与主人家，依旧又买三杯相请。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颜开，一如前番，悄悄先打发他转身”。第三次贩漆时，阿寄“到山中把银两付与牙人，自己赶回家去”；从家返回庆云山时，“那行家已与他收完，点明交付”。再到庆云山时，“便是大客人了”。^⑥阿寄第三次贩漆时，已与牙行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而这正是经过前两次“人事”“铺垫”的结果。从阿寄由“本钱短少”的小客贩到成为“大客人”

^①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② 《三台万用正宗》卷二十一，“商旅门”，“客商规鉴论”，见（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284页。

^③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贫牙脱蜡还旧债”。

^④ 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二，“寿张处士序”。

^⑤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⑥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

的资本扩张个案中可以看出：一方面，稳定的居间信用，能够保证客商在居间环节上赢得时间，从而为客商抢占商机和成功经营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良好的人事关系有利于促进牙行保持稳定的居间信用。

（六）小结

牙行居间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自发形成的商业交往方式，这一方式已被社会所接受和推广并作为习俗惯例保持下来，进而突破政府禁令，并最终获得法律的承认和许可。这一过程既表明了牙行居间在满足商品经济发展内在需要中的生命力，又反映出政府顺应、保护和利用、控制民间商业的双重性。

在居间代理过程中，如果牙行主观上违背居间信用规则，将委托人的交易风险变成现实，即已构成欺诈。居间欺诈行为使商业经营趋于复杂，干扰了商业的发展和正常的经济生活。在自发与自觉的层面上，委托人凭借分辨识别牙行信用状况的经验性认识和利用人情、人际关系来降低风险，增加商业交易的安全性。在惯例习俗的层面上，居间活动的规则和范式对牙行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行业内部形成的竞争机制也有利于居间活动的良性运转。在司法强制的层面上，尽管关于牙行居间责任的实定法律并不明确，但司法审判对牙行责任的认定总体上是清晰确切的，对于保护委托商人的利益、维护居间活动的规则和秩序发挥了积极的功能。

牙行居间在晚明民间经济生活中已形成了具有初步“稳定态”的信用运营形式。马克思在论述信用对再生产的作用时说：“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进一步就是资本的形态变化的个别阶段会加速，由此，再生产过程一般也会加速。”^①这一论述对说明居间信用在晚明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同样适用。作为购销活动的中间环节，良好的牙行信用有利于商人简约交易时间、节省信息收集费用和谈判费用，从而降低商品交易的成本，确保贩运经营的成功运转，在总体上适应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并促进了市场流通的速率。如果说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在晚明时代有新的发展，那么，牙行居间在这一发展中的作用值得重视。

二、赊卖赊买

《周礼》中说：“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②《史记》记载：刘邦“为泗水亭长……常从王媪、武负貰酒”。^③《后汉书》载：“琅琊海曲有吕母者，……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④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十千一斗犹赊饮，何况官供不著钱？”^⑤唐代诗人许浑有诗曰：“僧舍覆棋消白日，市楼赊酒过青春。”^⑥上述文字表明，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556页。

^② 《周礼》卷四，“地官司徒”下，“泉府”。

^③ 司马迁：《史记》卷八，“本纪”第八，“高祖”。

^④ 范曄：《后汉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一，“刘盆子”，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⑤ 白居易：《自劝》，丛书集成初编，集部，《白氏长庆集》卷五十八。

^⑥ 许浑：《郊居春日有怀府中诸公并柬王兵曹》，《全唐诗》，13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古代中国至少在消费领域中已经发生赊卖赊买的交易活动。

关于明代的赊卖赊买活动，至今尚无专文考察。薛宗正先生在《明代徽商及其商业经营》一文中提及于赊，认为“明代借贷资本已相当流行，口语上叫做‘赊’”，“赊账买卖货物已广泛流行于城乡各地，成为社会普遍承认的重要交易形式”，但这种交易形式使“贫苦人民易于陷身借贷资本的网罗”。^①应该指出的是，借贷在明代一般不称为“赊”，而常常称为“借”或“贷”。^②更重要的是，借贷与赊的经济性质不同，赊往往出现在货品交易中，其结算方式是按约定延期收款，赊买者一般无需支付延期付款的利息。可见薛文将“赊账买卖货物”视为“借贷资本”的性质，显然有欠妥当。

事实上，赊卖赊买是商业活动中由供需双方按照约定和承诺，以延期收款、延期付款进行结算的商品交易方式。由于买卖双方在收货与付款、付货与收款之间存在协议的时间间隔，形成交易的发生与交易的完成在时间上的不对称，使这种交易方式具有商业信用的特征。具体而言，赊卖方是授信者，承担了交易结果未确定性而带来的交易风险；赊买方是受信者，不承担交易风险并享有赊卖方提供的信用。两者在民事上构成债权债务关系。

（一）消费性赊卖赊买

赊卖赊买是经济交往中的互动行为，其授信方主要是商人，受信方则有不同。根据受信方的不同，可分为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赊卖赊买和商人与经营者之间的赊卖赊买两类。前者服务于消费领域，可称为消费性赊卖赊买；后者服务于经营活动，可称为经营性赊卖赊买。我们首先看消费性赊卖赊买。

按消费主体的不同，明代的消费活动大体可分为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两类。如前所述，商人与个体消费者之间的赊卖赊买在明代以前即有传统，这种传统作为民间的经济交往习惯在晚明继续存在。如“胡三德手乏青蚨，心耽绿蚁，每掣瓶而过吴从先之肆，数年以来，共欠酒值四两有奇”，^③反映出酒铺向消费者的赊卖酒。此类的情形还如：小说《金瓶梅》第三十四回描写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对话，西门庆说：“前日我赊了丁蛮子四十坛河清酒，丢在西厢房内”。《明珠缘》描写魏进忠在落迫之时，“行李、银钱俱无”，“到章义门酒居内赊酒吃。初起已赊过几次，未曾还钱。”^④《醒世姻缘传》中描写小商贩向消费者赊卖生活资料的情形：武城县人程谟，“大酒块肉，遇着有钱就买，没钱就赊……一日，一个巢米豆的过来，程谟叫住，与他讲定了价钱，说过次日取钱……过了半日，又有一个卖棉的过来，程谟叫住，又与他讲过要赊”。^⑤《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赵六老死了妻子，无钱买棺木，儿子赵聪说道：“我哪里有钱买棺？……前村李作头家，有一口轻敲（巧）些的在那里，何不去赊了来？明日再做理会……过了两七，李作头来讨棺银……倏忽间又是寒冬天到，六老身上寒冷，赊了一斤丝绵”。^⑥这是铺商或小手工

^① 薛宗正：《明代徽商及其商业经营》，《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

^②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本文第一章在对商人借贷的讨论中所征引的资料进行检视。

^③ 李渔：《资治新书》初集，卷十四，“判语部”，“法剿大变事”。

^④ 佚名：《明珠缘》第二十回。

^⑤ 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一回。

^⑥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十三卷，“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巢成铁案”。

业者向消费者的赊卖。“张自修……素于浮山县开张纸铺，稍有蓄积，遂尔矜张。于某月某日往邻境收取赊帐。”^①这是纸铺的消费性赊卖。“吴三养，……负人升半盐价，穷不能偿，以致张国心登门索取。”^②这里反映的很可能是消费者向卖盐铺商的赊买。

铺商、零售小贩和自产自销的手工业者处于商品流通的末端，直接面对个体消费者。他们在经营上有稳定的空间范围，易于与消费者形成相识和熟悉的人际关系，对赊买者的消费信用状况可能了解，收取赊账比较方便，赊欠期限也较短，从而延期收款的风险性相对减小。一般而言，商人与个体消费者的赊卖赊买多在此种前提下发生。

商人与政府之间的赊卖赊买主要出于政府维持实体组织正常运转的消费需求，较多地发生在政府的工程建设活动中。在这种活动中，承办者常常以政府的名义向商人赊买物资，这种赊买，既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因素，又有一定的强制性质，因而承办胥吏乘机压低价格、赖帐侵贪的行为难以避免。如万历四十二年，常德县管工老人范贤等人承办修理座船工程，以察院等衙门的名义向本县木商铺户江同、查美等人出票取木价值100余两，完工后，搆同书吏戴应芳等“分侵入己”，直至万历四十四年“并无给发”。后经县府审究，“责令经手侵渔人役，照数足还”，并立碑定规：“兴作时动，取用木料势所难免。唯是计木之大小，定价之重轻。……嗣今为始，本县凡有修理衙门船只等项，动用木植，估定价值若干，照依每两为率，先给四、五钱，抄单与木铺照数送用，不许差人催取，致滋骚扰。用毕，木铺即将原单赴县补支，吏胥管工人役不得乾没愆期。责有所归，永久当遵宪批施行，毋容紊乱。”^③在政府向商人的赊买活动中，承办者的舞弊侵贪行为不仅损害商人利益，干扰经济秩序，而且严重破坏政府的形象，因而并不为政府所许可。政府的干预及立规定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赊卖赊买交易的正常秩序。

明后期政府财政拮据，在解决军事供应问题上日显乏力，政府军事组织便临时性地采取向商人赊买的办法。政府的这种赊买活动并不常见，而以毛文龙军事组织为典型。天启年间，镇守皮岛的毛文龙不断扩充军队，军事供应成为一大难题，于是开始向商人赊买军需品。据毛文龙所说，天启元年，“广宁从征家丁及练集义兵，戍防半载，粮饷不敷。……赊借商银布物二□余两……委曲量散。”^④这是向商人赊买布。在毛文龙的赊买活动中，主要的赊买品是粮食。赊买粮食的具体方法是：“使南直、山东、淮胶等处，招商运米，……核其地头米价，外加水脚银两，凡船装十分，以八分米、二分货为率。米必两平糴，货听其市卖取利”。^⑤毛文龙购买商人粮食并非现银支付，而是发给商人“红票”做付款凭证，商人凭此到户部下发皮岛饷银之地——登州领取粮款。这样，商人赊卖粮食给军队，随粮而运的其余商品按市价自行销售，使商人有利可图；军队解决了粮食供应问题，又无需支付现款。毛文龙称这种招商赊买办法为“经商者既不苦于偏枯，而嗜利者乐于计有所出”，^⑥预期达到官商两利的效果。

^①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十六，“判语部”，“扛尸杀命事”。

^② 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十五，“判语部”，“杀死人命事”。

^③ 万历四十四年《常熟县禁革木铺当官碑》，《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06—10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④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一，“天启元、二年塘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⑤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二，“天启三年八月□日具奏”。

^⑥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二，“天启三年八月□日具奏”。

毛文龙军事组织是较大的消费单位，满足其大量的赊买需求需要一定规模的商业资本，因而向其赊卖物资者多为资本较大的贩运商人。在这些贩运商人看来，向皮岛提供信用赊卖不仅有利可图，而且有政府组织作信用担保，因而他们可能愿意响应毛文龙的招商赊买措施，甚至希望这一措施在毛文龙军事组织按时履行延期付款约定的前提下持续进行。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商人常常因“红票”不能兑现而蒙受损失，毛文龙的招商赊买办法也未能如设想的那样取得一举两得的功效。天启三年，毛文龙派遣毛应时、吴宗武、韩文翼等人往登州管理饷务，他们从中欺瞒作弊，“凡遇货客领价，营官领饷，每百两扣除二十两；及后商众饷迟，兵商争领，至以加三、加四扣之。兵受饥饿，商受折本，纷纷告扰，词叠如山。”商人的红票不能原额兑现，而有的商人折本兑现亦为不能。毛文龙曾“问众商人：‘登府所发钱粮，尔辈曾领若干？’众商人垂头涕泣，皆言无有分文。”商人因管饷者不予兑现红票而不能收回成本，势必影响资本的再投入。为减少损失，商人只得以低价转让红票。低价转让红票助长了投机行为，那些“射利之徒，以六七十两之银，便可骗买百金红票，候得饷到，暗讲除扣瓜分”。管理者不按规矩行事，不法者就会有机可乘。他们相互勾结，制作假“红票”领取饷银：“假印假票，一样描标硃笔对半扣除，管饷者又何乐而不为。致卖货真商，盘费尽而典衣揭债，呆呆日坐，未领一分到手。”^①本应是赊卖商人领取的货款就这样被欺下瞒上的管饷官和违法牟利的投机者共同瓜分，政府饷银流失，而且欠下商人大笔货账。按毛文龙所说，自天启二年起，至七年终止，实欠新旧客商粮货共银二百零七万九千五百二十两四钱五分九厘四毫，^②至崇祯元年，户部所发的饷银仍用来“半买商米，半偿商价”。^③应该说明的是，为申请军费毛文龙可能虚报开支，因而其所说的具体欠帐数额或有不实，但其赊欠商人巨额粮款之事当不为虚。总之，毛文龙军事组织与贩运商人之间的赊买赊卖活动为舞弊者所利用，不仅赊卖商付出高额成本，而且政府组织也身负重债。

（二）经营性赊卖赊买

经营性赊卖的提供者主要是贩运商人。贩运商人以赊卖的方式销售商品在明末小说中多有描述。《警世通言》中的江南常州府无锡县人吕玉和一个大本钱的布商同往山西脱货，“到了山西，发货之后，遇着连岁荒歉，讨赊帐不起，不得脱身。捱到三年，……讨清了帐目。”同书中浙江杭州府武林客商张二官人“往德清取帐”，回家后住了一个月，又“收买了杂货赶节，赁船装载到彼，发卖之间不甚称意，把货都赊与人上了，旧帐又讨不上手。”^④《喻世明言》中描写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蒋兴哥，“一日间想起父亲存日广东生理，如今耽搁三年有余了，那边还放下许多客帐，不曾取得。”^⑤《型世言》中的浙江杭州府张二官“积祖原是走广生意，遗有帐目。”^⑥《石点头》中描写徽州富商汪朝奉，“在扬州开店做盐，四方多有行账”，“也在襄阳收讨账目”。^⑦《金瓶梅》中描写一

^①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五，“天启六年八月初九日具奏”。

^②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七，“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

^③ 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之七，“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④ 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五、三十八卷。

^⑤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⑥ 陆人龙：《型世言》第二十六回，“吴郎妄意院中花 奸棍巧施云里手”。

^⑦ 天然痴叟：《石点头》第十一回，“江都市孝妇屠身”。

个湖州贩丝绵的客商何官人在临清发卖，一日对韩道国说道：“等我卖尽货物，讨了赊账，你两口跟我往湖州家去”，不出几日，“卖尽了货物，讨上赊帐”。^①明人文集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比如在一篇为徽商吴某作的墓志铭中，汪道昆提及吴某的父亲往山东经商，不幸病死，“资斧不收，蚕食者不啻过半”，吴某“收责齐鲁”。^②

上述例子均提及贩运商的信用赊卖，延期收款时间有的长达三年，有的甚至是隔代。明代的贩运商人，尤其是长途贩运商人，主要从事商品中转和批发业务，他们在销售环节上直接面对的是零售商人而不是消费者，所以其赊卖活动不在消费领域，而主要在流通领域。一般而言，长途贩运商人主要是向铺商进行赊卖。《明珠缘》中的魏进忠从临清贩布到蓟州，发货后多次到铺商家收帐，可以做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一日，进忠出去讨了一回账回来”；牙商侯老要向魏进忠借钱，“进忠次日同侯老到铺家，支付了三十二两银子与他”；魏进忠向牙家辞行，说道：“刻下布帐已清，众铺家算明”。^③显然，魏进忠是将货物以赊卖的方式批发给铺商，铺商是赊买者。再如《连城璧》描写嘉靖初期苏州富家王继轩贩米往山东、河南发卖，“继轩到时，只见米麦堆积如山，真是出处不如聚处，只得把货都发与铺家，坐在行里讨帐。”^④

贩运商人向其他商人或经营者赊买货物也较普遍。比如商人“李兴赊盐二千入舟，舟覆。兴自投淮水，不欲生。处士（徽商洪什）呵止兴，益之盐，以振兴急”。^⑤这里两次提到贩运商人的赊货，第一次的赊入量巨大，但赊卖提供者的具体情况不明，可能为大资本盐商。第二次是其他商人向贩运商人提供赊货以帮助其缓解困难，是在突发事变下商人之间的一种互助行为。再如在王在晋记载的一则有关海商的案件中：“省城通番人赵子明、沈云凤、王仰桥、王仰泉、何龙洲五名，向织造蛤蜊旺段匹等货，有周学诗者转贩往海澄贸易。遂搭船开洋，往暹罗、吕宋等处发卖，获利颇厚，归偿子明赊欠段价。”^⑥这是说周学诗向赵子明等人赊买缎匹从事海上贸易，盈利后偿还赊欠债务。还如徽州商人“李上彩，业磁于景德镇，闽客某负多金。”^⑦这里反映的是贩运商人向陶业经营者的赊买。

铺商之间常常有赊货交易。如《平妖转》中描写的富商胡员外因家中失火而破产，后来有了本钱要开彩帛铺，便对几个“一般一辈的相识们”说道：“我如今承一官人照顾，借得些本钱，要开个小铺儿。你们众位相识们，肯扶助我么？只是要赊一半买一半，望作成小子则个！”“众人道：‘不妨！不妨！都在我们身上。’众相识一时说了，便去那当坊市井，赁得一所屋子，置些橱柜家伙物件，拣个吉日，开张铺面。”^⑧商人的“一般一辈的相识们”，最可能的是相识的同道商人。这里呈现的是同业相识铺商之间以赊的方式互助经营。再如徽州商人汪正科于万历三十九年始“营肆于芝城景德镇，贸易丝帛”，

^①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九十八、一百回。

^② 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四，“明故处士溪阳吴长公墓志铭”。

^③ 佚名：《明珠缘》第十二、十三、十五回。

^④ 李渔：《连城璧》，“外编”六，“连鬼骗有故倾家 受人欺无心落局”。

^⑤ 汪道昆：《太函集》卷四十六，“明故处士洪君配吴氏合葬墓志”。

^⑥ 王在晋：《越镌》卷二十一，“通番”。

^⑦ 《婺源县志》卷三十，“孝友”六，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十三，“明清时代徽州婺源商资料类辑”，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⑧ 罗贯中、冯梦龙：《平妖转》第二十一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经营三十余年，“有各欠帐口余资本，立有帐簿一本”。顺治十一年汪正科为诸子分家，在所立阄书中开列众存各帐，其中“景德镇各铺所欠货价另立有帐”。^①这表明在景德镇开铺贸易丝帛的汪正科向当地商铺多有提供赊货。

铺商也向其他经营者提供赊货。《八段锦》中描绘的临安府富室云家，令儿子云发经营店铺，“家中收下的丝棉，发在铺中卖与在城机户。……云发……吩咐主管道：‘我入城去收些机户赊帐，然后回来算你卖账。’”^②这是卖丝棉的商铺向手工业者赊卖丝棉，或言之手工业者向商铺赊料加工，这种赊卖赊买既使赊卖商人的货物有了稳定的销路，又解决了生产者的原料供应问题，因而对赊卖赊买双方均为有利。《醒世恒言》中的李清想要行医，但是没有本钱置办铺面、购买药料，来到开药铺的金大郎店中，问道：“你这药材，还是现卖，也肯赊卖？”金大郎道：“……行医开铺的，是长久主顾，但要药料，只上个帐簿取去，或一季或一月一算，总数还钱，叫做半赊半现。”于是李清租了金大郎隔壁的一间空房，又问金大郎：“铺前须要竖面招牌，铺内须要药箱药刀，各色家伙，……不知可也赊得否？”金大郎道：“我铺里尽有现成余下的在此，我一发都借了你去。待生意兴旺时，连那药帐，一总算还与我”。^③这是药铺商向开店行医郎中赊卖药品和行医器具，是建立在行业联系和互利基础之上的赊。在明末清初的《海角遗编》中：崇祯十四年，常熟南濠街上铜器店内有一铜匠，本是南京人，“向在此做工，就赊些货出去，担上做生意的。”不期最近两年连续遭遇荒歉，生意甚苦，“所以店帐不曾还得。”^④这是在铜器店向零售小贩赊卖铜货，既有人情基础，又有扶助的含义。

综括上述，贩运商人与铺商的赊卖赊买是晚明经营性赊卖赊买的主要形式，同时，贩运商人的赊货经营、铺商之间和铺商与其他经营者之间的赊卖赊买交易也很普遍。

（三）经营性赊卖的风险问题

在赊卖赊买交易中，作为授信一方的赊卖商人承担了由交易过程延长和交易结果未确定而带来的交易风险。就整个交易过程而言，交易风险的最终化解在于享受信用的赊买方按约履行赊欠债务的清偿责任。赊买方能否按约定偿还赊欠债务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其个人信用。个人信用存在于主体的道德层面，在相识、相交、相知等经验性前提下，个人信用可能值得信赖，凭借个人信用也可能促成赊卖赊买交易。事实上，商人与个体消费者之间的、铺商之间的、铺商与其他经营者之间的赊卖赊买大多是在相识的前提下以个人信用为基础而发生。然而，在不具备交往经验的前提下，个人信用往往是抽象的，因而对于陌生者之间的赊卖赊买交易来说，只凭借个人信用既不足以促成赊卖交易的广泛发生，又不足以降低赊卖的风险。实际情况是，在晚明经营领域中，贩运商人的赊卖及赊买活动，既没有地域关系和人际关系为信用基础，又无须公开而有力的信用担保，这种交易的广泛发生，有赖于交易本身内在的降低赊卖风险的机制。

其一，长途贩运商人与铺商之间的赊卖赊买有赖于牙行的引介，牙行的介入有利于

^① 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顺治十一年徽州《汪氏阄书》，《徽商资料》，375—377页。

^② 醒世居士：《八段锦》第一段，“惩贪色”。

^③ 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三十八卷，“李道人独步云门”。

^④ 七峰樵道人：《海角遗编》卷之二，第五十四回，“周穿珠救途人得报 周彦之善歌曲保身”，《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九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降低赊卖风险。

如前所述,明代牙行的主要职能是代理贩运商人的销售与收购业务,同时,牙行还保留有传统牙人的中介功能。一般而言,长途贩运商人抵达目的地后多要投奔牙行,经牙行中介进行货物销售。上引的贩布商魏进忠在蓟州牙行侯家,“只见侯老引着铺家来发布,进忠只得起来发与他”。^①《杜骗新书》中的贩笋客商张鲁投在牙家“廖三店中发卖,不时遇风,都放账未收。”^②《喻世明言》中的徽州商人陈大郎,在襄阳贩运粮食到苏州枫桥发卖,“那枫桥是柴米牙行聚处,少不得投个主家脱货”。^③牙人引介长途贩运商人与铺商之间的赊卖赊买交易,使得这种交易更为便利。同时,牙人对赊卖赊买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负有中证责任。《石点头》中描写的洪州府人周迪在湖广荆襄一带经商折本,“只留得些微残账目,在襄阳府经纪人家,奔回家来”。后又到襄阳“旧日主人家里,不道主人已是死了。主人妻子,却认得是旧主顾,招留歇住。……周迪问旧日放下的帐目,却说一毫不晓得。……瞒着主人家,独自到各处走一遍,哪知死的死了,穷的穷了,走的走了,有好些说主人以往用去了,可不又是死无对证。转了两日,并讨不得分文”。^④可见,没有中介牙人的证明,赊欠帐目就不易讨还。当赊买者不能如期履行延期付款义务时,有能力的牙行还可以帮助催讨债务:“货投有势主家,放账赊出,然所欠者,或贫穷亏折,亦必那移打帐还我。”^⑤铺商无力偿还赊欠货款时,甚至可以求助牙人暂时垫付:“铺家乏本,不自斟酌,垛下客钱,无能撑持,惟望人赊货救店,……至于倒坏,求请经纪代为充贩客钱,写约立限,待后付还”。^⑥

贩运商人与铺商之间经过牙人居间达成的赊卖赊买交易,有的并不订立正式的交易合同。在这种情况下,铺商延期付款的期限只是依据类似“约后还银”^⑦的口头协议。这种人格化的口头协议对债务人的约束作用尽管无形可考,但在具有泛道德化特征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也不能视其为毫无效力。诚然,以人格化的口头协议为基础的赊卖赊买交易在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上存在司法证据不完善的因素,因而有易于导致债务纠纷的隐患,然而中介牙人的角色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这种欠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起到避免纠纷和减少赊卖风险的作用。

其二,商人之间的赊卖赊买交易,有的要订立正式的赊欠合同。如在《金瓶梅》的描写中,伙计傅铭为西门庆经营生药铺,“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许多细货,要科兑与傅二叔。只要一百两银。押合同,约八月中找完银子。”^⑧赊欠合同对赊欠者偿还债务具有约束作用,有利于降低赊卖风险。赊欠合同的原本格式已无实物可据,但其基本内容尚有迹可循。在颜俊彦审理的一则案件中,广东顺德商人陈粤阳凭周燕堂作中,于“今年闰四月初七”向卢光寰“立约赊买松枋二百一十二条,议价二十二两二钱,当

^① 佚名:《明珠缘》第十二回。

^②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三,“奸牙人女被脱骗”。

^③ 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④ 天然痴叟:《石点头》第十一回,“江都市孝妇屠身”。

^⑤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⑥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⑦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贫牙脱蜡还旧债”。

^⑧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十六回。

交五钱二分，余订二十二日交完票证”^①。这种“约”，即是赊欠合同，按当时的习惯，合同中要明确交易金额、付款期限等内容。

作为商业交易中的一种正式约定，赊欠合同的基本样式当与一般性的商业交易合同相类似，因而后者可以作为前者的样式参考。《初刻拍案惊奇》中描写一笔大宗交易时订立的合同：

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今有苏州客人文实，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投至波斯玛宝哈店，愿出银五万两买成，议定立契之后，一家交货，一家交银，各无翻悔。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合同为照。

“一样两纸，后边写了年月日”，年月日前边写上中人的名字。“空行中间，将两纸凑着，写了骑缝一行，两边各半，乃是‘合同议约’四字，下写‘客人文实，主人玛宝哈’，各押了花押，单上有名，从后头写起”。^②可见，交易合同中要写有交易的内容、形式、时间，还要有买卖双方和中人的花押及对违约责任的惩罚规定等，一式两份，分别由买卖双方收执。应当说明的是，小说中描写的五万两的龟壳交易应属虚构，但就其交易合同的内容和格式来说当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以普遍的社会共识为基础，由此可以推想当时的商业交易合同一定形成了稳定格式，而赊欠合同也应大体如此。

赊欠合同抑或一般性的商业交易合同，是商业行为人在自愿非逼前提下签订的纯粹的经济性契约，其本身包含着自愿的惩罚性内容和中人的公证与监督，自然和内在地存在对签约者的约束功能和对契约执行的保障作用。因而赊欠合同有利于降低赊卖风险、维护赊卖赊买交易秩序。

其三，商人在赊卖经营中形成的经验性自觉对降低赊卖风险有重要作用。商人认为，赊卖货物之前必须要了解赊买铺商的经营状况：“货而赊出，必料量其店何如。若倚主家殷厚放手，恐店一坏，能赔几何？”还要观察其偿付能力，若铺商“肯贵价赊者，断然乏本空虚，不可不察。及以频频酒食款待，延捱限期，此等铺家最防觉。”货物赊出后，一方面要及时会帐，“少缓赊卖，买者以为可迟，或会在买主家别还，或付买主家侵用。倘主宽息，遂致延长，费力取追，亦无益矣。”另一方面要防止牙人私自支用，若“经纪保人，勾连挽手，私支公用，即期取讨，则两相募设搪塞之辞，欠者未推，中保先拒，似此多致不全，”因此“必预嘱其店，令勿容支我货，须待面偿我价”。^③

此外，商人在赊卖过程中往往要记录帐目。比如《明珠缘》中的贩布商魏进忠向铺商赊卖布匹，“整整忙了一日。记完帐目，已是傍晚”。^④再如前文所引的四川客商张霸“买蜡百余担，往福建建宁府丘店发卖”，丘牙商“以光棍顶作鬼名”赊买货物。数日后，“霸往街游玩，其蜡遍在诸铺。及问其姓名，皆与账名不同。”^⑤前引徽商汪正科也立有铺商的赊欠帐簿。商人认为，“与人交接，要勤记帐，莫厌烦琐。若惰笔，负一时强记，少刻为别务所致，遂致忘却。或错与人，反生争兢，虽坐卧付思，从头握算，亦

^①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署府谳略”，“市棍周燕堂等”。

^② 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第一卷，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③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④ 佚名：《明珠缘》第十二回。

^⑤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贫牙脱蜡还旧债”。

无益矣。”^①商人记录赊卖帐目的主观目的在于防止赊卖中的遗忘和疏漏，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和争端，而在客观上则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其债权利益，因为赊卖帐单是延期收款的凭据，在司法上也可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关于这一问题后文有论）。

总之，赊卖赊买双方人格化的口头协议、正式的赊欠合同、牙人的中证功能、赊卖商人的自觉等行为惯例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降低赊卖风险、保护赊卖商人债权利益的作用，因而促进了经营性赊卖赊买的普遍发生，尤其使贩运商人与铺商之间的赊卖赊买交易能够经常和稳定的进行，以致于出现前文所述的赊欠长途贩运商人数年乃至隔代的情况也不足为奇。《连城璧》中描写福建泉州府同安县商人单龙溪，专到苏杭贩卖荔枝龙眼。后来龙溪年近六旬，“欲待丢了生意不做，又怕帐目难讨，只得把本钱收起三分之二”，“将一分客本贩货往来，答应主顾，要渐渐刮起陈帐，回家养老。谁想经纪铺户规矩做定了，毕竟要一帐搭一帐，后货到了，前帐才还，后货不到，前帐只管扣住”。^②这反映了贩运商人与铺商间以赊卖赊买的方式进行商品交易至少在明末的某些区域已经成为不成文的商业规则。当然，赊卖赊买交易能够经常而稳定的进行，除却其本身的降低赊卖风险的机制起到促进作用外，来自外部的强制性力量也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四）赊欠纠纷的司法审判

赊欠纠纷是赊卖方与赊买方之间基于债权债务关系的民事纠纷，对这种纠纷的司法裁定实质上以赊买方的债务责任认定和债务清偿执行为核心，体现着司法对赊卖者利益的保护及对赊卖赊买交易秩序的维持。司法对赊卖方利益的保护以赊卖方债权建立的合法性认可为前提，因为非法的债权在法律范围内不受保护，因此，倘若法律认为民间的赊卖赊买行为是违禁的，那么这种行为产生的债权便不能得到司法支持。事实上，明代的法律禁止具有官方赊买性质的“和雇和买”行为，^③但对民间的赊卖赊买没有禁令，而且民间的赊欠纠纷案件一般能够得到司法受理，这表明民间合意的赊卖赊买行为为法律所许可，因而对由这种行为生成的债务债权关系的认定和债权的保护在法理上并无阻碍。进而，对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认定便成为法官裁定赊欠纠纷案件的核心问题，或言之，司法如何确定赊卖方的债权资格是赊欠纠纷审理的关键，对赊卖方来说，这实质上是以何种证据作为司法上的债权证明及如何执行赊欠清偿的问题。

首先，如前所述，中介牙行对长途贩运商人与铺商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明负有责任，在司法上，牙人的证明能够作为确认这种关系的直接证据。如前文所引《盟水斋存牍》中的“牙行韩振海”一案：陕西客商吕鹏经韩振海居间向郭养锦等铺商赊卖丝货，“其间完欠不一”，“非一年所矣”，引起纠纷诉讼。庭审中，“振海所开郭养锦等挂欠，逐一面质，俱各招认，合断郭养锦等名下各照数追还吕鹏”。在本案涉及的赊欠纠纷的审理中，牙行的证明和“面质”是确定吕鹏赊卖债权的确凿证据。

在司法实践中，当无法追究赊欠者的偿付责任时，对经牙人中介的赊卖赊买形成的

^① 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一，“商贾醒迷”。

^② 李渔：《连城璧》，“戌集”，“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

^③ 明代法律规定，“凡内外军民官司，并不得指以和雇和买，扰害于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时值，财物两平收卖，或客商到来中卖物货，并仰随即给价。如或减驳价值及不即给价者，从监察御史、按察司体察，或赴上司陈告，犯人以‘不应’治罪。”（《大明律》附录，“大明令”，“户令”）

除欠债务，要由中介牙人承担。前文所引的牙行丁端一案即属此类。再如：顺德商人陈粤阳凭周燕堂作中，向卢光寰“立约除买松枋”，“其木就凭堂雇工黎茂贤撑送去。后续据粤阳听堂报知，中途失木，赴禀经历厅案缉，牵连寰侄，则堂实有以搆之”。官判结果：“合断原除木价于堂原中名下，照数追还，听堂自与粤阳算取”。^①除卖商人所受损失要由中介牙人负责赔偿，是由于牙人在此类交易中负有保人的责任，这种责任在民间的交易习惯中以既定性前提存在，而且也为司法所认可。

其次，司法接受除卖商人的记帐单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如：

审得熊庆以异乡磁客投牙余相发器各店家，王腾卿欠银三十三两，李则之欠银六两七钱，延骗不还，致庆控告，乃腾卿希图抵饰，反捏牙行收匿，其如对质无词，客收有笔也。应照数勒限追完给庆，腾卿拟杖，则之所欠既少，甘认清还，免究。^②

所谓“客收有笔”是商人熊庆记录的除卖帐目，在这一证据面前，王腾卿等人“对质无词”，承认了除欠事实。再如上文所引《杜骗新书》中的贩蜡商张霸的货物被丘牙商卖给铺商，货款已被其挪用。张霸让丘牙商将“各店买去的，都登上帐，只说他揭借去，俱未还银，”将买蜡的店铺告上官府。府官“先差皂隶往察各店蜡”，果然发现各店有张霸印号蜡。于是出牌拘审。堂审之时，有一铺商争辩道：“蜡乃丘牙明卖与我，公平交易，张霸安得重取？即未全交付，亦牙家刻落，与我辈何干？”丘牙对道：“蜡非卖他。是小人先欠诸店旧账，张霸蜡到，他等诈言措借，数日后即还银。及得蜡到手，即坐以抵前账。”府判结果：牙商所欠铺商债务另行追讨，铺商所欠张霸货款限三日内偿还。张霸的货款“三日果追完。”^③这场官司由牙人行为不当而引起，站在除卖商人的角度来看，除牙商作为证明人所起到的作用外，除卖账单是其打赢官司维护债权利益的关键证据。可见，如果除买者不能在协议期限内履行约定，商人则可以以所记的除卖帐单作为诉讼证据，以中介牙商为证明人，寻求司法保护，并且可以得到司法支持。

第三，除卖除买双方订立的正式合同具有法律效力，是除欠纠纷审理的重要证据。如：

方礼以衢州纸客居广有日，自货自卖，并代客作牙，有各散铺店家除取，完欠不一。如倪心源之兄启源通欠礼银六十余两，经县断结未清，而心源口处认还二十七两，仅以启源房屋二间质抵，止值二十二两，年久而不与决绝。又许文振共欠九两四钱，又邓瑞阳共欠二十四两，有邓伯楚代为招认，先订还银八两，尚欠一十六两，听阳长短送还，悉皆置之高阁，异孤血本，奚堪久假？此方礼所以有困杀之控也。除未到关子衿听本告自行找取外，张觉恺业已交明无论，其余各帐亲笔立约，一一可证，俱照数清还。倪心源老奸巨猾，混推奸赖，应杖以惩，余免株究。^④

本案是除欠纠纷诉讼的再审，关于县庭初审的具体情形不明，但显然已对除欠认定和清偿作出判决，因清偿执行不利而再次诉讼。就本案再审的情节来看，各除欠方的“亲笔立约”无疑是照数清还的有形证据。除欠合同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了稳定的格式，

^①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署府谳略”，“市棍周燕堂等”。

^②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署番禺县谳略”，“负账王腾卿”。

^③ 张应俞：《杜骗新书》卷一，“贫牙脱蜡还旧债”。

^④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署府谳略”，“通账倪心源”。

并已为司法所承认，因而作为纠纷诉讼中的司法证据是极有力度的。如：

审得铅户李平讼叶茂父子通其银八十两，而叶茂父子执有合同，则李平贖其斫石，尚欠银亦八十两有奇。平出一纸，云是叶志上所立，而既无花押，又非券式，八十两交关，不应草草若是。叶茂合同李平无辞。职因察之，得其情，乃李平欲赖贖斫石之所欠，而先架词以相抵也，无行甚矣。念其穷窘，故减去其半，断平还茂银四十两，合同俱付涂抹，并杖平以惩其欺。招祥。粮储道批：李平负赖斫价而反捏词以逞，本当全追，念其窘，故从减科，依拟赎发。……

①

此案中，双方当事人分别以合同作为呈交法庭的证据，合同证据的确认是司法审理的关键所在。实际上，识辨合同真伪是本案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而合同真伪的辨别则有赖于对这种合同的“券式”、“花押”等稳定格式的共识。

总括上述，尽管明代政府对民间自愿的贖卖贖买交易行为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对贖卖贖买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然而一旦发生贖欠纠纷，只要债权人愿意，就可以到司法机关进行诉讼，而且能够得到受理。同时，就明清时期的司法审判体系来说，“决不是所有或大多数案件中都引照国法”，即便“引照国法，未必意味着法官严格地受到法律条文的拘束”，而“理与情”是司法审判中的“一种最普遍的审判基准”。②可以推想，“贖欠要还”、“欠债还钱”等民间经济交往中普遍适用的规则和道理当不难成为晚明贖欠纠纷的司法裁判的原则和依据。

在贖欠纠纷的司法审理中，贖卖贖买双方的交易合同、贖卖商人的记帐单及对牙人在贖卖贖买关系中的中证责任的认定，均能作为或推演出法庭确认债权债务关系的实据和清偿贖欠债务的有形追责。在明确事实和认定责任的基础上，贖欠纠纷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司法审判；即使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司法处理似乎也并无不妥。如颜俊彦在审案中曾作过这样的判决：“吴志予欠郭谟等货本，志予死，听市司封货足饷之外，余应发还商人。”③可见，作为商品市场外部的一种强制性力量，司法审判对贖卖贖买交易秩序的维护作用应当肯定。

明中期以后，法律增加了对民间强行贖买货物行为的禁令，并对由强贖货物造成的债务责令赔偿。万历十三年规定：“各处客商辐辏去处，若牙行及无籍之徒，用强邀截客货者，……如有诓贖货物，仍监追完足，发落。若监追年久，无从赔还，累死客商，属军卫者，发边卫；属有司者，发附近，俱充军。”④法律规定相对于社会实践通常具有滞后性，晚明关于强行贖买的法律禁令的出台，一方面说明民间强贖货物的行为可能大量存在，另一方面，显露出政府对民间自愿协议的贖卖贖买行为的默许和顺应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为保护贖卖者利益提供了实定的法律依据。

（五）贖卖贖买的功能

明代的贖卖贖买不仅存在于消费领域，而且在经营领域大量出现。

消费领域中的贖卖贖买能够产生刺激消费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在现金不便的情况下

①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二刻，“藏略”二，“讼债李平等”。

② （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25、26、39页。

③ 颜俊彦：《盟水斋存牍》一刻，“署府藏略”，“息讼吴伟等”。

④ 《大明律》附录，《问刑条例》，“户律”七，“市廛”。

也有可能满足消费需求。这一方面增强了社会的购买能力，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另一方面，易于促成“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关于晚明社会生活中的奢侈浮华现象学者已多有论及，这种现象与普遍化的赊买消费当不无关系。

消费领域中，政府工程的承办者经常向商人赊买建设物资，地方军事组织也有赊买军需物资的活动，这些活动表明了政府与民间商人之间存在的交换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要求政府更多地按照市场规律行事，而地方政府部门对本身的赊买活动进行立规定制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政府的态度，也部分地表明了政府对市场交易秩序和经济规律的顺应和维护。然而政府向商人的赊买往往只凭借抽象的、宽泛的政府信用为担保，并无具体而直接的担保人，且延期偿付的期限一般不够明确，因此对赊卖商人而言，政府的赊买信用的可靠性是不稳定的。况且在政府赊买过程中难以避免官员胥吏乘机侵渔商款、营私舞弊的现象，以致在偿付民间赊买物时有失信，这表明在交换关系下政府体系建设还远未完善。

在经营领域中，从赊卖方的角度看，一方面，赊卖可以促进赊卖商人的经营活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物流丰富，商业竞争激烈。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下，赊销有利于商人吸引买主，提高竞争能力，促进生存和发展。另一方面，赊卖商人付出了较高的经营成本。赊卖意味着商人为经营活动额外支付了某些成本，这些成本体现为赊销与现金销售之间的价值差额，差额的幅度可以根据借贷的利息和垫付税款的利息进行核算。假设赊卖货物价值 100 两，赊期为 1 年，参照前文所推断的各种借贷利率，以商业借贷利率的一般值 36% 为下限，以消费性放贷利息率 100% 为上限，中间取市场平均利息率 60% 分别为计，按照明代法定商业税率的较低标准——三十税一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出不同借贷利息下的赊销与现金交易的价值差额。见下表：

表 3—1 晚明赊销与现金交易价值差额核算表

赊卖价值 (两)	赊卖期限 (年)	借贷利率 (%)	被占货款利息 (两)	税率	垫付税款利息 (两)	合计利息 (两)
100	1	36	36	1/30	1.2	37.2
100	1	60	60	1/30	2	62
100	1	100	100	1/30	≈3.33	103.33

按照表中的核算，若赊卖货物价值 100 两、赊期 1 年，被占货款利息与垫付税款利息两项合计少则 37.2 两，多则 103.33 两，此即为赊卖商人额外支付的资金。考虑到长途贩运商人在赊卖滞留期间要支付住宿、饮食等生活弹性费用，其实际额外支出成本还要较之更多。可见，赊销与现金交易的价值差额幅度是较大的，不仅不利于商人经营资本的回流，而且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资本需要，因而民间流传下来的“赊三不如现二”的俗语对晚明赊卖商人来说当普遍适用。

赊卖商人支出的货款利息实际上为赊买者所享用，赊买商人因此而受益。由于赊买，经营者节省了购货资本，其经营资本在进货环节上可以发挥更大价值，从而扩大了流通

领域中的商品需求量，在这一点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即使是资金不足的商人也有可能赊帐进货，这在晚明银荒的社会背景下对于中小型商业经营者来说，既可以节省筹集资本的时间，又能够缓解资金周转不便的困难，打破现金缺乏的束缚，解决资本方面的压力，从而易于生存和发展。据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知县沈榜的记载加以统计得知，该县铺商中资本在千两以上的有 645 家，三五百两的有 3131 家，而那些“贫丁小户，资只数金及一二金”的小资本铺商则不计其数。^①《如梦录》记录了开封城中商业店铺林立、百货聚集的繁华景象，这种景象在明末城市中是普遍的。所谓“无赊不成店”，晚明城市零售业的发达当与赊货经营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从资料来看，商人也向手工业者及其他经营者赊卖，虽然为数不多，但可以初步断定赊卖赊买也能够服务于社会生产和其它性质的经营。

诚然，经营领域的赊卖赊买只是对社会现有商业资本的一种充分利用，而不能增加社会商业资本的总量。一个方面，赊卖赊买交易只能解决经营同类商品的商人在进货过程中的短缺资本的困难，不能解决经营不同商品的商人的资本困难。另一个方面，在赊卖赊买过程中，赊卖商人的一部分商品（资本）转到了赊买商人，表现为赊买商人商品（资本）总量的增加，而赊卖商人却是总量的减少，增减相抵，资本（商品）总量并无增加。因此赊卖赊买交易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的商业经营资本的不足，也不能从根本上造就整个社会的商业发展与繁荣。但是，由于商业经营者之间本身存在着一种经营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即各个商业经营者资本的多少是不同的，经营资本多的商人一般暂无资金困难，而经营资本少的商人的资金短缺问题可能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形下，经营同一商品的商人之间、商人与其他经营者之间以提供信用赊卖的方式进行资本的相互通融与调剂，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商业资本的总量增长问题，但不失为充分有效地利用社会商业资本的一种手段，因而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的确离不开它。

（六）小结

晚明时代的赊卖赊买交易是传统中国民间经济生活中自发形成的赊卖赊买方式的继续和发展，这种交易形式已广为社会接受，在消费领域和经营领域普遍发生，成为民间商业活动中的习俗和惯例，从而对商业行为人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赊买无须抵押财产契证为担保，赊欠偿付主要靠人格化的君子协定、牙行的中证监督、契约合同及商人的自觉等行为惯例来保障。政府的司法体系与民间自愿协议的赊卖赊买交易秩序不仅没有根本冲突，而且对维护这种秩序起重要作用。消费领域中的赊卖赊买能够产生刺激消费的作用，经营性赊卖赊买有利于社会现有商业资本的充分使用，总体上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换。总之，赊卖赊买信用交易形式显示了晚明民间商业资本的活跃和社会经济的生机与活力。

^① 沈榜：《宛署杂记》第十三卷，“铺行”，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

三、商业汇兑——以“会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名儒黄宗羲在分析明代的货币政策时说：“钞起于唐之飞钱，犹今民间之会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①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顾炎武也说：“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②黄、顾二位学者提及的“会票”，与“汇票”音同且形似。而所谓汇票，即汇兑票据，是近代以来的名词，指经过出票人签发，委托付款人在见票时或者在指定的日期，无条件支付收款人或持票人确定数额货币的票据。^③那么，“会票”与“汇票”是否具有相同或类似的含义和功能，或者说晚明时代是否存在用于汇兑的票据？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晚明经济生活中的异地汇兑活动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和程度？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将围绕着“会票”这一词语进行。

（一）作为民间汇兑票据的“会票”

黄、顾二人认为晚明的“会票”与唐代“飞钱”相类似，为了解会票的功能，我们有必要把观察的视角上溯至唐代，对唐代飞钱的性质及其在之后的变动和发展状况做以初步了解。

唐中期以后，商品贸易发展迅速，增加了货币流通量。自建中元年开始实行两税法，增设按户等征钱一项，又扩大了全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加之，当时销钱一千能够得到六斤铜，每斤铜铸成铜器可卖六百钱，因此很多人销钱铸铜，耗钱不匪。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货币需求量的扩大和销钱铸铜等因素，导致流通钱币日显不足，社会上出现了物轻钱重的情况，于是各地开始禁止钱币出境，政府也断续地规定禁用铜钱。《新唐书》载：“贞元初，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十年，召天下……销钱者以盗铸论。然而民间钱益少，缗帛价轻，州县禁钱不出境，商贾皆绝。浙西观察使李若初请通钱往来，而京师商贾赍钱四方贸易者，不可胜计。召复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京兆尹裴武请禁与商贾飞钱者，廋索诸坊，二人为保。”^④可见，唐代的飞钱是在京师的商人不能运钱出城的情况下产生的，其具体办法是：在都城长安的外地商人，把发售货物换得的钱币委托给地方政府在京城派驻机构——道进奏院和军官与官僚中的富家，获得被委托者签发的支付票据，抵达目的地后，凭票据到被委托者指定的机构或地点领取现钱。飞钱实际上是凭票据到异地汇兑。票据的签发者是地方机构和富庶官家，属私营的性质。

元和初年，政府开始禁止飞钱，一度造成民间多贮钱币、物价更跌的局面。元和六年，“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⑤从这时开始，

^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③ 王远明、甄峰主编：《商法学》，210页。

^④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志”第四十四，“食货”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⑤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四，“志”第四十四，“食货”四。

政府将飞钱业务揽归名下，飞钱从私营发展为官营。官营飞钱，起初要有10%的折扣，后改为全额兑付。

北宋建都开封后，面临着钱币不足的问题。为满足京城饷需，继承了唐代的飞钱之法，实行官营汇兑。《宋史》载：“太祖时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便换。其法：商人入钱左藏库，先经三司投牒，乃输于库。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入钱诣务陈牒，即擎致左藏库，给以券，仍敕诸州，凡商人赍券至，当日给付，违者科罚。至道末，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①这是说，入京商人将钱币交付政府指定机构库藏，政府发给商人牒券，商人凭此牒券到地方各州支兑钱币。这种汇兑，在当时称为“便换”、“便钱”。到元佑八年，“商旅愿于陕西内郡入便铜钱，给据请于别路者，听。仍定加饶之数，每百缗，河东、京西加饶三千，在京、余路四千。”^②“加饶”是指政府对输钱入库异地支兑者给予的补贴，补贴的比例因地而异，大体上是3%—4%。这种措施不限于京师，而且在地方各路皆有实行。

唐代飞钱和宋代便换具有承继性，两者都是在钱币不足的条件下出现的异地汇兑活动。“券”和“牒”是支兑现钱的凭证，实质上是汇兑的票据。这种票据如果能进一步变动，在签发时并不限定收款人和不注明指定的兑付地点，那么任何人凭票都可以随时随地换取钱币，即能够作为有价证券用于流通而成为可兑换的纸币。事实上，北宋的纸币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产生的。“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咏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③

在飞钱的基础上产生了纸币，这至少证明黄宗羲认为的“钞起于唐之飞钱”是正确的。飞钱和钞性质不同，飞钱是指异地汇兑，而钞作为纸币实质上是有价值的流通工具。所谓钞“犹今民间之会票”，是说钞与晚明民间会票具有类似的性质，同是有价值的票据。如果顾炎武认为的晚明会票类似于唐代飞钱的说法也是正确的，那么会票也应具有飞钱的异地汇兑功能，就是说晚明社会中发生了异地汇兑活动。

晚明民间社会中存在异地汇兑活动可以在明末清初由于银荒严重而引发的钱法讨论中得到证明。在当时的讨论中，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民间进行汇兑的事实。陈子龙认为：“今民间子钱家多用券，商贾轻赍往来则用会，此即前人用钞之初意也，岂有可以私行，反不可以公行者？”以民间商人的汇兑行为为证来说明政府发行纸币可行。^④陆世仪的观点则更直接的表明会票的汇兑意义。他说：“今人家多有移重赍至京师者，以道路不便，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谓之会票，此即飞钱之遗意。”基于此，陆世仪主张发行银券代替白银，办法是：“于各处布政司或大府去处，设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各商往来者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征息。”^⑤陆世仪的所谓官造“银券”，实即官发银汇票，与唐宋的官营汇兑钱币颇为相似，而这是根据当

^①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志”第一百三十三，“食货”下，二，“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②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志”第一百三十三，“食货”下，二，“钱币”。

^③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八十一，“志”第一百三十四，“食货”下，三，“会子”。

^④ 关于陈子龙对钞法的更多的主张，见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⑤ 陆世仪：《论钱币》，贺长龄等：《皇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二，“户政”二十七，“钱币”上。

时民间使用会票而设计提出的。如果当时民间进行异地汇兑的活动十分少见,可以推断,陈、陆二人恐怕不会以此为据主张实行纸币(银券)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晚明民间的异地汇兑的活动当不是偶发行为。

由上可见,晚明社会中存在异地汇兑行为是毫无疑问的,而“会票”是与这种行为密切相关的词语。那么“会票”这一称谓在晚明时代的含义如何?这里对这一问题作如下理解:其一,从顾炎武的“飞钱”即“会票”的用法判断,“会票”一词指汇兑行为,这与陆世仪的凭票取值“谓之会票”的说法相一致。可见,用来表示行为,“会票”有“合券”的意义。其二,“会票”一词可以分开来用,如陈子龙将“会”与“券”并列,因此“会”即有“票”的含义,可用来表达汇兑的票据,这与陆世仪的“取票至京师取值”的用法吻合。可见,用来表示事物,“会”与“票”皆可指汇兑的票据。其三,会与票合在一起,如黄宗羲的用法,如前所述,是指有价值的纸票,这种纸票实际上即为汇兑的票据。综合上述理解,晚明时代的“会票”一词,既可用于表达汇兑行为,又可用于表达汇兑票据,在分开使用时也可用来表达汇兑票据。参考“会票”一词在已发现的其它史料中出现时所表达的意义,如“索会票”、“会票亦到”、“会票速取用”、“写一会票”、“立会票”等用法(这些用法详见下文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晚明的“会票”与近代意义上的“汇票”具有同样的功能,主要指用于异地汇兑的票据。

(二) 会票使用的初步考察

由于晚明时代以会票进行汇兑主要是民间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一般很少引起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关注,故而史籍中所留下的只是雪泥鸿爪般的记载,倒是在相对而言更加关注社会生活细节的文人笔记中和来源于民间日常生活的小说家的作品中留下了为数虽少却比较生动形象的记录。如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的一则记载:

先是,克温听选,以父恩善文贞公,故客其门。时有里人马姓者,携资客于京。克温觐知之,往纳交,叙乡情甚密。其人已笃信克温,克温乘间给之曰:“闻君将以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乎?我当为君寄资徐氏官肆中,索会票若券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是君以空囊而赉实资也,长途可帖然矣。”马姓乃深德克温,即以一百五十金投之。克温佯入徐肆,若为其人谋者,出持赧票示之曰:“资在是矣”。其人亟持归,付徐人,徐人以为赧,不与。乃奔赴京,语克温曰:“若给我,我将无生,为之奈何?”克温已料其必反,预计以待。复作赧票如前,且佯索徐家书付之,状种种可据。其人复亟持归,示徐,徐不与,复如前。……^①

范濂的本意是要讲述一个以假会票行骗的故事,故事的结局是骗子最后暴死,其所张扬的因果报应情节未必真实,而所依托的假会票之事应不为虚。既然可以用假会票行骗,那么徐阶官店中出具真会票当不必怀疑。事实上,身居阁魁的徐阶,在京师和其家乡吴淞地区多有工商业,徐氏官店使用会票在两地之间进行帐目结算本是可能的。同时,徐氏店铺能够对赧票进行准确辨认,表明其汇票业务已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准,在此前提下徐氏店铺兼为外界进行异地资金汇兑也不足为奇,关于这一点在于慎行的记载中还有相关佐证:

^① 范濂:《云间据目钞》卷三,“记祥异”。

……华亭相在位，多蓄织妇，岁计所积，与市为贾，公仪休之所不为也。往闻一内使言，华亭在位时，松江赋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于相邸，相公召工倾金，以七铢为一两，司农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钜万，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积，工计然之策耳。……^①

徐阶是否变相贪污国家税款姑且不论，这里所显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收税官把松江的税款存入徐家，凭徐家所签发的“牒”——支兑票据，到京师徐阶府第中支取现款。与上则资料相印证，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北京和吴淞的徐氏官店之间有会票业务往来，而且接受官府和私人的汇兑业务。从另一角度看，官府和私人可以委托徐氏官店以汇兑的方式进行资金转移，这与陆世仪的向京师转移财产的人家“委钱于京师富商之家，取票至京师取值”的说法相吻合。

徐阶的官肆不同于普通的商业店铺，和没有政治身份的其它商人的商业经营相比有其特殊性。徐家兼营会票业务也非对外公开，否则上文所引的被骗者马某可以自己操作而无需经过第三人。

在《徐光启集》收录的家书中有使用会票的记录，可以作为晚明民间会票流通的证据，兹摘录如下：

……孙潘书因措处迟了几日，昨日到手。会票亦到，又恐王银必是京细，故且未去取，先用我的送去。又值不在家，明日初七送也，即索回书，付使人代（带）归也。……^②

……傅官人家人回，寄去十九号书必到矣。……丁、孙、唐三契已已十九号书内，可速催取。会票速取用，至急至急。……^③

……西浜乔应科将房屋当去银三两，亦要他利息，今寄票回，索来可与石交伯家用，不必动丁、孙、唐三家银也。三家银可作速讨取，会来天津。……^④

……赵二叔要会银一百两，拿来时汝可收用，倘有婚姻事，将来湊用；如未要，置些产业。……或是赎了艾婿的徐口舍也好。收了可写一会票口京来。……^⑤

在这四封家信中，第一、三、四封提及从淞江（徐光启的家乡）到京师的会票，第二封提及从京师到淞江的会票。其中第一封信所说的孙潘可能是徐的同乡或亲朋。孙潘托徐家出面或以徐家的名义委托第三者从淞江向京师汇钱，其书信连同会票寄给徐光启，因为没有去兑取，所以先用徐光启的银子。第二封信是徐光启向家里汇钱，告诉家人快去兑款。第三封信是要家里从淞江向天津汇款。第四封信中的会票由徐光启的家人出具，汇款人赵二叔的现金也由徐的家人使用，故所说之事应当是徐家为赵二叔从淞江向京师汇银一百两，在淞江开出会票再寄到京师。

上述分析显示的是在京师任职的徐光启与其家乡之间汇兑往来的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徐家委托他人进行资金汇兑，二是徐家替他人委托第三者出具会票进行汇兑，三是徐家接受他人的委托汇兑。这就是说，徐家既委托他人又接受他人委托在北京和上海之间进行汇兑活动。

^①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之四，“相鉴”。

^② 徐光启：《徐光启集》卷十一，“书牒”二，“家书”三，北京，中华书局，1963。此信写于万历三十九年春。

^③ 徐光启：《徐光启集》卷十一，“书牒”二，“家书”十三。此信落款时间是丙辰十月十二日，当写于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十二日。

^④ 徐光启：《徐光启集》卷十一，“书牒”二，“家书”十四。此信作于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

^⑤ 徐光启：《徐光启集》卷十一，“书牒”二，“家书”十五。此书信作于万历四十七年五月初一日。

这四封书信均写于徐光启入京复职以后，时间跨度达八年。这八年中是否仅有此四次会票往来尚难以断定，但其中的第二和第三封信的时间间隔仅有一个月，就是说徐家在较短的时间内频繁地以汇兑的方式进行货币周转是可能的。另外，由于会票通过寄送的方式到达异地，在出票时和支付时面对的不是同一持票人，因此可以判断当时会票的兑付原则是认票不认人。

为了说明晚明民间使用会票的一般情况，我们可以借助于小说的描写。在小说《欢喜冤家》中，天启年间杭州府余杭县的王小山开了一个杂货店，店小乏本，经营不善。王小山欲与邻居富家张二官合伙，又恐张嫌其本小，便假作有本钱，对张二官说道：“有一银会明年六月方有，是坐定的银子，到（倒）有一百两。只是远水难救近火，可惜这间兴处店面没有货卖”。^①王小山假托的“有一银会明年六月方有”，意指定期承兑的会票，以此使张二官相信他有本钱，最后促成了合伙。可见，小商铺持有会票在当时是能够被人接受的。

小说《豆棚闲话》中描写徽州商人汪彦派儿子汪华和几个伙计在平江经营典铺，由于经营不善，一万两本钱亏空殆尽。汪华为维持经营“要寻同乡亲戚，写个会票接来应手”。^②汪华以出具会票的方式向同乡亲戚筹借资本，其具体操作应当是：同乡亲戚向汪华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汪华出具相应金额的会票，同乡亲戚凭此到徽州汪彦处兑现。这里反映的极有可能是汪华为筹集资金而采取的短期借贷行为，于此种情形下，其所出具的会票上除注明金额、兑现日期和地点外，还可能涉及利息、利率等内容，以此进行异地债务偿还。

综括上述分析，结合上一节中陈子龙、陆世仪二人关于汇兑情况的议论，我们可以推断晚明会票的使用在某些地域中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可以初步判断出晚明民间使用会票的大致情形：其一，官僚世家借助于京师富商在外地的联号经营机构出具的会票向京师转移资金；其二，有异地经营业务的较大规模的商业组织可能直接以会票为媒介进行资金的异地拨兑；其三，小商人可能借助大商人签发的会票进行资本的汇兑周转；其四，商人在借贷活动中以会票进行异地债务偿付。应该说明的是，上述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现有材料对晚明时代会票使用的可能性的推断，这些推断容易使人产生晚明会票还不是商品经济发展下主要用于商人与商人之间的异地汇兑的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史籍中尚不能发现关于晚明商人使用会票的直接而详细的记载，尤其缺乏最具有说服力的商用会票实物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商用会票实物对于研究会票所反映的信用关系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当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清初商用会票分析

1982年，徽州休宁县西南渭桥谢氏在拆卖祖屋时，于卷棚夹阁里发现一只皮匣，内有其祖辈遗留的清顺治年间至民国年间的会票、帐本、借据、书信、契券、税票和当票等共约80份。1985年，《文献》杂志第2期刊登了汪宗义、刘宣辑录的《清初京师商号会票》一文，公布了谢氏收藏的清康熙二十二年到二十五年共23张会票的款式、内容

^① 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九回，“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② 艾衲居士：《豆棚闲话》第三则，“朝奉郎挥金倡霸”。

和其中 5 张会票的影印件,为进一步进行会票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①为方便起见,现据该文提供的会票的内容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对照,以成下表:

表 3—2 徽州休宁谢氏所藏清代康熙年间会票一览表

编号	年代(康熙)	出票人	承兑人	金额(两)	承兑期限	兑付情况	平法、兑法
1	22 年 2 月	吕子嘉	许明远(兄)	1000	三月内	未批兑	平日成布法每百两亏五钱左右兑
2	22 年 2 月	吕子嘉	许明远(兄)	1000	四月终	未批兑	同 上
3	22 年 5 月	吕子嘉	潘禹宣、谢定五(长兄)	500	六月内	已批兑	照日成布法每百两亏六钱左右兑
4	22 年 8 月	吕子嘉	潘禹宣(长兄)	500	见票即兑	已批兑	同 上
5	22 年 8 月	吕子嘉	潘禹宣(长兄)	500	见票即兑	已批兑	同 上
6	22 年 8 月	吕子嘉	潘禹宣(长兄)	500	见票即兑	已批兑	同 上
7	22 年 12 月	吕子嘉	谢定五(舍亲)	60	见票即兑	已批兑	京平日成号法左右兑
8	23 年正月	吕子嘉	潘禹宣(长兄)	600	见票即兑	已批兑	未 注
9	23 年 5 月	谢惟宽	谢定五(舍弟)	300	验票兑付	已批兑	照封来钱法左右兑
10	23 年 9 月	谢鼎谦	程彦升(舍亲)	3000	见票兑付	已批兑	照市法左右兑
11	23 年 11 月	吕子嘉	许明远	500	见票付兑	未批兑	日成法左右兑亏六钱
12	23 年 11 月	吕子嘉	许明远	500	见票即兑	未批兑	同 上
13	23 年 11 月	许信有	许明远	1000	见票即兑	未批兑	每百两日成法左右兑亏六钱
14	23 年 11 月	谢鼎谦	程彦升	500	验票兑付	已批兑	封进钱法带纸左右兑
15	23 年 11 月	谢禹九	惟挹(家叔)	5	验票兑付	未批兑	未 注
16	25 年 2 月	吕子龄	谢定五(兄)	35	见票兑付	已批兑	平日成法
17	25 年 3 月	吕玉衡	谢周生(舍亲)	120	见票兑付	未批兑	平照市口码左右兑
18	25 年又 4 月	谢定五	吁三(舍弟)	600	六月内	已批兑	照封来铜法两个计五十两除纸左右兑
19	25 年又 4 月	谢定五	吁三(舍弟)	1000	六月内	已批兑	同 上
20	25 年又 4 月	谢定五	吁三(舍弟)	1000	六月内	已批兑	同 上
21	25 年闰 4 月	许有光	明远(舍弟)	500	六月中	已批兑	悉炤惟宽兄封法左右较兑
22	25 年 9 月	吕玉衡	许明远(兄)	200	见票兑付	未批兑	照日成码左右兑每百两轻六钱
23	25 年 10 月	周文伯	杨符先(仁兄)	60	见票即兑	已批兑	兆贞法左右兑

注:第 9 号会票中有“将鼎谦号布价兑付无误”字样。第 17 号会票写有“见票黄禹山”,第 18—20 号会票写有“见会许有光”,第 21 号会票写有“见友谢惟宽”,这 5 张会票中均有“见票”、“见会”、“见友”者的署名和花押。第 18—21 号会票写有“收到潘处纹银”,表明汇款人是潘某。此外,这些会票的承兑地点为京城日成样布店,会票的签发地则没有记载,可能均为徽州休宁发出。

^① 本文关于清初会票实物的资料,均来自于此篇文章的介绍。

这些会票中所显示的签发时间的上限为康熙二十二年，距明朝灭亡有 39 年。在这 39 年中，全国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并未停止，尤其是清初的十余年，战争频仍，清朝的统治并未稳固。可以说，这一阶段中的商业活动的社会大环境并不十分顺畅，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这些形式和内容已基本趋向固定化和稳定化的会票若非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和演进而达到如此的程度是令人费解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些会票的格式和内容应以前代为基础。换句话说，这些会票反映的是明末清初时期会票发展的一般状况和水平。那么为什么关于晚明时代的会票只留有些微的文字记载而未见实物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为了防止贗票，会票的经营者必须十分谨慎，凡是承兑过的会票多要毁掉，不许保存，以防外传和被仿制，因此历史上的这种票据实物是难以流传下来的，即使是道光初年以后的专业票号组织，至今也未见有一张会票传世。^①

这批会票是清初徽州谢氏的遗物，承兑人均在北京的日成祥布号，可知该布号是由徽商经营的。明末清初，徽商从苏州收购棉布运销京师，商品的流向是从南向北，其持续经营则存在着北款南调的需要，从而使徽商与京师之间的拨兑行为成为可能。这 23 张会票中，除第 9 号之外，其余均未涉及汇款用途。第 9 号会票明确写有“将鼎谦号布价兑付无误”字样，可知该汇款用于支付布价。如果“鼎谦号”即是谢鼎谦经营的布号，而谢鼎谦又是第 10 和第 14 号会票的出票人，那么该会票所显示的极可能是谢鼎谦与出票人谢惟宽、承兑人谢定五于家族式联合经营布匹生意中的资金划拨行为。依此推断，其它 22 张会票也可能是用于商品流通中的汇款，这说明此时的会票主要是服务于商品流通，是商品经济发展下商人与商人之间异地汇兑的媒介。这一结论与明末陈子龙所说的“商贾轻费往来则用会”可相互验证。

这些会票的承兑期限是不同的，其中的 16 张写有“见票即兑”、“验票兑付”、“见票兑付”等字样而无承兑期，其余 7 张则标有“三月内”、“四月中”、“六月内”等不同的承兑期限，表明此时的会票已有明确的即期和定期之分。

23 张会票中有 21 张注明了兑付银两的平法和兑法。所谓平法，就是兑付时使用何种平码。平码的不统一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这种状况是实现等价交换原则的一个障碍。自治平码的使用部分地扫除了这一障碍，其意义在于商业交易中的收款和付帐有一致的标准，从而使等价交换成为可能。等价交换既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商业信用的基本原则。上述 21 张会票中，共使用了“日成布法”、“市码”、“市口码”、“兆贞法”、“封来钱法”、“封进钱法”、“封来铜法”、“惟宽兄封法”等八种平法，其中的后四种不是平码的名称，而是汇款者随同会票带去的平码，固有“封来”、“封进”等字样。显然，这是会票经营者为保持入支统一、实现等价交换而作出的努力，表明商人维护商业信用的自觉。

会票的兑法是指承兑人在兑付银两时实际兑出金额与票面数额的上下浮动方法。从标明兑法的 21 张会票来看，其差额有“每百两亏五钱左右兑”、“每百两亏六钱左右兑”

^① 关于传统中国专业票号的产生时间，有明末清初说、清康熙朝说、清乾嘉时期说和清道光初年说。参见黄鉴晖：《山西票号史》第一章，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四章，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鉴于道光初年的山西日昇昌票号是可考的第一家票号，本文采用最后一种说法。

和“左右兑”等不同幅度，在总体上是大概的和不准的。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由于银两的成色和使用的平码可能不一致，容易产生收多支少或收少支多等不等价交易结果，因此以相应的兑法调解双方的收支平衡，对于实现等价交换原则有着积极作用。谢氏所藏会票的兑法尽管不够精确，但它体现了追求等价交换这一商业信用的基本精神。

这批会票中，第11—14号未显示出票人与承兑人的关系，第23号写有“仁兄”字样，“仁兄”一般认为是用于朋友关系之间的称呼，其余18张会票上标注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关系分别是“兄”、“长兄”、“舍亲”、“舍弟”、“家叔”等，而第11、12号会票的出票人和承兑人与第1、2号会票相同，第14号的又与第10号相同，就是说23张中有21张是在家族和亲戚之间经营的。会票主要流通于家族、亲属和朋友之间，体现了明末清初商业会票的规模和特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会票不可能为这一范围之外的商人所使用呢？其实不然。从第18—21号会票中看，汇款人潘某以许有光（第18、19、20号）、谢惟宽（第21号）为“见会”（见票）人，一月之中四次向京师拨款，这表明与会票经营者无族属亲属关系的商人能够通过他人的引介进行委托汇兑活动。

（四）小结

综合上述考察和分析我们认为，第一，从功能上看，晚明会票已经用于商业经营中的资金异地汇兑，包括：大规模商业组织的异地资金拨兑、商贾埠际间的款项结算、中小商人的资本周转、商贾间的异地债务偿付，代表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新的资本周转方式。这种周转方式即增加了资金安全系数，又节省了资金的运输费用，对于拓展商业经营业务，扩大商业交易额度、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第二，在使用范围上，从地域角度看，城市之间及城市与乡村之间均有会票的流动，主要集中在徽州与京师之间、苏州与徽州之间、京师与苏淞之间、杭州与外地之间，说明会票的使用在江南一带可能较其它地区更为普遍。从使用人群上看，在家族、亲属、朋友等范围之内比这一范围之外更为常见，表明会票的流通使用要以人际关系、个体信用为基础，尚未走向社会化和公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商业经营者无法实现异地汇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与会票经营者建立或找到一定的个体关系，因而其汇兑需要的满足，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而是具体条件的问题。第三，从经营水平看，晚明会票总体上由商人经营，处于商业汇票阶段。会票的经营者能够分辨会票的真伪，会票已有即期与定期之分，平法和兑法的应用使汇兑业务趋向实现等价交换原则，这些表明晚明会票经营者已具备相当的业务经验，会票经营已接近于向比较成熟和完善的阶段迈进。同时，商人可能兼为外界提供汇兑业务服务，商业会票弥补了金融业的不足，承担起金融业务的职能，体现了商业信用的扩大和商业信用向金融信用的延伸，为专业汇兑组织的产生提供了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信用与商业信用的分离从而产生专业的汇兑机构是晚明商业会票的进一步发展。

结 论

全面并尽可能客观地考察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经营、信用关系方面的实态并解释相关状况，对本论文来说无疑是最为重要和基本的，这些内容已经散见于本文的有关章节。在这全文的最后部分，我们在各章节的考察与理解的基础上再加认识和总结，并进行一些延展的讨论。

一、本文结论

综括本文的考察与叙述，我们认为：

第一，家庭筹资的畅通为晚明的商业化提供了前提；社会化的资本筹集使晚明商业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晚明社会经济的商业化当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家庭筹资的畅通为此提供了前提。家庭财产在支持商人经营的过程中没有严重障碍，由商业经营决定的收益机会可能导致晚明家庭财产的凝聚。

商人的筹资活动通过借贷融资和合伙集资的方式突破家庭单位向社会扩展，资本筹集和使用的社会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使商业资本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私人关系的商业性信贷普遍通行，信贷途径的多样化和相对较低的利息率对商人筹资有利。商业性借贷市场的发育即使并不完善，市场内部的约束机制和司法机关的强制性保障也使放款人有理由愿意向商人提供信贷，于是社会剩余资金得以运用于商业活动。建立在协议契约关系基础上的合伙集资使商人资本集合起来形成力量的总和，由此开创了一种超出商人个体资本能力的发展前景。合伙往往以一定的人际关系为基础，因而家族关系的合伙集资更容易实现。家族合伙非但不是限制商人资本聚集的因素，而且集资的稳定性更强。有限合伙中的“附本”制度有利于商人广泛吸引社会投资，使商人资本的社会融资能力有可能向更高的程度发展。

第二，商人利用和发展既存的社会因素服务于资本经营，超出资本主个人能力的经营活动成为可能。

亲身经营可以满足小规模的商业活动，更大规模的资本经营则调动和发展了各种社会因素为之服务，因而商业资本的经营机制呈多样化。商人们凭借社会既存的等级秩序和宗法家长力量使用奴仆经营。奴仆经营在经营范畴内对资本主有利，对活跃市场、扩大商业规模有积极作用，也助长了社会变动的某种趋向。商人们利用家族关系建立经营团体。家族经营团体不以实现个性和个人利益为取向，它通过家长式集权领导进行管理

和决策,借助家族伦理对个体经济行为的规范实现经营效率,采取家族集体行动建立竞争优势,总体上有利于资本经营。商人们自愿协议地进行合伙经营。合伙经营使商业活动具有了超过个体范畴的经营能力,更大规模的资本经营成为可能。合伙经营形式的多样化适应了不同条件的资本主的经营需求;资本经营因素的作用在某些形式的合伙经营中已经超越了人际关系因素的作用;经营能力作为资本要素参加合伙体现了劳动资本的价值;两权分离和有限责任的权责划分显示了合伙经营向股份制的近代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自由倾向的雇佣经营使资本主有条件延伸资本运作的规模和空间,因之商业组织扩大,超出了个人所掌握的人力资源和经营能力的程度。雇佣经营以自愿合意的契约关系为基础,受雇经营者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处于受压抑的地位,人身自由也不受束缚。

第三,服务于商业交往的具有商业信用特征的交易形式得到了发展,商业活动的范围借之超过原本的能力所及,使商品经济更加活跃。

牙行居间适应商品流通发展的需求,良好的牙行信用有利于商人降低商品交易的成本,在总体上促进了市场流通的速率。牙行欺诈行为破坏经济生活秩序,人们通过经验性自觉和人情关系、借助行业内部的约束机制及司法强制力量规避和降低这种风险。赊卖赊买普遍发生,它刺激了社会消费,有利于社会现有商业经营资本的充分使用,为资本不足的经营者和生产者维持和发展生产经营创造了条件,总体上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繁荣。商业汇兑活动弥补了金融业的不足,为安全方便的资本周转提供了技术支持。商业会票的使用尚未达到普遍和公开的程度,然而商业信用的扩展并向金融业务延伸,可能为专业汇兑组织的产生提供经验。

第四,商业资本的运营活动受“家族主义”的影响,得到“家文化”的支持。

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经营及商业信用等方面的行为,根植于传统中国“家族主义”的社会土壤中,自然而然地带有“家文化”的印记,^①并得到这一文化价值的支持。如家庭筹资往往是商人首选的筹资方式,家族关系中的资本赞助、借贷融资和合伙集资比较容易实现,家族式经营等等,无不是受“家文化”影响的产物。“家文化”的影响如此重要,它不仅为家庭(家族)成员提供了关于身份、伦理、行为的一整套基本原则,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某种保障,而且这套原则还被泛化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组织和社会道德的基础,以致人们在参与家(家族)以外的交往和活动时,也要比照在家庭(家族)中的价值取向、依据血缘差序关系和亲疏远近的标准行事。因而,注重“关系”、利用“关系”、讲究“人情”、建构“人情”,成为晚明商业交往中的经常之举,这在借贷融资、合伙集资、合伙经营及信用形式的交易活动中有明显的体现。即使原本属于其它性质的关系,也要通过人为使然的拟血缘亲情、亲属关系来增加家庭(家族)的

^① “家族主义”和“家文化”,可被视为传统中国文化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这种认识在文化研究领域已有一定的共识。如林语堂曾描述道:“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由此而生发出各种社会特点,这个家庭制度以及乡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级阶段——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所有问题。面子、人情、特权、感恩……以及整个的国家机构,都源于家庭和乡村制度,都借用这些制度的要旨及其外部结构,都在这些制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解释自己特点的有启发性的理由。”(林语堂:《中国人》,180页)许倬云说:“中国的社会组织,选择了血缘与地缘两种方式,而尤以血缘团体的家族与宗族尤为重要。”(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128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台湾学者李亦园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家的文化”。(李亦园:《中国人的家庭与家文化》,见文崇一、萧新煌主编:《中国人:观念与行为》,133页,台湾,远流图书公司,1988)

“脉脉温情”。^①进而，“家”可以没有严格的界限，它能够依据需要因时因地的伸展，由血缘差序、人情亲疏的原则到行业差别、地域远近的原则，“家”以外的人群、组织甚至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家”的放大，这样，在不同时空中，对“同行”、“同乡”、“同府”、“同省”乃至“同国”等关系的认可，也便成为人们促进交往和建立组织的纽带。

第五，自由自愿的协议、契约关系在资本运营中得到发展，形成“稳定态”的商业惯例。

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经营及商业信用等方面的活动——诸如借贷融资、合伙集资、合伙经营、雇佣经营及信用交易——大多建立在民间自由自愿的协议契约关系基础上，无论是通过正式的书面合同还是非正式的口头约定，对权利与责任的认定和执行都相当程度地具有并体现习俗惯例的作用。这些习俗惯例在民间经济生活中被作为“规”与“例”接受和推广，便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部分而具有不同程度地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在既定的社会环境下，“人情”和“关系”一类的社会交往原则，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得到文化价值支持的社会规范。它们即使不能被整齐划一的使用和执行，也未必能杜绝争议和纠纷，却足以对商业行为产生规范和约束作用，进而为民间商业生活提供一个秩序的轮廓。

第六，商业活动中的惯例、规则和规范，与司法审判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这一点上，法律并不构成对商业发展的阻碍。

晚明民间的商业性借贷、合伙集资（合伙经营）、牙行居间、赊卖赊买等商事活动在国家法律中没有系统的规定，但司法机关对这些方面的纠纷的审理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拘限。一般来说，在政府的角度上，并不鼓励民间兴讼；但只要当事人提起诉讼，就能够得到司法机关的受理；法官的事实追查和责任认定也大多明晰可鉴。在审理案件时，法官显然不是局限于对实定法条的依赖，根据个人意志进行判决的情况更为少见。法官的审案原则可能是具体而灵活的，诸如责任原则、过错原则、证据原则、情理原则等均可成为他的审案依据，这些原则似乎多可归结为司法机关对民间商业生活秩序中的惯例、规则和规范的可与顺应。司法机关既承认和尊重它们，又能够给它们以强制性的执行和维护，即使无成宪可依，法官的判决也可能是前后一贯的和可以预期的。因而，就司法审判对商事纠纷的调处判决和对商业生活秩序的调节维护而言，法律可以以稳定的和可预知的方式发挥作用，而远非阻碍商业发展的因素。

毫无疑问，上述认识对于理解晚明商业资本的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乃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些认识我们可以看到：晚明商业资本的发展，尽管存在不足甚至缺陷，但却是有机的、具有自己特点和充满活力与潜力的。因为这样的发展，晚明社会的商业生活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因为这样的发展，晚明时代的商业资本才可能弥补各种不足，实现引人注目的商业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连同其它因素的发展，使晚明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并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 如前文所述，使用奴仆经营即多如此，合伙集资活动中也多有这种情况。另外，在雇佣经营中也可能带有此种色彩，如《金瓶梅》（第三十五回）描写西门庆帮助韩道国摆平了官司，韩送礼相谢，西门庆道：“这个使不得。你是我们下伙计，如同一家，我如何受你的礼！”

二、延展的讨论

商业活动存在于整体社会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上的其它方面的影响，因而，若要充分认识晚明商业行为及商业发展，就必须对其外部环境进行认识。其中，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及法律等因素与商业发展的关联十分紧要，对这些因素及其关联性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 and 认识商业资本在晚明社会大环境下的发展空间和潜质。

（一）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的弹性及其对商业发展的容纳

传统中国存在一个强势的专制君主制政治传统。从一定意义上说，传统中国的政治史，就是一部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演进为主线的历史，而且越往后发展，这种政治体制就越臻发达。但一个可以明确的事实是，中唐以后，专制体制大幅度加强，商业活动也在不断发展；至明清时代，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更为强化，商业资本和商品经济也迎来一个相对活跃和发达的阶段。这一事实似乎预示了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与商品经济并不绝对对立。

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核心是皇权独尊。然而，皇权独尊并不意味着皇帝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事实上，中国古代社会在赋予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形成了对这一制度的制约意识和制约机制，“仁政”伦理即是其中之一。

先秦儒家倡导“德治”（礼治），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①并提倡“仁”的学说，提出“仁者爱人”，进而形成了“仁政”的政治伦理。儒家思想经董仲舒的发挥和改造逐渐确立起独尊地位，儒家“仁政”伦理也得到继承和发展，并与国家政权相结合成为正统的政治伦理而代代延续。“仁政”伦理在强调君权至上的同时，也要求君主对人民施以仁爱，并用严格的标准“正我”。^②“仁政”及其包含的“正我”、“推恩”、“宽制”等政治伦理，把君主的自我修养与治政原则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君王自我行为的规范模式，这一模式通过皇帝的自身修为和对圣明先帝的效仿，以及其后的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皇储教育”^③等路径可能对专制君主构成一种内化的约束力。

中国人从对“天”的认识中也演化出一种约束专制君主的政治哲学。“天”是中国古人认识宇宙的一个基本概念，经董仲舒的改造确立起“天人感应”体系，认为君主受命于“天”，代表“天”统治万民；但“天”不是为君主而设立百姓，而是为百姓才设立君主。如果君主的德行足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就会得到“天”的承认和支持；相反，如果君主的恶行造成对百姓的残害，就会遭到“天”惩罚。因而，君主只有得民心，才

^① 《论语·为政》，长沙，岳麓书社，2002。

^② 汉儒董仲舒在“资政”意义的著作中提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劝诫君主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进行自我反省：“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于外”；实行宽容政策，“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告诫君主通过爱及人民、自我约束和“推恩”“宽制”获得人民的尊崇：“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董仲舒：《春秋繁露》卷第八，“仁义法”第二十九，四部丛刊初编·经部）

^③ 如黄仁宇所言：“（明代的）皇帝登位之前既为太子，则有管文学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师傅，讲授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大道理。”（黄仁宇：《中国大历史》，20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能得到“天”的帮助，进而才会得到天下。^①在“天”的基本概念下，君主的成败与民众的得失有了直接的因果关系，这就要求一个好的君主，要顺民心、合天意。

君主制度下的儒生官僚既是居官者，又是知识分子，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维护皇权和中央政府权威的同时，又承载着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因而儒生官僚不仅仅是作为君主权力工具的官员，而且是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的力量，以“道”事君、“上辅君德，下济民生”，^②能够成为儒生官僚们的一种基本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在此之下，通过规谏活动矫正君主失误可以被儒生官僚视为使命，即使在明代君主专制接近极致之时，他们也常常能够挺身而出，对君主的越轨行为进行匡正和抵制。^③如此在君主专制体制中保有一种制约皇权的政治力量，我们不能夸大、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政治力量的存在。

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确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垂直性的上下级关系，通过中央对全国的行政、军政、财政、司法等权力的控制，维护并强化了大一统的局面。中央集权的中心任务在于防止分裂，在可能带来治安混乱和国家分裂的问题上，中央集权政府保持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安定之外，中央集权政府最关心的事务莫过于赋役征收，通过实现全国性的税收维持皇室和政府机构的开支。防止分裂和全国税收的实践，是中央集权最明显的体现。中央集权的政府在理论上是专制政府，但其对普通民众的实际管束能力和控制能力着实值得怀疑。比如政权组织最基层的一级地方政府是县衙门，而居民汇聚的小城镇和村庄则没有专门的政府机关进行管理。

因此，专制君主与人民之间在行政实践上没有直接的关系。君主的专制主要集中在如何确保皇权独尊和皇位传承上，如果百姓不造反夺权，便通常不会与君主发生利害冲突。君主的管理，也不能直接到达普通民众，在他们中间横亘着官僚、士绅、家族等中间力量，君主的重要任务就是在“仁政”伦理和“天命”理念之下实行开明专制，调节和平衡官僚、乡绅族长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既依靠前者对后者进行统治，又避免前者对后者的过度施压。以儒生为主体的官僚体系是维系皇权和中央集权政府有序运行的组织保障，同时又是制约专制君主的现实政治力量。从行政意义上看，各级官僚的最主要责任是应对稳定问题和承担税收工作，他们或许愿意深入民间社会并对下层民众进

^①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卷十一，“为人者天”第四十一）；“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卷第七，“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第二十五）；“王者，民之所往；君者，不失其群者也。能使万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群者，无敌于天下”（卷第五，“灭国”上第七）。

^② 如丘濬所言：“人臣之职，在乎致君泽民。其为乎上也，必陈善闭恶，以为乎君之德；其为乎下也，必发政施仁，以为乎民之生。”（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五，“正百官”，“总论仁官之道”，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藏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③ 比如：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以杨廷和为首的儒生官僚体系为维护儒家正统礼序，反对嘉靖皇帝在皇统礼仪秩序上自作主张。嘉靖三年七月，杨派官僚二百多人在左顺门跪哭劝谏，结果有一百三十四人被下锦衣卫狱，十六人受廷杖而死。（张廷玉等：《明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宗”一）嘉靖帝好祥瑞、爱方术、经年不视朝，御史杨爵上疏极谏，“疏诋符瑞，且词过切直”，被“下诏狱拷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醒”，“不许纳饮食，屢濒于死”，仍“处于泰然”。御史浦鋐、主事周天佐上疏申救，也被下狱。浦鋐被“锢以铁枷”，且每隔一天，杖刑一百，七天后死于狱中，临死前对杨爵说：“此吾职也”。周天佐被杖六十，“绝其饮食，不三日即死。”（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九，“列传”第九十七，“杨爵”）万历时期，对于皇帝向国库的非时索取，大臣们表示了“日益强烈的注意和反对”；皇帝派矿监税使搜刮商民，也遭到户部尚书赵世卿等人的激烈反对。（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

行监督管理，即便如此，政府机构设置的局限也大大削弱了他们的这种能力。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只要他们没有叛乱的行动并及时交纳了赋税，便没有必要与政府直接打交道，可以自主地决定生产和交换等一切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可能感觉到自己的行动没有任何的不自由，至于这个政府是否中央集权、君主是否专制，对他们来说一般没有直接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既有皇权的独尊与至高无上，又有对皇权的相应约束力量；既有君主专制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垂直领导与高度集权，又有普通百姓在王法和道统允许的范围内及政权控制力之外的相对自由。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弹性或许主要表现在这里，而过去我们往往只看到这一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一面，却忽略了对其固有的弹性和包容力的认识。当然，这种政治体制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的经济基础，但它并不完全排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商业是专制政府允许的合理合法的产业，同样是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基础，商人作为“四民”之一，也在“子民”的范畴之内，理应有相应的自由和得到专制政府的容纳乃至保护。

就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言，美国学者诺斯等人把西方“封建主义看作是一种契约性的财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劳役用来交换保护和公正”，认为“可以把政府简单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甚至在当今，政府也主要是一种将保护和公正出售给其选民的制度协定”。^①以这样的契约性交换关系看待明代中国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未必完全合适，但两者之间的交换互动还是存在的，即：专制君主和集权政府在维持正常的赋役征收和统治稳定的同时，也要相当程度地给予普通百姓以持有财产和生财逐利的自由和保障。诺斯在描述国家在经济史上的作用时说：“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需要强调国家对经济进步的必要性。在整个历史上，当人们需要在国家——但可能具有剥削性——与无政府之间作出选择时，人们均选择了前者。几乎任何一套规则都好于无规则。”^②这一看法对于理解明代君主专制的集权政府与商业发展的关系也有某种启发性：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势国家不仅开创了统摄自然、生产等方面存在较大地域差异的广袤疆域，而且总体上维持着疆域内的安定统一的局面，形成了政策、法律、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博弈的基本规则和基本工具的大体一致，这些无疑为包括商业在内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二）“重农抑商”的实质与商业发展的可能

人们在认识传统中国的经济政策时，往往将商业与农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进而归于“重农抑商”的判断。以往我们对于“重农抑商”的一般性认识，可能常常将之绝对化，认为“重农抑商”就是要遏制商业的发展甚至取消商业，其实不然。

其一，从这项政策的始作俑者商鞅的主张来看，在采取重农和抑商两种强制性措施的同时，仍认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

^①（美）道格拉斯·C·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71、7、107页。

^②（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24—25页。

三官贫，必削”，^①并没有否定商业的作用。与商鞅同时代的“重农抑商”的其他倡导者们也都充分肯定商业的作用，他们之所以极力主张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核心是在“农战”思想下使百姓安于农业生产，以便于国家统治、增加农业劳动力和纳税服役的人口、“减少游民对社会的危害”。^②因此，就“重农抑商”政策的发起来看，其目的不是要完全反对和禁止商业，而是要把商业的发展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通过限制工商业的从业人员的办法使工商业者弃业反农，从而不会对农业生产造成破坏，同时防止农业生产者脱离本业，保证个体农业的发展。显然，“重农抑商”的目的不在抑商，而在于重农，抑商是重农的手段。

其二，尽管“重农抑商”的政策基调代代延续，而且“重农”也比较稳定，但“抑商”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大体而言，战国年代，在大国争雄的背景下，商业发展及其带来的人口流动不仅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减少国家税收，而且影响社会安定、侵蚀小农经济，因而被政府定为“末业”，并产生了限制商业发展的政策。到秦汉时，商业的再度发展，出现了“重商”与“抑商”两种政策的激烈交锋，结果“重商”政策受挫，以致到西汉中期以后出现商品经济的低落。唐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等级关系的松动，商业开始崛起且其积极作用日益显露，政府“从过去的一味抑商转而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惠商’和‘恤商’的政策”，抑商和恤商“两种商业政策相互斗争的趋势是，抑商政策日趋松弛，恤商政策越来越强”。^③

其三，就明代商业政策的总体内涵而论，抑商松解，恤商的色彩更浓。有论者在考察明太祖的商业政策时指出：在朱元璋商业政策中，禁止私自出海贸易、盐茶专卖等抑商政策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还保障甚至鼓励商业的发展，包括：严格货币管理、统一价格管理、反对欺行霸市等规范市场秩序的措施，减轻商税、加强税收管理的措施，修建塌房、保护病故客商财产安全、注意普及商业知识等扶持鼓励商业的措施。因而，如该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既抑商又通商，这才是对朱元璋商业政策的合理解释”。^④

其四，明代国家实行的一些主要的经济制度，诸如财政制度、专卖制度和海外贸易政策，均不是为了扼杀商业，商业资本在这些制度下有生存和发展余地。

首先，从财政制度看。明代中后期的财政制度经历了由实物财政体制向货币财政体制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的反映，同时表明国家财政体制正在顺应这种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⑤这种调整在客观上加剧了民众的货币要求，同时推进了全社会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货币财政体制以白银为主体货币，也体现了国家货币政策对民间货币流通现状的顺应。明代的赋役征收制度大体沿着减轻徭役对人们生产时间的限制的道路发展。在这条道路上，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征收的形式，使劳役制逐渐消灭，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对国家放松户籍管理和人丁控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①《商子》卷第一，“去强”第四，四部丛刊初编·子部。

^②吴松等：《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105—10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③吴松等：《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22、28、36页。

^④张明富：《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载《东北师大学报》，2001（1）。

^⑤赵铁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

其次,从专卖制度看。明代的专卖制度与前代相比,减少了专卖品的种类,只对以盐、茶为主的重要产品进行专卖。^①同时,明代的专卖制度执行的是官产商销(盐)、官管商销(茶)的间接专卖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民间商业资本有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以盐专卖为例:明初开始实行的纳物中盐的开中体制给民间商人资本带来了一定的商机,明代山陕商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②弘治年间正式实行的盐运司纳银制使盐业经营中心从边区改变为盐产区,同时免除了盐商从事购买和运输物资的负担,加快了盐商资本的周转速率。徽州商人成为此次转制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利用在两浙、两淮等产盐区的商业传统优势纷纷挟资业盐,同南下的开中徽商一起在盐业领域中迅速崛起。万历四十五年(1617)开始实行纲运制,把持有盐引的商人按纲造册,册上无名者没有行盐资格。在纲运制度下,大资本商人开始与政府共同分享盐专卖的垄断利益;由于盐的营销要结纲而行,具有较强宗法乡族观念的徽商更容易藉以壮大,由此徽州商帮执商界之牛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强化。总之,正是食盐专卖体制的主体背景,促进了明代晋商与徽商两个著名的商帮的兴起。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在明代盐专卖制度下商业活动和商业资本发展的事实,也应承认在专卖制度下商人资本壮大的可能。

第三,从外贸政策看,明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海外贸易政策有一个从严格禁止到逐渐放宽和允许的过程。洪武时期严格禁止私商到海外进行贸易。永乐年间,政府开始组织商队到南洋各地贸易,并出现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到正德年间,对民间的外贸政策虽未放开,但也有所放宽。进入16世纪,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政府展开“禁海”与“通海”讨论。嘉靖时发生的“争贡之役”,使海外贸易政策趋于严厉,以致实行“禁海”。然而在“禁海”政策中,私人海上贸易却呈大规模和武装集团化的发展之势。隆庆初年开禁,准许民间商人持政府引票出贩东西二洋,私人海上贸易合法化。万历二十年再兴“禁”与“通”的讨论,但鉴于嘉靖年间“倭患”的教训,终未再行“海禁”。^③总体看明政府的海外贸易政策,固然不是积极开放,但也决非闭关锁国,而是一种有限制的外贸政策,而且晚明时期的限制比中前期要少许多。在此政策背景下民间资本的对外贸易,一定程度地保有在政府限制与管制范围内的合法空间。当隆庆年间以后的限制和管制趋于减少时,商业资本对外贸易的合法空间在增大,合法海商当是海外贸易的主流。^④

由上所述,我们很难说明代的经济性制度扼杀了商业的发展。

其实,“重农抑商”也不代表要遏制商业的发展,更不是说商业是可以取消的。退一步讲,商业同样是专制社会中的一个合法职业,商人也是专制君主的“子民”,明代的开国之君就曾认为商贾乃“人民”,并对汉代君主的抑商贱商政策感到不解;^⑤尤其在

^① 在宋代的专卖制度中,除盐、茶外,酒、香、矾、醋等也为专卖品。

^② 参见张正明:《晋商兴衰史》第一章,“明初晋商的兴起”。

^③ 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载《中国史研究》,1980(4)。

^④ 杨国桢先生指出:在明末开放漳州海澄的近百年间,“合法海商是海洋经济活动的主流,仅在荷兰史料中出现的大海商的名字就有二三十个,每艘船上搭乘数十至数百名船员、水手和散商,每年往来东西洋的船只数十至数百艘,只是他们的事迹不被传统文化精英所记录而已”。(杨国桢:《17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 Hambuan 文书试探》)

^⑤ “古者日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何乔远辑:《皇明文征》卷二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已成事实的晚明，如果政府扼杀商业，敌视商人，就是在瓦解自己的根基，在与自己的子民为敌，这显然更将不可理解。事实上，随着晚明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出现国家权力对商业资本和商人的抑制日趋严重的现象，相反一些主要的经济性政策却更多地表现出对商业发展的适应与顺应。国家的财政体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赋役征收的改革则为人丁控制的松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它们均不构成对商业的遏制；海外贸易政策和盐专卖政策，也不是为了扼杀商业，商业资本在这些领域中仍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

（三）法律框架下商业资本的发展空间

如果我们可以把明代的法律看作明代政府权力具体展开的一种实现形式，它有形的基本依据则既包括以《大明律》为中心的规范的和正式的律典，也包括来自政权机关的各项政策及制度性规定。政府的政策和制度规定与朝廷颁布的律条一样，都具有强制执行的规范和约束效力；而且，一旦它们在实践中推广中进入普遍化和稳定化的状态，也可能上升为国家的正式法律。事实上，上文所列的专卖制度、财政制度和外贸政策等与商业发展相关的制度性安排，都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法的功能，在国家的律典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反映。

似乎可以这样初步地看待明代国家的法律，即法律为维护符合统治阶级制定的国家与社会秩序包括道德秩序而设立，并且贯穿了行政统制的原则。洪武三十年五月《御制大明律序》述修律目的时云：“朕有天下，倣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①就是说，皇帝即有天下，便有责任治理万民，推行教化，实施法律。这一立场表明了国家法律强调对于违反国家制度行为的限制与惩处，调节民间生活显然不是其核心出发点。

然而国家的法律仍为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在这一认识上，法学专家的态度对我们不无启发：“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反映，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追求的体现，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功能和本质自有相通之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法学的范式和理念，不仅限于法律的形式和固定的概念，注意到法律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直面法律的功能和目标，应该承认，传统中国有它自己的刑事性法律、经济性法律和民事性法律等。”^②在此意义上，我们也能够从《大明律》的有关律条中和专卖制度、财政制度及外贸政策等制度性安排中发现明代民事性法律和经济性法律的一般内容，对晚明商业活动而言，这些内容构成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就司法审判对商事纠纷的调处判决和对商业生活秩序的调节维护而言，法律可以以稳定的和可预知的方式发挥作用，而远非阻碍商业发展的因素。商业活动的具体变化在明代国家律典中也有细微的反映。如《大明律》中的钱债、市廛项，乃明律始设。前文指出的晚明雇佣劳动者法律地位的变化趋势和对民间强行赊买货物行为的禁令也可看作是民间经济生活刺激法制的结果。如果经过系列的对照，或许还会发现晚明法制的类似的细微变化。但是总体而言，晚明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在国家基本法律上的反映极为有限，商业活动的法律框架也不是专为商业而制定，而且大多粗糙和缺乏系统性。因

^① 《大明律》，“御制大明律序”。

^② 张中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序论》，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此,就商业发展的法制环境而言,除专卖和外贸等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个别领域外,民间商业活动一般很少受到法律制度的直接管制与限制,这在客观上使更多的商业领域处于一种自由放任的状态。正如一海外学者在论中国时所言:“国家满足于对贸易状况实行一定程度的节制,但对民营部门的管理和控制不愿过深地卷入。并不象有些人的论断所言,中国对商人的积极性大加限制和压抑,以致形成了普遍敌视商业的气氛”。

“远在亚当斯密之前的若干世纪以来,中国就一直有着惊人商业自由放任主义,但是有一个区别——这一自由主义不是经济学上理想的,而是自发形成的。”^①

在相对较多地涉及国家法制的个别领域中的商业资本,一方面存在合乎法制的经营空间,另一方面也有绕开政府法制的非法经营的发展。以对外贸易的法制执行为例,如前所述,当隆庆年间以后的限制和管制趋于减少时,对外贸易的合法空间在增大;而当此前的嘉靖年间的政府限制和管制趋近禁止时,走私乃至武装集团化的走私贸易兴盛起来且终明而未绝。事实上,任何禁令原本都是一种消极的措施,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构和监督力量的制约下,执行法律禁令的权力很容易演变成为利用禁令违反禁令的特权,正所谓“王法何可废,贪官污吏废之”^②。所以在海外贸易的法令趋于禁止之时,往往出现执法官吏借机勒索商民、商民贿赂官员以违禁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官吏的腐败和贪婪不仅不会受到商民的反抗,而且可能成为商民的一种需要。普通商民因此能通过权钱交易突破法制的限制,获得一定的贸易自由。况且,法制对民间社会的渗透极为有限,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控制也远未达到强力严密。于是更多的商民避开政府的法制与管制,暗中从事走私,从王在晋对这种情况的忧虑中可见一斑:“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金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③而那些武装起来的海上贸易集团,则公然武力对抗政府法制。相当多的材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均已表明,明代中晚期的倭乱多为沿海商民所致,倭寇也多是中国人,而私人海上贸易集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林仁川先生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明末规模较大的海商集团约有数十,郑氏海商集团是最著名的代表。^④他们凭借组织的力量和武装实力为自己赢得商业经营的空间。总之,权钱交易、暗中走私和集团化武装对抗等非法的经营途径与合法经营并存,构成了晚明法制环境下民间资本海外贸易的发展特色。

(四) 商业发展与明清社会的发展

晚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向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转化,加速了生产与交换之间的互动,推动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更深层次上引发了生产分工和专业化,至少有: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农业与(原始)工业的分工。以

^①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189、190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② 李乐:《见闻杂纪》卷十,续之二十。

^③ 王在晋:《越语》卷二十一,“通番”。

^④ 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85—130页。

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为例，李伯重先生对这一区域的“早期工业化”的研究表明，上述两种分工有十分明显的表现：在前一方面，明清的“江南与中国其它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在后一方面，“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是江南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种推动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通过对外贸易表现出来”。^①如果由贸易和市场的扩大所促进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推动力，那么这种力量显然来自于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的分工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随着商业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也呈增长之势。^②

明清经济的商品化也是黄宗智先生考察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的前提性认识。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以长三角为典型）的农业商品化是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商品化”，农业经济的“过密型增长”是没有发展的增长。^③我们以为，过密化的认识不能揭示明清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首先，此认识夸大了明清时期的人口压力，与实际状况不符。^④其次，“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这一不争的事实不能说明明清农业经济的发展问题，因为，按照该逻辑，似乎只有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发展。其实，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原始）工业经济的发展，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的生产，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并不表明明清社会的经济没有发展。第三，“过密型增长”的核心是认为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其所强调的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单位工作日的生产率和收益，这一近代工业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概念似乎并不适用于传统农业社会，不能反映明清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⑤据此得出的明清社会经济没有发展的结论，也未免偏颇。相当多的研究认为：在商业发展的推

^①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536—537页。

^② 按照西方学者的测算，1750—1800年间，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中国所占份额从32.8%提高到33.3%，西方从18.2%增长到23.3%。（（美）赛谬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8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据此测算，中国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虽然较慢，但增长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份额仍居第一位。李伯重援引外籍学者安古斯·麦迪森的估算也指出：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从23.1%提高到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情况是从23.3%提高到26.6%，年增长率为0.2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538页）

^③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的农业商品化主要“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因此，尽管农业产量在增长，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是“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美）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422—4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④ “过密型增长”的结论以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人口压力的认识为基础，对于这种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他们认为，明清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并不大大高于以往。以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为例，“人口增长不仅相当缓慢，而且还有逐渐减缓的趋势”，人口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并不存在人口压力。（李伯重：《控制增长，以保富裕：清代前中期江南的人口行为》，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北京，三联书店，2003）

^⑤ 李伯重指出，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劳动生产率，“应是一个农户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刘永成先生也认为：农业生产周期比较长，有农忙与农闲之分，与工业生产不同。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仅从粮食产量计算，还应包括经济作物、家庭手工业等生产项目的收入，按总产值比较定其增减。舍弃年生产率而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唯一指标，是有片面性的。（见李向军：《历史反思与理论构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1））

动下，晚明至清代前中期的农业经济，无论是从生产的深度和广度看，从按农户年产量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看，还是从农业总产的增加看，都在发展。^①

晚明商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这一时段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气象。经历着商品化发展的晚明社会，呈现出一种变动性，这种变动明显地以社会生活和社会诸多要素的商业化倾向为特征，至于对这个商业化倾向的社会变动做何种解释——究竟是意味着传统社会的变异或解体，还是一种具有“近代性”的发展，对本文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明清社会不是停滞的社会，但它的发展也不会按照“近代化”的某种标准和模式进行。指出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它使本文的考察及对晚明社会的关注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在以往的研究中，“资本主义萌芽”框架下的讨论暗含着中国社会会内生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判断倾向，因而按照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模式着力于探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工场手工业、经营性农业及雇佣劳动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通过考察小农经济形成的“过密化”认识试图对“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进行反驳，然而在采用“近代化”的劳动生产率标准的衡量下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明清社会没有发展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则从晚明商业的繁荣这一现象出发，关注于商业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义，因而从商业资本的角度进行了考察，这一考察不仅有助于了解和解释晚明商业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潜力，而且作为一个基础也将对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晚明社会经济和晚明社会的发展有所助益。

^① 见李向军：《历史反思与理论构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如刘永成先生指出：明清以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提高而决不是下降，这种提高应是与整个农业的发展同步的。李伯重在关于清代前中期江南农业的研究中也认为，“无论是在耕地品质、农作技术等方面，还是在农民的经营方式、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等方面，清代江南都有明显的进步。从农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看，清代都比前代有颇大的提高。”（李伯重：《有无“13、14世纪的转折”？——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见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

参考文献

一、基本史料

- 1、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明实录》，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藏民国影印本。
- 3、（清）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8。
- 4、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据崇祯刊本影印本，1962。
- 5、《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6、雷梦麟：《读律琐言》，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 7、《御制大诰·续编·三编》，杨一凡：《明大诰研究·附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 8、颜俊彦：《盟水斋存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 9、《明清公牍秘本五种》，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 10、李渔：《资治新书》，《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11、汪道昆：《太函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7—119册。
- 12、李维桢：《大泌山房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0—153册。
- 13、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 14、李开先：《李开先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5、康海：《对山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2册。
- 16、商辂：《商文毅公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5册。
- 17、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8、王徵：《王徵遗著》，李之勤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 19、祝允明：《怀星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0、温纯：《温恭毅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1、高拱：《高文襄公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8册。
- 22、张四维：《条麓堂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3、焦竑：《澹园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5、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6、徐光启：《徐光启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7、海瑞：《海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8、归庄：《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29、赵南星：《味檠斋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

- 30、祁彪佳：《祁彪佳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1、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5册。
- 32、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
- 3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四部丛刊三编·史部，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34、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35、顾炎武：《肇域志》，国家图书馆藏清刻本。
- 36、丘濬：《大学衍义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藏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 37、宋懋澄：《九籥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38、沈思孝：《晋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47册。
- 39、何乔远：《闽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4—207册。
- 40、何乔远：《名山藏》，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1993。
- 41、王在晋：《越镌》，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
- 42、唐甄：《潜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5。
- 43、谢肇淛：《五杂俎》，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第十三种。
- 44、陳全之：《蓬窗日录》，上海，上海书店，1985。
- 45、宋应星：《野议》，《宋应星佚著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46、李乐：《见闻杂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2册。
- 47、郎瑛：《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
- 48、朱国祯：《涌幢小品》，《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 49、范濂：《云间据目钞》，《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 50、周嘉胄：《香乘》，《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二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
- 51、姚士麟：《见只编》，丛书集成初编本。
- 5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3、张瀚：《松窗梦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4、余继登：《典故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5、于慎行：《谷山笔麈》，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6、叶权：《贤博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7、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
- 59、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
- 60、陆粲：《庚巳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
- 61、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97。
- 62、沈榜：《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出版社，1961。
- 63、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4、张岱：《西湖梦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 65、（清）叶梦珠：《阅世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66、（清）褚华：《木棉谱》，《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上海，上海通社，1935。

- 67、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68、李晋德：《商贾一览醒迷》，合订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 69、程大位：《新编直指算法统宗》影印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
- 70、利玛窦授、李之藻演：《同文算指通编》，丛书集成初编本。
- 71、《算经十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72、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1991。
- 73、西周生：《醒世姻缘传》，济南，齐鲁书社，1997。
- 74、（清）佚名：《明珠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 75、张应俞：《杜骗新书》，古本小说集成本。
- 76、余象斗：《廉明奇判公案传》，古本小说集成本。
- 77、李春芳：《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古本小说集成本。
- 78、佚名：《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古本小说集成本。
- 79、冯梦龙：《警世通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80、冯梦龙：《醒世恒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81、冯梦龙：《喻世明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82、（清）吴敬梓：《儒林外史》，济南，齐鲁书社，1993。
- 83、陆人龙：《型世言》，济南，齐鲁书社，1997。
- 84、艾衲居士：《豆棚闲话》，北京，中华书局，2000。
- 85、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86、醒世居士：《八段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87、罗贯中、冯梦龙：《平妖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88、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89、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90、石成金：《通天乐》，《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一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1997。
- 91、伏雌教主：《醋葫芦》，《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六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 92、七峰樵道人：《海角遗编》，《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九辑，沈阳，春风文艺出，1997。
- 93、李渔：《连城璧》，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 94、李渔：《十二楼》，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
- 95、天然痴叟：《石点头》，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 96、（清）翁澍：《具区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3册。
- 97、（近）许承尧：《歙事闲谭》，合肥，黄山书社，2001。
- 98、（弘治）《徽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 99、（万历）《苏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 100、（万历）《泉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 101、（康熙）《徽州府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 102、（乾隆）《龙溪县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 103、（道光）《厦门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 104、(光绪)《山西通志》,“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
- 105、(隆庆)《长洲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 106、(万历)《歙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 107、(万历)《扬州府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 108、(万历)《襄城县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 109、《周礼》,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 110、《论语》,长沙,岳麓书社,2002。
- 111、《孟子》,长沙,岳麓书社,2002。
- 112、《商子》,四部丛刊初编·子部。
- 113、董仲舒:《春秋繁露》,四部丛刊初编·经部。
- 114、《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1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16、范曄:《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18、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19、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0、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丛书集成初编·集部。
- 121、《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22、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
- 123、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广东佛山市博物馆合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 124、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125、江苏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59。
- 126、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 127、王钰欣、周绍泉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 128、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文契整理组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二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29、洪焕春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 130、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二、近、今人著述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资本论》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 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托·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4、(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 6、(美)尼尔·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方明、折晓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7、(美)塔尔科特·帕森斯、尼尔·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刘进、林午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 8、(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 9、(德)马克斯·韦伯:《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李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0、(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
- 11、(美)弗兰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李宛蓉译,北京,远方出版社,1998。
- 12、(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 14、(英)约瑟夫·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胡企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1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16、(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7、(美)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18、(美)戴维·S. 兰德斯:《国富国穷》,门洪华等译,北京,新华书办社,2001。
- 19、(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0、(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1、(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2、(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张正明、道丰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 23、(美)詹姆斯·W.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4、(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北京,三联书店,2001。
- 25、(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1。
- 2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上、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
- 28、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60。
- 29、田居俭、宋元强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上、下册,成都,巴蜀书社,1987。
- 30、李洵:《明清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3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
- 33、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34、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35、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36、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人民人民出版社，1982。
- 37、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 38、洪焕椿、罗伦：《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39、罗伦：《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40、赵轶峰等：《历史理论基本问题》，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41、张明富：《明清商人文化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 42、马涛：《走出中世纪的曙光——晚明清初救世启蒙思潮》，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 43、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 44、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 45、(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梁治平编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 46、张中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述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 47、姜守鹏：《明清社会经济结构》，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2。
- 48、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 49、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 50、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合肥，黄山书社，1993。
- 51、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2、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53、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年）》，北京，三联书店，2003。
- 54、沈四宝：《西方国家公司法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55、王远明、甄峰主编：《商法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
- 56、维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 57、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58、李文治：《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 59、吴惠：《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十二讲》，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1。
- 60、《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
- 61、黄冕堂：《明史管见》，济南，齐鲁书社，1980。
- 62、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63、吴松等：《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
- 64、刘秋根：《明清高利贷资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65、参见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
- 66、陈东有：《走向海洋贸易带——近代世界市场互动中的中国东南商人行为》，南昌，江西高校

出版社, 1998。

- 67、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 68、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 69、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70、黄鉴晖:《山西票号史》,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
- 71、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72、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73、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9。
- 74、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75、高翔:《近代的初曙——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76、许檀:《明清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77、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 78、林语堂:《中国人》, 郝志东、沈益洪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4。
- 79、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 80、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81、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 82、Sombart, Werner: *Capitalism and Luxu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
- 83、Jones, Eric L: *Growth Recurring: Economic Chang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84、Perkins, Dwight 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1969
- 85、Senghaas, Dieter: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Critique Of Development Theory*, Dover: Berge Publishers. 1985
- 86、吴承明:《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几个问题》, 载《文史哲》, 1981 (5)。
- 87、南炳文:《从“三言”看明代奴仆》, 载《历史研究》, 1985 (6)。
- 88、杨国桢:《明清以来商人合本经营的契约形式》,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 (3)。
- 89、杨国桢:《17 世纪海峡两岸贸易的大商人——商人 Hambuan 文书试探》, 载《中国史研究》, 2003 (2)。
- 90、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 载《中国史研究》, 1980 (3)。
- 91、叶显恩:《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 载《中山大学学报》, 1983 (1)。
- 92、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人与商业活动》, 载《中国史研究》, 1987 (2)。
- 93、罗一星:《试论明清时期的佛山商人资本》, 载《广东社会科学》, 1985 (3)。
- 94、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 载《中国史研究》, 1986 (4)。
- 95、赵轶峰:《晚明北方下层民众价值观与商业社会的发展》, 载《东北师学报》, 2003 (1)。
- 96、姜守鹏:《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 载《东北师大学报》, 1989 (3)。
- 97、姜守鹏:《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奴婢制度》, 载《史学集刊》, 1990 (4)。
- 98、韩大成:《明代牙行浅论》, 载《社会科学战线》, 1986 (2)。

- 99、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2）。
- 100、赵毅：《明代豪民私债论纲》，载《东北师大学报》，1996（5）。
- 101、赵毅：《明代宗室的商业活动及社会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89（1）。
- 102、赵毅、刘晓东等：《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笔谈》，载《东北师大学报》，1999（1）。
- 103、汪宗义、刘宣：《清初京师商号会票》，载《文献》，1985（2）。
- 104、罗冬阳：《清中叶陕西工商业的合伙经营》，载《东北师大学报》，2003（1）。
- 105、魏金玉：《试说明清时代雇佣劳动者与雇工等级之间的关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4）。
- 106、张明富：《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载《东北师大学报》，2001（1）。
- 107、李向军：《历史反思与理论构建——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1）。
- 108、薛宗正：《明代盐商的历史演变》，载《中国史研究》，1980（2）。
- 109、钞晓鸿：《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
- 110、汪日根、李娜：《试论明清东南沿海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载《社会科学辑刊》，2001（6）。
- 111、张雪慧：《徽州历史上的林木经营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7（1）。
- 112、牛建强：《晚明短篇世情小说集〈杜骗新书〉版本考》，载《文献》，2000（3）。
- 113、王翔：《论明清江南社会的结构性变迁》，载《江海学刊》，1994（3）。
- 114、（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傅衣凌、黄焕宗译，《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 115、薛宗正：《明代徽商及其商业经营》，《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 116、范金民：《明清时期活跃于苏州的外地商人》，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4）。
- 117、张忠民：《小生产，大流通——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2）。
- 118、张忠民：《略论明清时期“合伙”经济中的两种不同实现形式》，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4）。
- 119、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2）。

后 记

四年的学习时光即将过去。在这段时间里，感谢我的导师赵轶峰教授，他在授课和治学中的严谨态度感染并激励着我，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业，学位论文的选题、构思与写作等工作更得助于他的启发和指导。

感谢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明清史研究所的罗冬阳教授、董铁松副教授、刘晓东副教授，他们在我的论文开题中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感谢罗冬阳教授在我求学期间给与的关照和鼓励；感谢刘晓东副教授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妻子的理解与关心。感谢给与我支持的亲人和朋友。感谢相识的每一个人。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著作情况

[illegible]